

曹禺戲劇集第五種

變 蛻



民華書局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購於滬

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

排演本劇須得作者(通訊處由文化生活出版社轉)同意

854.6

844-3-9

30



蛻

變

四

幕

劇

力
新

國家圖書館



004048486



人物

秦仲宣——××省立傷兵醫院院長，三十九歲。

「偽組織」——與秦院長姘識的婦人，年約二十八。

馬登科——醫院的庶務主任，秦院長外甥，年三十二歲。

况西堂——醫院的秘書，五十一歲。

况太太——况西堂妻，將近四十。

孔秋萍——醫院的錄事，二十九歲。

孔太太——孔秋萍妻，二十六七。

謝宗奮——醫院的公務員，年二十七。

龔靜儀——醫院的女職員，三十開外。

陳秉忠——醫院的司藥，三十四歲。

范興奎——醫院聽差，「偽組織」的遠親，三十五。

韓媽——「偽組織」的女僕，五十幾歲。

田奶媽——馬主任少爺的奶媽，二十幾歲。

河南傷兵——三十整。

丁大夫——自動加入後方醫院的女醫師，三十七歲。

丁昌——丁大夫之獨子，年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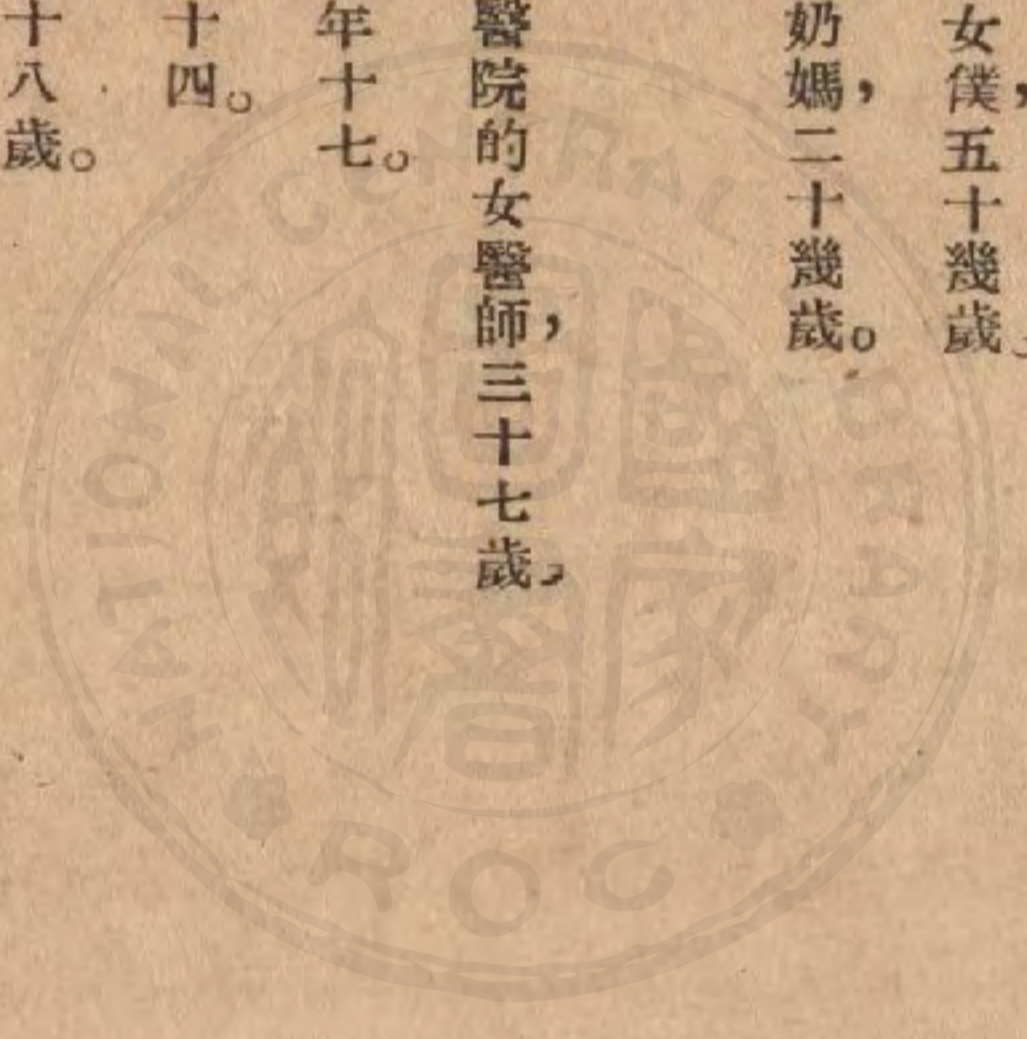
胡警官——醫院的警官，三十四。

陸蕨——醫院的女看護，十八歲。

夏霽如——醫院的女學習看護，才十七。

梁公仰——視察專員，五十七歲。

小傷兵——十七整。



徐護士——改組後的醫院護士，二十八。

溫宗書——改組後的醫院副院長，三十二歲。

光行健——改組後的醫院職員，二十三歲。

朱強林——梁專員的勤務兵，十九。

梁公祥——梁專員的遠房哥哥，六十四。

李鐵川——負傷營長，三十四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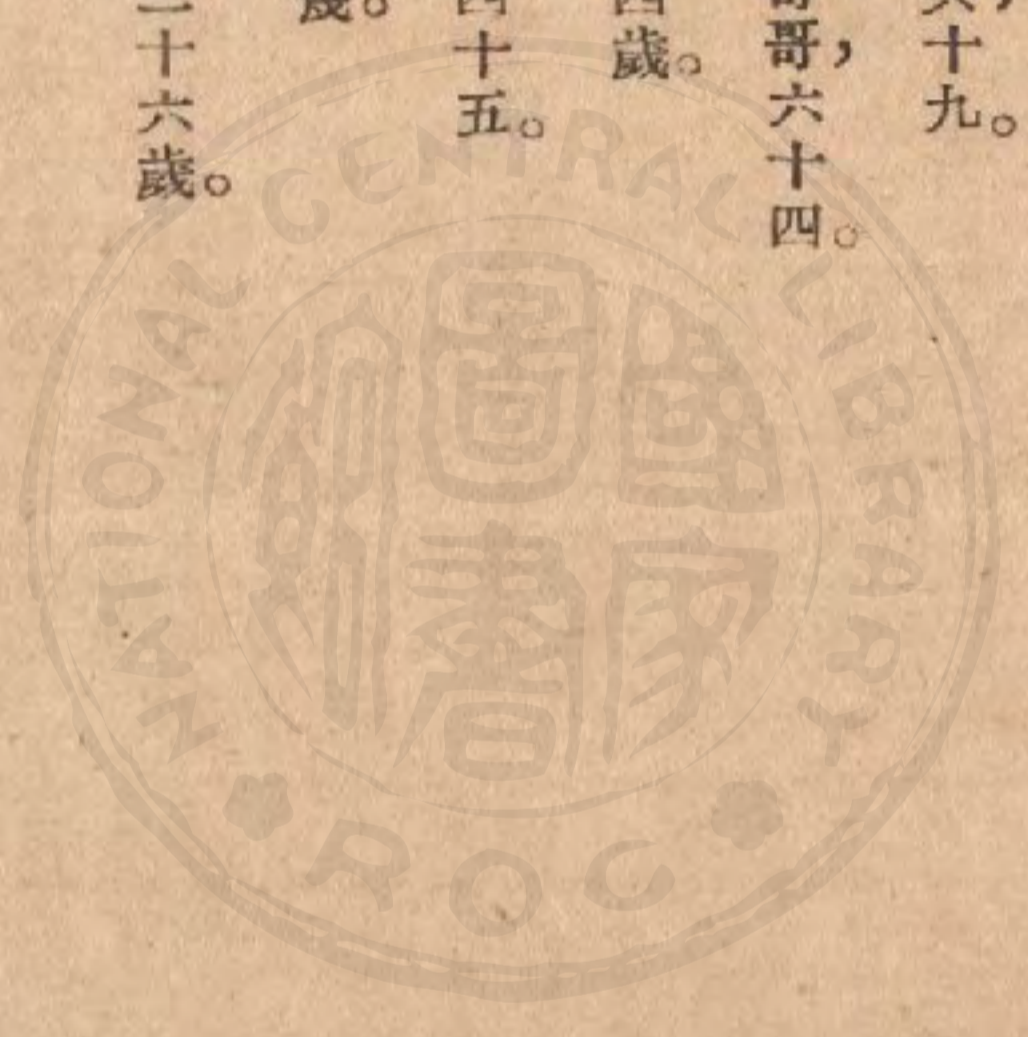
赫占奎——李營長的衛兵，四十五。

李有才——醫院僕役，三十幾。

張營副——李營長的營副，三十六歲。

護士甲

護士乙





時間

第一幕 後方某小城，××省立傷兵醫院的臨時辦公室內。

——二十七年一月中旬，某日早八時左右。

第二幕 仍在前幕該醫院內，丁大夫的診斷室。

——同日，下午一時半。

第三幕 前綫的後方，某縣城內，改組後開赴前綫的××醫院內的一間堂屋。

——二十八年六月間。

第一場 端陽節前半月，某日晨九時。

第二場 端陽節日近晚八時。

第三場 翌日晨四時三刻。

第四幕 後方××大城，在某後方醫院的接待室內。

——二十九年四月某日上午十一時。







南京失守前數月，許多機關倉皇搬到後方來。於是一個省立的後方醫院，也隨着惶亂的人羣，奉命遷移到後方一個小城。院長，醫官，職員，差役都扶老攜幼，帶了他們所能搬運的箱子，櫃子，碗兒，罐兒，以及公文檔案，醫藥用品，輾轉流徙，逃到數千里外的一個異鄉。

縣城小，住屋難覓。在大城市住久了的職員家屬乍到內地，生活非常不慣，就跟着醫院機關混在一道，同在當地一位大地主的舊宅內居住。後來傷兵又陸續開到，大家祇得讓出前院做爲病房。所以強在後院擠下的少數與院長有親舊關係的職員家屬，男女老小總有二三十人，都填在一座小樓裏，如同一筒鐵悶罐頭鹹魚。

搬來幾將三整月了。剛到的時候，大家的情緒頗爲激昂，組織宣傳隊，訓練班，全院的人都精神抖擻，十分活躍。過了不久，上面的人開始和當地士紳往來密切，先僅僅打牌酗酒，後來便互相勾結，做國難生

意。主客相約『有難同當，有福同享。』於是在下面的也逐漸懈怠，習於苟且。久之全院的公務人員彷彿成了一座積滿塵垢的老鐘，起初祇是工作遲緩，以後便索性不動。

縣城地處偏僻，死氣沉沉，報紙半月才能來一次，好容易盼到了，又多半是令人氣短的軍事消息。而且交通不便，公事無從推動，因爾沮喪，失望的空氣，蔓延到全院。好的職員不過是情緒消沉，壞的就胡作非爲，瞞上欺下。

原來抗戰以前，院中行政上的一切設施，俱無一定的制度。到了現在，搬到這個窮鄉僻壤，『天高皇帝遠，』院裏更缺乏『守法』的精神。從院長起，他用人辦事但憑他自己一時的利害喜怒爲轉移；下屬會逢迎，得到他的信任，便可以任意越權，毫無忌憚；不得他的歡心的，就只能在院內混吃等死，甚至如果負起責任，反遭申斥。

公務員既無人勇於負責，官職的進退，也只好看院長的喜惡。一人的喜怒好惡本是捉摸不定的，（何況窺測長官心理的工作，已大有人搶。）多數職員只好委委曲曲，噤若冬眠的蟄虫，凡事不問不聞，絕不作春天的指望。

在此地『法』既不能制濫私，勵廉潔，偏偏院長嘴裏時常談起法治精神，侈言：『行政不該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而自己實施起來正是『行動自行動，法律自法律。』似乎在勢當權的人，止須說說了事，對於『負責』『守法』兩點，自己絕對無需以身作則，推己及人的。

抗戰只半年，在這個小小的病院裏，歷來行政機構的弱點，俱一一暴露出來，迫切等待政府毫不姑息地與以嚴厲的鞭策，糾正和改進。

這是嚴冬季節。在這個小城裏，纏纏綿綿落着令人厭憊的連陰雨。一連多少天不放晴，屋內也晾掛一件一件濕漉漉的衣裳。牆紙發霉，敗漆斑斕的舊木器也潮膩膩的，清晨八點鐘，小樓上還繼續響着清脆的竹牌聲，樓下辦公室闕無一人。由正中一排腐朽的雕花木窗望出，溟溟濛濛的天空斜吹一片清冷的烟雨。時爾風聲峭厲，疎落的枝極撒發抖，簷前一串雨滴墜珠似地急流下來。

說這是辦公室，確實也不十分像。竹製的檔案箱，四面亂堆，上放盆兒，罐兒，醬油瓶，洋鐵筒，汽車上的零件，還有晚上預備老范——辦公室的聽差——睡在此處用的鋪蓋捲，零零碎碎，針兒，帽兒以及各位

小少爺偶爾把辦公室當做『遊擊陣地』遺忘在此處的玩具都橫七豎八地陳列起來。書案上的公文表格，報告堆積如山，有幾種蒙滿了塵土。時時隔壁傳來空屋彈棉花的聲音，單調而遲緩，有如一個衰弱的老人在嘆息。

其實這是一間穿堂屋，掀開左門（以舞台左右為標準）的棉布簾進去，再步出直對的右門，邁上顛巍巍的樓梯，就可以走進院長的寢室，和其他少數職員家屬簇居一處的幾間木板屋。人們都好走這條避雨的穿堂路，固然小樓的交通並不單靠這條要道來維持。靠左門前釘起一條可以自由拉動的白幔帳，幔前放下由房東借來的半洋書桌和太師椅。那只是為院長虛設辦公的地方，實際上的行政，多牛在樓上院長的床邊私下交待。近左牆靠後是其他職員們的辦公桌椅，和對面窗前幾張竹製書案同湊來的木凳彷彿還能對襯。右門前側倚着牆橫擺茶几靠椅；几上按放舊棉絮套好的茶壺一把，孤零零只有一隻碗配搭，其餘的散見在角落裏和書案上。

牆上掛了些醫院的統計表格和插信的藍布袋。在院長辦公桌之上，還懸了一張空襲中毒緊急治療法的圖解，其失神敗色和院長桌上的一具破舊的病體模型，互為輝映。總之，進到屋來令人感觸一種

衰憊，散漫，擁擠，雜亂，以至於荒唐的印象。尤其刺目的是橫在眼前，兩根竹竿上五顏六色的女人的換洗衣裳和絲襪子。

雨在落。隔壁房東家裏一直不停地彈着棉花，遠遠彷彿有人在咳嗽。

輕悄悄右門外掀起棉簾緩緩踱進來孔秋萍——一個專司抄寫的小職員。孔先生生來一副單薄相，身材矮小，翹鼻孔，吊眉毛，蒼白瘦削的臉，生着微微的鬍鬚，穿一件恰合身量的綢面棉袍，衣領都有些污損，白襯衣袖翻轉來也黑糊糊的。他脚下淡青薄呢鞋，上面絲緞帶扎緊了腿，手裏提着一雙由大城市帶來的套鞋。雖然是個逼近三十歲的人，臉皮依然光嫩嫩的，藏滿污垢的頭髮塗了膏蠟，依稀留得昔日一點花花公子的風韻。他的妻室是一位家道中落而善於用錢的舊式小姐，頗鄙薄他潦倒以後的萎縮模樣，以是二人相互不滿，常起勃谿。孔先生頗好吹噓，喜臧否人物，話多是非也多。陰雨天常聽見他在辦公室裏高談闊論，不能自已，時而說溜了嘴，便莫明其妙地吹得天花亂墜，圖個嘴頭快活。在坐同僚有時唯唯否否，有時却故意挑引，拿他湊趣。孔先生照例視為得意，不以為忤。於是最近馬主任——一個以幹練自命的院長親戚——忽然叫他做『屁』。但這個綽號他恨之入骨。平日他就因懼人卑

視，時常故作不凡，現在怎能任人當面稱他是個無足輕重的「屁」呢？他認為他的上司馬主任有意在侮辱他。

他放下傘，掛好呢帽，在檔案箱上騰開一塊淨地，把雨鞋放好。他搓搓手，啊出一口乳白的寒氣。他立刻到院長桌上找尋簽到簿，但是不見。他四面翻了一翻，也毫無蹤影。

孔（孔秋萍簡稱）范興奎，簽到簿子呢？（無人應，他走到右門口）范興奎。（了

無反響。從樓上傳來一陣清脆的牌聲，他仰頭靜聽，忽然想起，匆忙踱到左門口，掀起簾子伸頭上望——不覺低低地）喂，范興奎，（仍無回應，有些煩惡，高聲）

范興奎：醒醒！

外面（在樓上含糊應聲）嗯。（不見動靜。）

孔（大氣）范興奎！

外面（煩煩地）幹什麼？

孔 簽到簿子呢？

外面 在桌上。

孔 (忙回來找) 哪兒有?

外面 (不耐煩) 在桌上!

孔 (轉身昂首) 桌上哪兒?

〔無回應——忽然聽見樓梯上一陣由遠而近的急步聲，急急地走進來范興奎。〕

〔范興奎約有三十五歲，四方臉，薄嘴唇，總似在冷笑的眼神，無時不在保持他的沉穩而矜持的大衙門的號房的派頭。他的身材高大，肥肚皮微微挺出來，和孔秋萍站在一道，彷彿他鼻孔裏只輕藐地哼一聲，就有把這個不足輕重的「屁」吹得無影無蹤的氣勢。他是「院長夫人」的遠親，穿一身院長發胖時期的而現在不再穿了的舊灰嘔襖，改得不十分合體。〕

范 (旁若無人，進門便找) 說在桌子上呢! (忽然在院長桌上找着一冊亂賬本似的東西遞給他) 這不是?

孔 (似乎自己找的時候並沒有望清楚，這時看見有字迹亂塗在上面) 「人之

初，性本善，上大人，孔……』（冷冷望着他，忽把本子遞回來）這不是？

范（不肯拿，強辯）那麼，這是——

孔道不知是哪位主任少爺的習字本，丟在這兒了。

范（不肯認錯）可是明明這本子外面——

孔（奚落他）本子外面誰說不一樣？就是裏面不大對。

范（一句話也不說，從孔手裏奪回本子，又四處翻起來。）

孔（跟在後面，絮絮叨叨）你看，哪兒有？哪兒有？

范（彷彿屋裏沒有第二個人，自言自語地）這倒怪，昨天晚上我從樓上院長房裏拿下來，明明放在這兒的。

孔（鼻孔裏哼出一道冷氣）哼，就不見了，就不——（忽然發覺范伸起腰來，停住手。頗以爲他一定再有什麼巧詞來狡辯，誰知——）

范（抬頭望望他，鼻孔裏也哼出一道冷氣，理也不理他，走出左門。）

孔 (跳起來) 個混蛋! 范興奎! 范興奎! (無人理) 范興奎!

范 (在外面, 懶聲懶氣) 找呢。

孔 (大聲) 范興奎, (突然) 我有旁的事!

范 (又走出來) 幹什麼?

孔 范興奎, 我沒到辦公室以前, 你在幹什麼?

范 幹什麼? 我侍候院長太太打牌。

孔 (大不謂然的樣子) 他們還在打牌?

范 (翻翻白眼) 嗯, 打牌。(底下彷彿要說: 『有本事, 看你去管管!』)

孔 (一肚子的牢騷, 無可發洩) 對, 打牌! 下雨天, 不打牌幹什麼? (忽然想出題目)

火盆呢?

范 還沒有買。

孔 豈有此理! (儼然院長) 搬來快三個月了, 連火盆都沒有預備好, 真不知道他

們庶務辦的什麼事？

范 您問庶務好了。（又要走。）

孔 可是火盆，火盆，昨天從丁大夫那裏勻過來那個火盆呢？

范 您說從傷兵病房挪過來的那個？

孔 嗯？

范 （簡截了當）沒有燒。

孔 爲什麼？你知道現在幾點鐘？

范 （翻翻眼）八點。

孔 那你爲什麼不把火盆弄好。

范 （輕藐地）孔錄事，辦公室不是您一個人。

孔 （厭惡地這樣稱呼他）范興奎，你這句話怎麼講？

范 （又一次淡漠的白眼）怎麼講？我說辦公室並不是您一個人？

孔（氣昏了）可我——可我——（忽然）啊，誰告訴你辦公室這時候還不點火？

范 庶務吳先生。

孔 爲甚麼？

范 炭貴，買不着。這兒不是大城市。

孔 豈有此理！不像話，不像話。（范冷眼望着他，看他還出什麼花樣，孔只好問下去

——）那麼什麼時候點？

范 等馬主任同別的先生們到齊了再點。

孔 什麼！

范 總得等先生們到足了兩位才能點。

孔 這是誰定的規矩？

范 這也是庶務吳先生定的。

孔（彷彿不信，其實用來解圍）他定的？

范 馬主任叫他定的。孔先生，您還有話沒有？（站在面前，故意不走。）

孔 （逼得無路，大發脾氣）范興奎。

范 （佯爲恭謹）幹甚麼，孔先生？

孔 你這是故意地——故意地跟我（力竭聲嘶）跟我——

（忽爾右邊門簾掀開，冷風裏走進來况西堂。况先生並不老，歲數也不過是五十剛開外，而神色，舉止，言談，彷彿已屆風燭殘年，任何事都知難而退，能止則止。三十年過着書案生涯，由清末，民初，北伐成功，一直到今日抗戰，他在各府各署各廳「歷任科祕」爲長官起文稿，覆函件，在一字一句的斟酌間耗費他大半的生命。然而時運不濟，北伐以後，他的官運日乖，如今在這醫院裏落爲一個不十分受人重視的閒散人員，真是他昔日決意爲人幕府時，始料不及的事。窮極無聊，他學得一手論相批命的學問，偶爾爲人占測將來的氣數壽分，自覺頗爲靈驗。抗戰後流離顛連，使他逐漸相信凡事都有個數，頗想樂天知命，在院裏少沾是非，不多事，不多話，少應酬，深居簡出，極力儲蓄，只求平安度過抗戰難關，好作歸計。

（他穿一件褪色皮大衣，皮領露出光板，頸上圍緊長而黑的絨圍巾，拖着一雙厚重的家製棉靴。臂

裏挾着一隻破舊的小公事包，提一根賤價的手杖。進門便放下皮包，手杖脫去頂在頭上的破呢帽，不住的揮掃上面的雨水。他面容清癯，頂毛稀稀的已有些斑白。

孔（突然覷見進來的人，順勢坐在左邊的辦公桌前。）

况（况西堂簡稱——一團和氣）來得早。

孔早。（低下頭打開他的墨盒。）

范（故意望望孔，再回頭對况）况秘書，您大氅都淋濕了。

况（瑟縮）噢，冷得很。（又把破呢帽戴上，又搓着手。）

范您不要火盆麼？

况（隨意地）怎麼，還沒有點？

范是啊，（又瞥了孔一眼）剛才孔錄事就因為火點晚了，直發脾氣呢。

况（笑容可掬）快去，老范，端來大家烤烤。

范（莊重而又伶俐地）是，况先生。

〔范由左門下。〕

孔（忍不住）混蛋狗仗人勢！

况（和藹地）怎麼啦，老弟？

孔 沒什麼。（又調他的墨汁。）

况（掏出手帕擦揩破皮領上的雨點，一面走到窗前望着浙瀝的小雨）唉，又冷起來了。

孔（餘怒未息）嗯，冷得很。

况 這種地方，真是——『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忽然發現自己辦公桌上

一灘雨水）這是什麼？（仰頭望去，天花板還不斷緩緩地向下滴漏）哦，又漏了。

孔（立起，大為不滿）房頂又漏了！這說不定是哪位小少爺又在樓上地板撒尿！

這些太太們真是一點家教也不懂。（立刻想起）范興奎，（大聲）范興奎。

况（一直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算了，算了。（揮手攔住他）不要叫他。

（在檔案箱上找到一個破臉盆，從容不迫地放在桌上接漏，雨水也從容地一點一滴打到鐵盆，發出清脆的響聲，况上下斟酌半天，幽默地。）這次倒是雨水。

孔（厭惡地）真是鬼地方。（回頭又斜倚在自己的椅上。）

况（慢吞吞地走到院長桌後，遍找簽到簿）咦！簽到簿子呢？

孔（噘着嘴）誰知道？連我早來半點鐘都沒有簽着到。（不覺滿腔牢騷）抗戰

不到四個月，搬到這小縣城來，就是私人辦的醫院，既然得了公家的補助，也得

像個樣兒呀！機關不像機關，公館不像公館。少爺小姐，老爺太太，院長主任，丫頭

老媽，連着廚房的大師傅，混蛋的鬼聽差，大家都一起逃難，一律平等。檔案卷宗，

鍋碗馬桶，病床藥箱，碗兒罐兒，都堆在一道，一律看待。哼，樓上堆人口，樓下裝東

西，一間屋子有三百六十項用場：白天辦公，晚上睡覺，過生的時候，老爺們放牌

桌，沒事的時候，少爺們當球場。連下了幾天雨，您看（指着那兩竹竿衣裳）我們

這間辦公廳，又給樓上太太們晾起衣服來了。（氣憤憤地走到况先生面前）

要什麼沒有什麼，找什麼不見什麼。一點秩序也沒有！（越說越爽意）亂七八糟，糊裏糊塗！這也配叫做醫院，這種醫院也配談抗戰！

况（擺擺手）算了，算了，本來是個私人的醫院，你認什麼真呀？

孔 那我是不能的。

况（幽默地）您預備怎麼樣？孔先生？

孔（十分激昂）還是那句老話，『合則留，不合則去。』我覺得此地對我不合，所以我就想去。

〔謝宗奮由右門進來，他是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離學校不久。家貧，畢業後就在各機關謀生，瞻養全家。抗戰後決定在軍隊中服務，但為家人勸阻。最近介紹入後方醫院，抱滿腔熱望，為國盡力。現在事與願違，心情頗為懊喪。他身材高大，面色紅潤，穿一件呢大氅，套下昔日的舊學生制服。他爽直却又高傲，談鋒犀利，却又不屑於多說，間或指摘當局，總是一針見血。他臂裏挾着一捆舊報紙包好的公事。〕

謝 早，况先生。（對着孔）早！你。（走到自己書桌前，放下紙包。）

孔（還想繼續高談闊論）所以我就想去。况先生——

謝孔，昨天那些表格你又趕出來多少？

孔？哦？不少，不少，你呢？

謝我這裏。（打開紙包一張一張點交給他。）

〔老范由左門端進一架火勢正熾的炭盆。〕

范（放下）烤烤火吧，况先生。

况好旺的火！（脫大衣，老范幫忙）不用了，我自己來吧。

范（漫走）沒有事啦，况先生？

况哦，老范，（狡滑的眼神笑眯眯的）昨天晚上樓上幾位小少爺們又在此地打

游擊戰啦吧？

范是啊，（解釋）我直說他們，叫他們別在——

况（伸手，打趣却又在挖苦）那麼跟他們把簽到簿子要回來，好不好？

范（不好意思起來）這，這真太難了。這一定是這些皮猴們拿的。（向左門下，正遇見龔小姐走進來。）龔先生，您下來了。

龔
嗯。

〔范由左門下。〕

〔龔靜儀已有三十開外，却神氣比歲數還老。焦黃的瘦長臉上，眼珠子總是滴溜溜地亂轉。聰明自負，說話十分刻薄，頗善於察言觀色，人也精明機警。她穿一件碎花淡黃旗袍，袍下彷彿是半大天足。神色裕如，有時故意倚老賣老，和同事們開些玩笑。她是院內惟一的女職員。〕

孔（對况）您看氣人不氣人，火升得好好的，這個混蛋就是不早拿來。

龔（笑着）這火盆怎麼又跑到這個地方來啦？

况
怎麼，龔先生？

龔
我在樓上烤了半天，原來在院長屋裏，後來房東太太上了牌桌說太熱，怕上火

——大概就這麼又歸了我們啦。

孔（似乎他又有了理）您看！您看！（對龔）牌還沒有散？

龔（嘴角一撇）散了，不聽見外面下了雨了麼？

况今天龔小姐下來得真早。

龔樓上實在太鬧。院長太太今天過生，（尖酸地）樓上大有『全民動員』之勢。

我也摻不進手，不如下來簽簽到，看看報，還爽快一點。

孔謝先生，您看，這成什麼話，一個女人過生，就要鬧得這麼天翻地覆，

〔樓上忽然砰澎亂響，彷彿兩三個洋鐵筒倒落地上。〕

孔（大驚小怪）哎呀，這一定是太太們打牌打起來了。

〔况先生也不覺站起來，大家仰頭靜聽。〕

况（低聲）怎麼，洋油筒都打翻了？

孔哼，這——

〔隱隱聽見有女人在咒罵。〕

龔（揮手）別說，（孔果然不動。偵察片刻，龔小姐下了斷語）這是張主任的丫頭乘着大家忙，又在偷米花糖呢。

孔 你怎麼會知道？

龔（頗有把握）你看哪，就要挨打了。

（果然一個小女孩放聲大哭，接着聽見張主任的太太痛罵：「你這個死不要臉的小妖精！看你偷，看你偷，看你偷，看你偷——」隨聲亂打一陣，老太太女僕們勸解。女孩更止不住地鬼哭神嚎起來。

（況探頭回到自己辦公桌，龔像是在笑，孔獨自昂首諦聽，頗似津津有味。謝宗奮捧下筆桿走到左面拿起一份舊報紙亂翻。

（這時由右門走進來一個瘦人兒。陳秉忠約莫有三十四五歲，身材面孔都生得伶仃孤苦可憐得令人發笑。他穿一身單薄的灰棉袍，袖口套着一副配藥時蝕爛的藍布袖套。他爲人謹愿誠厚，做事非常小心，除他說話瑣碎和一直忍受窮困的煎熬，而好自悲嘆的習慣外，言語舉止上別無其他不「重」的地方。然而好玩笑的同事們時常對他天生的可憐相，忍不住加以揶揄，有時當面叫他的綽號「可憐兒」

（讀若兩音）聽到了他一向不動聲色，面孔益發嚴肅，而看去益發可笑。他不懂幽默，不知世情。（窮困改不動他的天性）做事惟恐不認真，小心翼翼，心地介直，規則條例頒布下來，他總一字一字地做到，一件事惟恐做錯，必需請示，或斟酌數次，才肯動手。他一生顛沛流離，心腸頗軟，困苦中若受了冤曲，便忍不住悲從中來，嗚咽不止。但他肯負責任，苦幹死幹，不走歪路，看定了方向，他不肯變移，有時執拗得如一條牛，他是醫院裏的司藥。

〔他很焦急地走進來。〕

陳（囁嚅）謝先生，馬主任到了麼？

謝沒有——昨天他一天就沒有來。

陳是，是，（客氣地）對不起，您的錶幾點鐘？

謝八點半。

陳（猶豫不決）龔小姐，您知道院長起來沒有？

龔沒有。

陳（楞住）還沒有？

龔聽說他昨天夜裏打到三點鐘。

孔（揣好戲弄他）可憐兒，你找他有什麼事？可憐兒？

陳（怕孔繼續戲弄他）我們不玩笑。

〔陳連忙走下。〕

孔（追到門口）可憐兒！可憐兒！（回轉身得意地笑）這個傢活！

謝我覺得我們大可不必這麼『可憐兒』『可憐兒』地叫他。我們現在並不比
陳秉忠不可憐！

况（怕二人爭起嘴）是不是又爲要藥的事，他來？

謝當然了大夫催藥，陳秉忠就找人，而我們的馬主任就照例躲着，避而不見。

况你知道昨天丁大夫自己又到這裏來催一次？

謝哼，那有什麼用，馬主任替院長賣東西還忙不完，哪有工夫管這些事？

龔 (忽然) 剛才丁大夫又派人找院長太太要鐵床呢?

孔 怎麼，那張病房的鐵床還沒有還?

龔 嗯。

况 我們院長夫人呢?

龔 (含蓄而幽默地) 我們院長夫人還是那個派頭。

况 怎麼?

龔 (自己覺得說話十分俏皮) 還是給他一個『相應不理。』

况 你別說，像丁大夫這樣倔強的女人我倒第一次見過。

孔 (手一搖，洋洋得意) 嗯，頭痛，頭痛，我一見她就頭痛，她看見我不順眼，我看她

也頭痛。(頭一揚) 高傲，目空一切。簡直沒有把我們放在眼裏。

况 (老氣橫秋) 唉，年青，剛到機關來，又是個婦道——碰幾次釘子就好了。

龔 (刺着痛處，立刻似笑非笑地) 『婦道』怎麼樣? 女的難道就不是人了?

〔况見闖了禍，便再不作聲。〕

孔（不識時務，還在打趣）况先生，（指龔）她們女人們都這樣，批評不得，我們先生們說一個，她們女人們來一羣。

龔（翻了白眼）孔先生，我不跟你開玩笑。什麼『女人』『女人』的。這個稱呼頂難聽了！

〔孔秋萍頓然掃興。於是大家都靜默不言，外面單調地傳來彈棉花的聲音——這時由右門走進來一個綳布纏着手的傷兵。〕

傷（立正，河南口音，很有禮貌地）勞駕，這裏可是××醫院？

龔醫務室在前院，你走錯了。

謝（站起來）你是新來的麼？（走過去）

傷 嗯，俺們剛從宣城前線上下來的。

謝 你有傷票沒有？

傷 有。（掏出兩張黑污的白布包的硬紙片。）

謝 （看了一看）怎麼，兩張？

傷 有一張是機關槍連第七連上一個小弟兄的。

謝 （讀）十九歲，徐——

傷 （幫着看，愁直地對謝笑了笑，抱歉的樣子）看不出來了，上面都是血。（從謝手拿回來，在紙上吐一點唾涎，大手在上面擦了擦，又愁厚可愛地笑起來）不成，看不出來了。（指傷票）就是他。俺在路上碰見，把他帶下來的。

謝 這個小弟兄在哪裏？

傷 在大門口——大腿上來了一礮彈，半個月了，看式樣挺危險。

謝 我帶你到前面醫院去。

傷 好，（走了一步，彷彿很關心他，拉着謝）喂，這院裏可有個丁大夫？

謝 你認識她？

傷（搖頭）不，俺們到後方來，一路上聽着弟兄們說。

謝 她在這兒——怎麼？

傷 那——這個小傢活運氣！

謝 爲什麼？

傷 他這條腿算有了救了。

〔老范由左門拿簽到簿上。〕

范 謝先生，院長說請您把什麼表冊早點趕好。

謝 哦。（傷兵還候在那裏。）

况 算了吧，大家跟他趕一下。說這兩天有個什麼『視察專員』要到。真到了，連個

表冊都沒有給他看的，你想院長還算辦的什麼公？

謝 老范，你帶着這位傷兵同志到前院找丁大夫去。

范 是。（把簽到簿放在桌上。）

謝 哦，傷票在這裏。（交給老范）對不起，同志。
傷 （立正）謝謝。

〔老范與傷兵同由右門下。〕

孔 （目送范出門）混蛋！（立起）這時候才把簽到簿找來。（想去簽到。）

謝 孔，別忙，我們先查查這些表。（孔被他拉住，只好停下）這一共是七十一份表格，現在只趕出一半。（孔望見况與龔都去簽到，早已心不在焉。）

况 （猜透）秋萍兄，我給你在簽到簿上留個空。

謝 喂！（孔才回過頭來）你昨天給我的那十份，我看至少有六份是錯了的。

孔 怎麼，我抄錯啦？

謝 不是，裏面根本不準確。

孔 這就不關我事。

謝 譬如說，現在院裏所用的職員差役，根本就沒有那麼大的數目——

孔 不管啦，謝先生，不準你可以問院長去。我們數數還要趕的表吧，這張該我抄，——

謝 （指着）這張歸你抄。

孔 這張也歸我抄，三張，四張，五張，六張，七張，八張，九張——（彷彿數不完的應填的表格報告）我的媽，上面發下這麼多表格要填哪。——唉，這麼許多表！

龔 （幸災樂禍——對着况西堂，俏皮地）這才叫做『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此次孔秋萍看她一眼，走向院長桌上去簽到。〕

孔 （不看則已，看了簽到簿）混蛋，這太壓迫人哪！

龔 （嚇了一跳）怎麼？

謝 怎麼回事。

孔 （拿起簽到簿）你們看，天下有這種道理不？

况 （佯作不知，故意讀出來）『馬登科，七點半到。』

孔 （一腔怨氣）况先生，你看，豈有此理不我七點鐘（不自覺地又說早半點鐘）

到，他昨天晚上就把名簽上了，這是第三次！我非得稟報院長，這這，公事這麼辦，是越過越不像話了。

况（『小事化無』的態度）他簽七點半，你就簽在後面寫七點三十一分就得了。

孔可——可是我七點鐘到的。

謝你少寫了半點鐘又有什麼關係？

孔（連自己也相信今天來得異常早）但是我是七點鐘到的，他就比主任再大，也不應該抹煞我這早到的事實啊。

謝算了吧，你早來幹了什麼？還不是坐着看報，烤火，吃點心。

孔那我知道。可是公事辦不辦是一件事，我簽到早不早又是一件事。况先生，您是個老衙門，您想，我們再不靠早簽到，晚下班，考勤加薪，還靠什麼？

况我並沒有說你不應該？可是馬主任現在儼然是個要人，跟他這種鐵飯碗碰，對你有什麼好處？

孔（不贊同的語調）噯——况先生，我就講的是這個理呀。他鐵飯碗——哼，一

個小小的私人醫院的庶務主任算得了什麼！我從前在交通部，何司長就跟我說過——（彷彿大家應該知道這個鼎鼎大名的人，叫得既熟且響）就是何

鳳奇呀，總務司的司長，范部長手下最紅的人——他就跟我說，（不覺一比）

拍着我的肩膀說：『老孔，全部裏就你一個人最勤，早到遲退，你是我們部裏最

有前途的公務人員。』不是吹，况老先生，連黃次長都對我當面這麼嘉獎過，我

總是任勞任怨，一句話也不說，（眉飛色舞）所以現在我們的秦院長一直也很

看得起我。（更一串說下，來得有力）但是不能因為何司長把我介紹給劉廳

長，劉廳長又把我介紹給秦院長，叫我到這裏來當當——

龔（彷彿順口替他說，其實是有意作尖刻的譏諷）當錄事！

孔（不理他）嗯，當錄事，我反爾吃這個混帳王八旦的虧呀。

况（不自覺地想捉弄他）那麼，我們秋萍兄打算怎麼樣呢？

孔（一鼓作氣）我要罵他，我要當面給他一個難堪，笑話他，叫他也明白我並不是好惹的。別看他是皇親貴戚，院長的外甥。

况（大點頭）很好，很好。

〔老范傲然由右門匆匆走進，神色煩燥，預備穿出左門上樓。〕

孔（餘勇可賈，耀武揚威）喂，范興奎！

范（一看是孔）幹嗎？

孔（指手畫脚）方才的簽到簿是不是從馬主任樓上房裏拿來的？

范（不耐煩地哼出一聲）嗯！（范由左門下。）

孔（輕藐的神氣）况先生，我就討厭這種欺軟怕硬的勢利小人。他以為他是

『這個』（伸小指示意）介紹來的，我就怕他。哼，我還是照樣給他一個難堪！

（鼻裏拖出一聲長的——）嗯，『這個』是個什麼東西！

况老弟，嘴上不要這麼缺德。院長夫人就院長夫人，不必『這個』『這個』叫得

這麼難聽。

孔 她本來是『這個！』院長原來的太太我見過，現在還在懷寧。（低聲，煞有介事的樣子）這是偷偷摸摸在上海娶的，（忽然得意地笑出聲音）她不是『這個』是什麼？

謝 （一直在工作，厭惡地）喂，孔，請你少說兩句，把這點表趕趕好不好？

孔 （小脖子一縮）好，咱們就趕表，趕——表。

〔大家於是都不說話，有的辦公，有的看報，有的出神。〕

〔老范又由左門進來，神氣似乎說：「跟你說：『白問，白問！』的，你看可不是碰釘子啦。」又由右門走出去。〕

〔只有孔不放過，狠狠釘了老范一眼，其餘同僚都未動聲色，靜默中聽見雨聲更大，樓上竹牌聲清脆而響亮地傳入耳膜。〕

〔這時忽然聽見樓梯上有個老婦人哭泣着下樓的聲音，旁邊有一個少婦不斷地勸解。〕

少婦的聲音 算了，別哭了，韓奶奶。……

〔於是兩個布衣婦人一老一少，嘮嘮叨叨，說着走進左門。〕

田奶媽 〔那個年少的婦人，一個十分伶俐，口頭上素不肯讓人的奶娘，抱着睡熟的馬小少爺，善意地勸解着〕 算了吧，韓奶奶，別哭了，就當做叫惡狗咬了一口。算了，別傷心了。

韓媽 〔那頭髮已經蒼白的年老的女僕，五十幾歲，滿臉縐紋。粗糙的手指在紅腫的眼角上擦來擦去，一面哭泣，一面嘮叨〕 真沒見過，打牌打到一點兩點就算了，沒有說打到現在還不散的。人還沒有住消停，牌一夜一夜地先打起來。晚上死不睡，白天死不醒。〔回頭望着門口說〕 你們有那種精神熬我，我的命也還是娘老子給的。〔忽然想起進來的目的，走到晾着濕衣裳的竹竿旁邊，又忍不住數落起來〕 哼，你罵的甚麼人？什麼了不得，一個月五塊錢，我白天跟你們收拾屋子，做飯，夜裏跟你們洗衣服，弄點心。哼，你就是閻王，你也得讓我睡一會覺。

啊。（拿起破棉襖的衣裙大哭。）

田（陪着乾擦眼淚）韓奶奶，別哭了，出門在外的，有什麼講究！都是逃難，要不是日本鬼子打來了，誰肯爲這幾個錢跟他們出去？

韓（方要收衣裳，想想又覺得委曲）哼，你罵的是什麼人？你當院長太太，就忘了自己是個什麼出身啦？哼，我不怕說得難聽——

田快點吧，趕快把晾好的衣服收拾起來，省得她又提起來，嘮嘮叨叨一大堆。

韓您不知道，田奶奶，她當人罵我罵得多麼難聽呢，是個正派人都說不出口啊。（橫了心）哼，我五十多歲的人哪，有兒有女的，（對着屋頂）你罵我賣屁股，看有人相信！我要當人說你是個賣屁股的，你才好看呢。（又去收拾衣裳）（孔幾乎笑出來，龔瞪了孔一眼，他又不作聲。）

田（同時）算了吧，韓奶奶，別生氣啦。等我們打勝了仗，一塊兒回老家，再也不受這種氣。

韓 (把衣裳一件一件地理好) 真是打完了仗回家, 爲着這幾塊錢, 命不要了, 連臉都不要了麼?!

〔老范又由右門走進。這次神色更爲煩惡, 輕蔑地對着這兩個女僕投了一瞥, 慢吞吞地由左門走出。〕

韓 (摸摸衣服) 下雨天, 您看, 衣服晾了一晚上, 還是潮幾幾的。

田 嚟, 趕快到廚房, 找個火盆烘烘算了。來, 我替你拿竹竿子。

韓 不用了, 您還抱着孩子呢。(拿起衣裳同竹竿子) (韓田二人欲下。)

孔 (立起) 喂, 等等 (走到她們面前, 自己覺得非常斯文地) 你們以後可不可以不在這兒晾衣服?

田 (滿不在意) 您說什麼?
韓 (同時) (抱歉地) 先生, 可——

孔 我說你們以後不要在這兒晾衣服, 這是辦公室!

田（振振有詞）您說不在這兒晾，在哪兒晾？外面下着雨，樓上打着牌，四面房子都堆着你們先生老爺太太們的東西。前面院子住的是上千上百的傷兵。這上上下下洗好的衣服，我們不放在這兒晾，在哪兒晾？（說完就拉韓奶奶）走吧，韓奶奶，別理他。

孔（半天啞口無言，忽然）總之，這種地方，三個大字：『沒辦法！』

〔此時左門外，聽見有人在咳嗽。老范打起棉門簾，跟隨秦院長先後踱進來。〕

〔院外人和秦院長談過話的，絕少不驚服他遣詞用字的巧妙的。他與外人談起事來——自然對

院中下屬也如此，不過總變些花樣，不太顯豁——有一個特徵在一般情形下幾乎是一律地模稜兩可，

不着邊際。『大概』『恐怕』『也許』這一類的詞句，一直不離嘴邊。和他談上一點鐘，很少聽見他肯

定地說出什麼辦法來，還是在不痛不癢模模糊糊的口頭語裏莫名其妙地作了結束。院中盛行兩句打

油詩：『大概或者也許是，我想恐怕不見得。』就是爲紀念秦院長的『言語』天才而詠的。固然他對於

院中下屬——尤其是低級職員——是另一種氣派和口吻，但對公事的精神則內外無論，總是一致。所

以他遇着大事要辦，只好應付一下，小事就索性置之不理。等到事情辦得出了差池，而下屬又無其他對付方法，必須『請示』，逼到他頭上的時候，他就強詞奪理，把一切責任推到下屬身上，發一頓院長威風，亂罵一陣，以『不了了之』的態度依然莫名其妙作了結束。反正是私人醫院，上面不來督察，得敷衍一陣，就敷衍一陣。

〔抗戰以後，他的私人醫院雖然夤緣求得××省政府的補助，同時也開始收容傷兵，而他的態度非常消極。由大城市搬到一個窮苦的小縣份來，尤令他精神沮喪。每天只想在他認爲合法的買賣裏埋頭弄錢，眷眷不忘往日在北平，上海時期的舒適生活。〕

〔他微微有些駝背，體質不强，不滿四十，頭髮已經有些斑白。他生得眉清目秀，瘦長臉，高鼻樑，舉止斯文，甚至有些弱不禁風的樣子。他著一身古銅色，細花綢面的棉袍和一件質料十分考究，熨得筆挺的藏青西服褲。脚下穿深灰色的羊毛襪子，拖着一雙略舊的閃光黑緞鞋。他眼有些近視，戴一付微黃的細邊玳瑁鏡，無名指上套一只素淨的黃金戒指。他頭上頂一個壓髮的黑絨睡帽，但一進門就脫下交給老范。〕

孔（不料院長進來）院長……（立刻回到辦公桌子前。）

院（秦院長簡稱，面含愠怒，對他點點頭。轉對老范，自己一面繫着扣絆，老范在側幫忙）是怎麼會事？誰讓人非要把我叫起來？

范陳，陳司藥請的，剛才我已經上去一趟下來，我就跟他說：『院長睡得晚，現在——』

院他說有什麼事？

范他說有，有要緊的事，非見您老人家不可。

院（十分不快）好，讓他進來。

〔范由右門下，院長拖出那把咯吱亂響的破太師椅，一屁股坐下，面色陰沉，大家都不出聲。他頗想倚着桌角，支頤養神，但覷見桌上的塵垢，他厭惡地縮進臂肘，把頭一偏，朝着右門候望。屋子冷，他打了一個寒噤。〕

〔陳秉忠由右門走進。〕

陳（苦笑）院長，您早。

院（不耐煩）早——什麼事吧？

陳（小心翼翼，結結巴巴）秉，秉忠，原來不敢驚動院長的。可是秉，秉忠，秉忠實在爲了難，而且時間非常急迫。問到這位，這位不管；問到那位，那位也不理……

院（耐不住，到炭盆前面烤火，回頭）陳司藥，你有話，就請說，不要囉囉嗦嗦。

陳是，是，是，我是跟院長回——

院那你就趕快說吧。（打了一個噴嚏）這個地方怎麼這麼冷？（伸手又把睡帽

拿回來戴上）老范，到樓上快把我的襯絨袍子拿下來。

范是。（對陳秉忠萬分不滿地瞪了一眼，由左門下）

院（見陳望着范）說啊，陳司藥。

陳（回頭，衷心不安）院長，真對不起，叫您早起，又叫您受寒。

院不要再廢話了，我已經起來了，你快說吧。

陳我，我是在跟院長報告。前，前天早上，丁丈夫又把秉忠叫了去，問秉忠她上次開

的那些藥品，都發下來了麼？
秉忠就說：『藥品還沒有到我手下。大概不是今天到，一定就是明天到。說不定藥品現在已經到了醫院，就會要點交給我。』我是這麼跟丁丈夫說的。丁丈夫是非常着急，（囉囉嗦嗦）她就跟我講：『陳先生，如果今天再，再沒有藥品……』

院（連打噴嚏）真是，（頓足）活見鬼！（走到門口）老范，老范，皮袍，我的皮袍！
陳（跟在院長後面，對門外喊）老范，皮袍，皮袍子！（又轉向院長，十分歉然）真對不起，院長，早知道，我！（院長又打一個噴嚏，陳又忙向門外）老范！老范！

〔老范拿着皮袍跑進來〕

范（解釋）找了半天，方才您的襯絨袍不知道放——

院（吼叫）少廢話，穿上！（老范侍候院長穿衣服，陳在一旁呆望，不知如何才好。突然院長轉對陳）說，說啊。

陳是啊，丁丈夫就跟秉忠說，說『陳先生，如果今天再沒有藥來，那那就不成……』

秉忠聽下非常着急，因為傷兵同志屢次幾乎要打秉忠，說——哎，這也不知是哪裏傳來的謠言——硬說秉忠把藥扣住，預備拿到市面上賣（穀餼不安）秉忠有口難分，這種謠言真是天曉得——

院（不耐煩）底下呢？

〔范由左門下。〕

陳（衷心委曲）可憐，秉忠一生一世，從來沒有做過一件虧心事，尤其在抗戰時期，國家既然——

院（怕他再囉嗦下去）既然是謠言，就無關閥旨。好了，底下是怎麼回事？

陳（依然忘不下自己的冤曲）是的，這種，這種謠言的根據除非是……

院（大叫）陳司藥，我問你底下呢，底下呢？

陳（莫名其妙院長為何大發雷霆）底下？底下？是的，丁丈夫就叫秉忠找馬主任，秉忠於是立刻去找。當時秉忠就到處都找，馬主任是到處不在。秉忠只好告訴

丁丈夫說：『馬主任不在。』丁大夫說：你（指一指）再找！於是秉忠從前天晚上九點鐘起，到今天現在九點鐘為止，秉忠到處去找馬主任，而馬主任還是到處不在。今天已是十五號，按道理講，藥再不到，似乎再無法維持。秉忠在藥局裏實在坐也坐不下去。因為一則丁丈夫一會兒就要來催，再則傷兵同志說不定就要來打——可憐，秉忠在外多年辦事，從來小心謹慎，想不到今天遇見這麼為難，這麼——

院（官樣文章）馬主任呢？

陳就是——

謝（看不下去，挺身立起）院長，不是您前天晚上派他出去辦事了麼？

院（似乎想起）哦，是的，是的，大概是的。那麼，陳司藥，你為什麼不把藥品現在不好辦的話告訴丁大夫呢？

〔范由左門上。〕

范 太太請您到樓上吃稀飯。

院 不吃了，銀耳煮好了沒有？

范 煮好了，在上面。

院 端下來，（對陳）你怎麼不說呢？

陳 秉忠早跟丁大夫說過了。秉忠就照上次院長跟丁大夫說的話又說了一遍：現

在外匯比戰前高，藥價昂貴；再者戰區太廣，運輸很困難，並且——

院 （煩燥）算了，算了！我知道，不用你嘴了。

陳 嗯，凡是院長說的，秉忠也都說了一過。

院 （走來走去，彷彿汎汎對着正在辦公的下屬發牢騷）前兩個月沒有這種名

醫來，醫院倒也辦得好好的。有了這麼個好醫生，這個不對，那個不對，真不知添

了多少麻煩！

〔范由左門端進一碗熱氣騰騰的銀耳。〕

范（送到院長手裏）院長！

陳（正當院長滋補的時候）院長，不知您現在預備怎麼辦？

院（把碗一放）混蛋，你忙，你不知道我現在也忙嗎？

〔陳不料當衆遭受了羞辱，於是低頭不語。〕

院（突然轉了語鋒）謝先生。

謝 嗯。

院 那些統計同表格趕得怎麼樣了？

孔（立刻站起）已經差不多，院長。

院（沒有理他，又轉向謝）謝先生。

謝 還有不少。

院 快點趕，你們諸位。這一兩天說不定就有視察專員來，要用的。萬不可媽虎——

這是成績。

孔 是，是。

院 龔小姐跟况先生也幫幫忙。你們諸位多辛苦兩天。（笑容可掬）辦好了，我要好好請諸位到樓上吃一頓酒。

况 公事，公事！

龔 （同時）不敢當，院長。

院 （轉身，和顏悅色地）陳司藥，我倒想出一個頂好的折衷辦法。現在不多多少少總還有點藥品嗎？你就按着諸位醫官們開的藥方減半配。開兩錢改一錢，開一錢改半錢配，那不就又可以應付一陣了嗎？（笑逐顏開，對着大家）諸位，你們看這個方案如何？

〔大家無可奈何，隨着乾笑兩聲。〕

院 陳司藥，你以為如何？（陳不答。）

龔 那不治不了病了嗎？

院 但是也壞不了病哪！

謝 (爽直地) 就是恐會耽誤病的。

院 (被人頂撞大不高興) 可是，諸位，我有什麼法子？人多，事多，而經費總是不夠。辦藥，我不是沒叫馬主任辦，馬主任也不是不在辦，可是藥品辦不下來，一時買不着，運不到，難道叫我賣老婆弄錢來買麼？錢還是第二件事，根本交通成問題，我再神通廣大，還不是束手無策。諸位，不要認爲我剛才說的是笑話！自從南京陷落，到現在快兩個月，任何事都一團亂麻，一團糟，請問，我們有什麼辦法？陳司藥，你說是不是？

陳 (抬頭) 院長，秉忠——秉忠想請長假。

院 (不解爲何方才一段講詞，不生效力) 什麼？

陳 秉忠想辭職，秉忠幹，幹不下去。

院 (勃然) 荒唐混帳！你幹不下去也得幹。現在是抗戰時期，做事要格外負責。我

這個醫院，既然奉命收容傷兵，也算是公立的。你不幹，我就可以軍法從事！辦你！重辦你。把你押起來！

陳
（忍不住，嗚咽）天，天知道，秉忠，怎麼不負責！

院
無論什麼事交給你們辦，就辦得一塌胡塗，不能叫人滿意。什麼豆大的事都來請示，找我。我已經交給馬主任辦，你就找馬主任好了。現在院裏經費東拉西扯，只這一樁，就夠我頭大……真奇怪，不知你們存的什麼心，非要在大清早上拿這麼多事情，瑣瑣碎碎，麻煩我。

〔范由右門上。〕

范
房東跟本地紳士都來拜生了，現在在樓上。

院
知道。陳司藥你可以回去想想。

〔院長與老范由左門下。〕

陳
（半晌）可憐！（咽聲）我，我有什麼可想的？（向右門走。）

謝 (立起) 陳先生，陳先生！

〔陳獨自由右門下。〕

謝 (走到門) 秉忠先生！

〔靜默，隔壁彈棉花聲單調弛緩地傳進來。〕

孔 (搖搖頭，輕輕啞着嘴。)

龔 (鼻孔嗤出一聲似笑非笑的) 嗯！

况 (喟然長嘆，望着窗外一片冬景。)

謝 我對我們這位院長有三句話的批評。

龔 什麼？

謝 旁若無人，死不要臉，理曲氣壯。

〔半响，風聲瑟瑟。〕

况 (悵鬱低吟)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低得聽不見)……』

龔 雨又下起來了。

况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又低得只聽見蚊子一樣的哼哼）……』

謝 （突然）連陰天，毛毛雨，搬到這個地方來，連一張日期近點的報紙都看不見。

從南京失守到現在快兩個月，我們整天就是這種鬼事，鬼人，鬼把戲。抗戰彷彿是人家的事，我們只要整天坐在這兒談閑天，鬼畫符，事事嚷沒辦法，事情就可以辦好了！（忿憤）真是，國家民族養我們這些廢料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好處？

〔大家默然。〕

况 （望望謝，拿起桌上的空杯，無可奈何地嘆了一聲）唉，喝一碗熱茶！（走向右門側小几旁倒茶。）

〔隔壁彈棉花聲益發混濁刺耳，沉重紆緩，令人窒悶。〕

孔 （不耐煩，咬牙切齒）我最恨陰天聽房東家裏彈棉花的聲音！

龔 （遲緩而暗塞的聲音）房東老太爺病得快要死了。

孔 死了好！這些混蛋死一個好一個。

〔略靜，樓上竹牌聲清脆可聞。〕

况 （吸一口長氣）冷得狠！（望望屋頂）奇怪，樓上太太們的牌局還沒有散。

〔况太太，一位年近四十，極善治家的婦人，由右門走進。她的生相頗和藹可親，豐腴的圓臉，扁鼻子，大嘴，笑眯眯的眼睛。她身量矮短，且略嫌胖重，但行路做事十分靈敏。眉宇間，一望便知不是懵懂女人。她很會談話，尤歡喜詼諧，時常拿她的丈夫打趣。况西堂多少也從她學會了些幽默。她穿一件淡綠色，有條紋，燈草絨質的舊旗袍，樣子肥大寬適，由一件男人舊衣服改的。袖口處露出一截赭紅色絨線內衣窄袖，胖手指凍得又紅又腫。她提着一個竹烘籠，捧着一個熱氣騰騰的紙包，還夾着用報紙包好的她丈夫的一雙雨鞋。這些配搭她頭上一頂况老先生多年夏天不戴的破白盔，盔上還流淌着雨水，和下面凍得緋紅的圓臉，其形狀至為顛頑可笑。〕

〔她進了門楞了一下，用捧着東西的手臂揩擦眼角下的雨水。〕

况太太 （笑）好大的雨。

龔 咦，况太太。

况 （吃了一驚）你現在來幹什麼？（况太太把東西放在茶几上，用力踩下脚上的泥。）

孔 况太太，您今天一打扮，我簡直不認識了。

况太太 （對孔）少貧嘴！（對况）西堂，跟你送烘籠來了。（把烘籠放在况的桌上。對孔）今天真冷。（立刻走到火盆前烘烤。况得着『老妻』送來的炭火，欣然色喜。）

孔 這熱烘烘是什麼？

况太太 熱包子。

孔 好啊。（走過去。）

龔 （意在言外）這是况先生的點心。

况 （也走近茶几，和藹地）不要緊，諸位，大家吃。

孔 好，大家吃，大家吃。（拿起一個，放在口裏。）

况太太 （走過去，熱誠地把點心送到他的面前）龔小姐，你吃，你吃。謝先生你也吃一點。（謝點點頭）龔小姐，你吃啊。（龔只好拿起一個）熱得很！我自己做的，挺香的。今天你們諸位到醫院到得真早啊！

孔 （口裏還未嚼完）什，什麼醫院哪！簡直是一羣——

龔 （睨視）要飯的窩就是了。

况 （看『老妻』還戴着那頂不倫不類的帽子，幽默地）喂，賢妻，可否把那頂要飯的白帽子暫時取下來？

「大家笑起來。」

况太太 （笑着取下來）你們諸位不要笑，這是我大前年夏天跟西堂買的『白面斗』。戴了半個夏天，他嫌晦氣就不戴了。（對龔）你看，下雨天戴着出去，不也很漂亮？

孔（吃完了）怎麼？况太太，（指着紙包）您還送了小菜？

况太太 這不是。這是西堂的雨鞋。（看看還在細嚼爛嚥的丈夫，半開玩笑）西堂，我就恨你這點忘性。說爲了下雨天穿雨鞋，省得又筋痛腿痛亂哎喲。你看你又忘了。（况避着人稜了她一眼。况太太故意點破，眄目指着他笑）你別做那個怪樣，當着人我也要說你。（對龔）這麼大年紀，當人叫自己老婆說兩句有什麼寒儉？

孔（羨慕不置）况太太，你們這一對老夫妻真親熱，要是我家裏的——

况太太 什麼親熱？（晚笑）這麼侍候他，他還不滿意，想着歪心思呢。

况（岸然）不要亂說，閨閣的事我最不愛胡談。

况太太（十分喜歡她丈夫在這些地方毫不苟且）你看你，跟你開開心，就這樣扳起面孔。（對孔，得意地）我們西堂真是個老腐敗。

〔老范由右門上。〕

范（拿着片子對門外）嗯，請您外面等等，我去問問看。（對孔）院長不在這兒？

孔（翻翻眼）你看不見？（范由左門下。）

况太太 西堂，我家的人又來信了。（由袋中取出信來。）

况 哦！（接過信帶上眼鏡閱讀。）

龔（很關心）况太太的娘家現在在哪兒？

况太太 上海。真造孽，拖一大家子人，先由南京搬到蕪湖，又由蕪湖趕回杭州，又由

杭州才逃到上海，真是作孽。

謝 他們沒有說南京失守之後的什麼情形？

况太太 我們家裏連地板都叫日本人拆去了。我們隔壁人家最慘，男女大小十三

口，日本兵進了城，只跑出來一條老狗，連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兒都沒逃掉。

謝 怎麼樣？

况太太（嚴肅地）你們猜還會怎麼樣？

龔 不是人，真不是人！

况（看完信，搖頭）唉！又是接濟，又是接濟！（范由左門進。）

范（持片交况）况先生。

况（看片）哦！

范院長說不見，叫我交給您，說您知道。

况哦，知道，知道。

范您見他？

况不用了，你告訴他，就說院長說的事情妥了，請他明天早上到差就是。

范是。（范由右門下。）

孔（拿起名片）誰呀？『王——』這不是跟院長送禮送了好幾蹕的那位先生嗎？

况嗯，明天這屋子又來一位同事。

謝真是，平時已經沒有事幹，不知還添一位坐着幹什麼？

况親戚！親——戚！

龔 跟我們馬主任屬於一類，一個是外甥，一個是——

孔 薪水定多少？

况 （手一比）法幣六十。

孔 （吃一驚）六十元？

况 嗯，比我們方才多做事多挨罵的陳司藥還多三十元。

孔 （不由又牢騷起來）『可憐兒』先不必提了，就說我吧，一天做事不算少，家裏還有一個最能化錢的老婆，想當年我在交通部，我一個月賺一百八，那時候

何司長就對我說——

謝 屁！請你不要再亂吹好不好？（孔楞住）（龔嗤一聲笑出來。）

况 （對其妻，拿着信）你預備怎麼樣？

况太太 沒有錢拿什麼接濟？——

孔 （神志恢復）老謝，我反對你這麼稱呼我，我，我不歡迎。

〔馬登科由右門上。〕馬主任素來聰明自負，一種躊躇滿志的神色，咄咄逼人，全院中幾乎無人不厭惡，尤其是直屬他手下的孔秋萍。他好吹善捧，淺薄空虛，年歲不過三十二，而「狡」「僞」「私」「惰」的習性已經發揮盡致，不可救藥。幼時無教育，年長又和腐敗的老父執們久處，耳濡目染，都是蠅蠅苟苟的勾當。眼光小，臉皮厚，表面看，似乎異常精明幹練，而實際却愚昧無知，糊塗得可憐。分內的事他不屑辦，分外的事他也做不好。只因生來兩片鋒利的嘴，隨他鼓唇搖舌，說得愚笨蠢弱的人口服心服。他衣冠楚楚，但顏色剪裁俱是非常俗氣。而質料也並不高貴。他穿一身藍緞皮袍，帶着黑絲絨的禮帽，手持一根粗杖，啣着紙烟，脚下方頭黑皮鞋嘎吱嘎吱的。

他顴骨頗高，面頰凹進，薄嘴唇，暴突的牙齒，瘦長臉，髮向後梳。紅光滿面，下巴生了許多疙疸。他眼神暴露，舉止無定，那根手杖不知怎樣擺弄才好。他也戴一個戒指，也有一副眼鏡。

馬 哦，諸位早到了。（彷彿忽然看見孔秋萍）喲，你在這兒。

孔 （立起）是，馬主任。

馬 （戲弄地）屁，你的太太在外面找你。（對着大家匆忙地）我要先見院長一

下。（忙由左門走出。）

孔（氣極）真是——

馬（忽由門口邁回來）哦，忘了。（把帽子同手杖放在桌上又出去。）

孔（放下心）真是混蛋。（孔由右門下。）

况太太『屁』這跟孔先生起的什麼綽號？

龔况太太，您看他從上到下不像個屁像什麼？

况（又轉了題目）喂，龔小姐，我這個人頂不喜歡貼娘家了。——（外面又吵。）

孔（在外面）好好，請你先不要吵。

孔太太 誰吵了？誰吵了？（一面氣汹汹地由左門走進來。）

（孔太太看樣子有二十五，實際或者比這個年紀大。她穿得頗為講究，濃裝豔抹，却總有些鄉氣。這

時正和丈夫大發威風，精神抖擻，在人前預備惡鬧一場。

孔 好，好，你先不要吵，我們有話好說，這是辦公室。

孔太太 我跟你說什麼？跟你說什麼？你不過是個屁！（着重）屁！屁！

孔 （無法）我就是屁，屁也是你的丈夫啊。

孔太太 你丈夫，就怎麼啦？（龔小姐忍不住笑出來。）

孔 （稜了龔一眼）（對其妻）我是丈夫，就不許買。

孔太太 我就買了，不但買了，而且做了，不但做了，今天晚上吃席我就要穿。你敢把我怎麼樣？

孔 你知道這是什麼時候？

孔太太 （兩眼一翻）九點半，該吃稀飯的時候。

孔 太太，國難，國難！

孔太太 國難不能叫我不穿衣服啊？

孔 國難我沒有錢，國難大眾都不好過。

孔太太 （鄙夷的神色）哼，你痛痛快快說你沒有錢就得了，什麼屁事也得把國

難扯上？

孔 你呀，中國就叫你們這幫婦人女子給害了的。

孔太太 （跑到孔面前，來勢甚惡）誰呀！——

况太太 孔太太，算了吧，您不是來跟院長太太拜生的麼？走，我們一同上樓去。

孔太太 （對况太太申述）是啊，高高興興告訴他我托人買件材料做件衣服，你

看他大驚小怪的樣子，偏要當着人做這麼許多窮酸相？

况太太 （推她）走，上樓！

孔太太 （回頭）哼，虧你還配姓孔。（孔太太由左門走出。）

〔况太太對况伸伸舌頭預備走出。〕

况 （幽默地）賢妻，您的雨帽！（把白盞遞給她，况太太笑着由左門下。）

〔馬登科由左門上，回頭與况太太打招呼：「况太太，您上樓？」〕

馬 （興高采烈）喂，西堂兄，今天晚上你可以大喝一下。我托房東特意把本地頂

好的廚子叫來辦的『儉德席』與衆不同，三十元一桌，十桌！

謝 什麼？三十元？

馬 怎麼？

况 三十元一桌的儉德席，毋乃太貴乎？

馬 (滔滔不絕) 你不曉得，院長儘管嘴裏嚷『太貴！太貴！』到了，好菜誰不喜歡吃？一個人在機關做事，花錢就要花在刀口上。(大姆指一伸) 這個傢伙嘴裏不說，心裏喜歡這一套。『偽組織』自然更不用提。這種女人好容易巴結上一個院長嫁。這次過個生爲什麼不願意熱鬧熱鬧？反正錢又不是她花？

龔 倒霉的還不是我們這羣小職員？

况 登科兄，我可聲明在案。鄙人老妻昨日已和鄙人嚴重交涉。自從南京一路搬來，家用已經虧空四五百元之巨。以後無論應酬，院長夫人過生也好，院長過生也好，甚至於你老兄過生也好，鄙人以後每次至多只以二元爲度。

馬 怎麼，你們幾位都不贊同。

龔 (尖酸地) 有錢誰不願意當漂亮人，像您馬先生各方面都行得開幫着院長

做生意，見識廣，手頭大，像我們這些窮公務員——

馬 笑話，笑話，你們不肯出，就出好了。反得這機關大，有的是人出，至不濟我一個
人出。

况 好極，好極，佩服之至！

孔 (靈機一動，忽然立起) 馬主任，您看見了今天的簽到簿了麼？(拿起簽到簿)

馬 (盯着孔) 看見了，怎麼？

孔 (噤嘴) 馬主任，我今天是七點鐘到的。

馬 怎麼？(豎起眉毛) 我也是七點鐘到的，你要怎麼？

孔 (感覺局勢危險) 我，我不要怎麼？(委曲地) 那，那麼我們都是七點鐘到的。

馬 (指着) 你老拿着簽到簿幹什麼？

孔 我說，我說——

馬 (尖利的冷笑) 你說今天晚上這頓酒席，你也不預備加入是不是？

孔 (抑壓不住) 誰，誰說的。(放下簽到簿，一腔怨氣化爲——) 馬主任出多大份子，(着重) 我也出多大份子。

馬 (眇視) 你？

孔 (挺胸) 我！

馬 (大笑) 好好。

孔 (回到自己辦公桌，低聲) 看你還瞧不起人！

馬 (回頭) 况西翁，你不要見怪，我剛才也是說着好玩鬧笑話。

况 (莞然) 不，多年做事的人，那兒會！你老兄前程萬里，處處都是進取的氣象。鄙人三十年書案生涯，眼前又有一大羣孩子，我如今只想守成，回家還有一碗稀飯喝，萬事足矣。

馬 (不學無術，非常推重搬弄筆墨的人) 啊，况老先生，您的文章是了不起的，您一個字就可以定天下，轉乾坤，那真是了不起的——

〔范由右門上。〕

范 馬主任，丁大夫問您在不在？

馬 (彷彿都不記得) 丁大夫？

范 她問您的藥？

馬 (不耐煩) 知道了。回頭說，真是討厭，一件事還沒了，又有一件事。(對况) 剛才院長還叫我慰留老陳，像『可憐兒』這種人，芝蔴小的事情，總看得像天大。况 剛才他大為傷心，要辭職。

馬 就說的是呀！(忽然記起) 哦，西堂兄，那你催藥的呈文辦了沒有？况 大前天晚上就辦妥了，就等你老兄來，而你老兄兩天不照面。

馬 唉！你不知道！麻煩，麻煩，這兩天不只是為我們這個(伸姆指)辦事，還要為這

個（伸出小指頭，輕蔑地捌捌嘴）辦事（非常得意）真是沒法子（轉換語氣）怎麼樣，公文在哪裏爲什麼不前天就發了呢？

况（拿出公文）不是等你老兄過目麼，院長說歸你耑辦，就請你老兄過目吧。

馬 過什麼目喲，你老兄還會有錯麼？拿去發了算了，（把公文奪過來）老范，拿去交給收發處發出去。

〔范持公文由右門下。〕

馬 哦，謝先生，方才院長又提趕快趕出表格啦。昨天我在外面打聽，謠言很多，說上面特意派個什麼耑員來督察我們這個機關，並且說，這個耑員非常精明強幹，但是怪！又非常不知人情，不通世故，聽得我是莫名其妙，糊裏糊塗。總之，我們得預備，表格要趕好，完全趕好。

龔 什麼，現在完全趕出來？

馬 那有什麼法子？這是成績呀！不過所謂督察也並不一定難對付——（孔秋萍

偷偷離開辦公桌向右門走）喂，小孔，你上哪兒去，還不快趕表？

孔（恭謹）是，我出去換一隻好筆就來。

〔孔由右門下。〕

馬（神氣十足）其實什麼端員，還不都是人。兩頓好飯一吃酒一喝，再清楚他的出身背景，哎，什麼話都好談！不過，總是預備一下好——哦，院長還叫我看前面病院，該洗刷的都要洗刷一下，其實這也不過是以備不虞就是了，連天下雨，天氣冷，路又不好走，誰是大傻瓜，都是公家事。急急忙忙地跑來視察幹什麼？對了，我還得到『可憐兒』那兒去一蹓，真討厭，越忙他越添麻煩，西堂兄，我看你也幫着他們趕一下吧。（洋洋得意，施施然由右門走下。）

况（目送他出門）真是得意忘形。

龔儼然是個小院長。

况（手指在空中指點了半天，打趣地）他呀，他是現在德國的『希特勒』什麼

事都管，什麼事都要干涉。

謝（氣憤）聽見了沒有，耑員要來，院長吩咐你們趕表。

〔三個人又低頭辦事，剛靜了一刻——

〔田奶媽匆匆忙忙地由左門走進。

田（進門便四下亂翻，一面擦着嘴，低聲嘮叨。）真是的，真是不知怎麼瘋才好。倒

底是當小老婆出身，是有點邪行。（找到龔小姐桌上。）

龔 喂，你找什麼？

田 針，一盒唱話匣子的針（又找到謝先生的桌上。）

謝（煩燥）針，怎麼會在這兒？

田（不理他）哼！一盒針算個什麼？我們孩子拿去玩一會，也值得你指鷄罵狗，說

那麼一大堆屁話？（還在謝的桌上四處亂翻。）

謝 喂，你是怎麼回事？

田 怎麼回事，人家牌打膩了，現在又要跳舞了。（一邊找一邊數落）真是，可摸着有人跟你做生意了，牌打了一通宵，現在！你乾脆不睡，大清早上，要唱話匣子，又要顯擺她會跳舞了。（又回到龔小姐的桌旁亂翻。）

龔 （耐下）你還在這兒亂翻什麼？

田 （一直想方才受的委曲，並未聽見仍繼續找）嗤，你罵我們孩子在你床上撒尿，哼，這點『童便』以後你要我們撒，我們還不撒呢。我叫你沾上這點童男子氣，你好添兒子啊，哼，美得你不要臉，整天咧着嘴，又是吐，又喝醋地裝着有喜來騙人。

况 （早在自己桌上尋覓，忽然舉着一個亮晶晶的鐵盒）喂，這個是嗎？

田 （一手搶過來）對了，就是這個。（返身就走。）

謝 喂，你是哪家的奶媽？

田 （大模大樣）馬主任——

〔田媽由左門下。〕

謝 (拍案) 這辦的是什麼公?

〔馬登科偕陳秉忠由右門上。〕

馬 (照例的慰勉) 不要難過了，我們一同就去見見院長——算……

陳 (還在抽咽) 我，我不想去，秉，秉忠做事從來負責，不知，什麼人還罵我不，不負責任。

馬 (覺得他迂拙可憐) 咳，就是因為你太負責任了。

陳 (擦擦眼淚) 秉忠自問對得起國家。我每天看見了大夫同別的醫官們不分晝夜，跟傷兵們看病，秉忠總覺得自己做事做得太少。尤其是這兩天看到藥品不夠分配，一搭一搭的藥方子交給我，我眼看着手裏拿不出藥來，我心裏真是不知多麼着急。

馬 唉，那又何必呢？

陳 屢次了大夫自己拿出錢來買藥，分給病人。而且時常一夜一夜地不睡，照護重

傷的同志，秉忠有時天亮起來，時常看見她一個人走出病房，流着眼淚（握拳擊掌）那時候秉忠只恨自己無權無能，幫不了她一點忙。（噙住眼淚）我真怕丁大夫萬一氣走了，那時候的醫院（搖頭）——

馬 老陳（敷衍）你是個好人。

陳 （抬起頭）可憐：秉忠一月薪金三十元，我還圖什麼？秉忠的女人非常地賢慧，每天省吃儉用，跟我苦過。我只求於心安，在我分內的事情我都做得非常之好。我就對得起我的祖宗，我的書就算沒有白讀。（忽然憤慨地）現在院長罵我混蛋！又說我『不負責任。』又想出那種方法叫我配藥，這，這我是不能做的。院長說要辦我，要重辦我，要把我押起來，那，那（悲從中來）我在此地只有我的苦女人是我的朋友，那（抽咽）那只好隨他把我押起來，他愛押多久就押多久就是了。（嗚咽不止）

龔
（擦着眼淚）唉。

〔忽然樓上鬼嘯地響起騷鬧的爵士音樂，接着一串女人的充溢了色情性的歡笑，而屋頂也彷彿
巍巍顫動起來。〕

〔大家揚頭向上望了一望。〕

馬
（走到他面前）啊呀，先生，你不要這樣認真。院長說話就這樣，說過去就算了，你記着這些個做什麼（推着他）走吧，跟我一同去見他，說你並不想走，順便跟院長太太拜個生。

陳
秉忠是不去的。

馬
那你要怎麼樣？

陳
（執拗）在藥品問題未解決以前，秉忠是不幹司藥的。

馬
你忘了抗戰期間這不比平時，許多事情非要遷就不可。

陳
（搖頭）秉，秉忠想過。這，這件事延到現在，秉忠是不能遷就的。

馬（鄙吝的奸笑）陳先生不要忘了，三十塊錢雖然不多，然而沒有也似乎不成。
謝（早已忍不住，摔下筆低聲）真是混蛋。

〔謝由右門跑下。〕

陳（望着馬，沉緩地）這件事秉忠也想過。秉忠的女人還能洗衣服，秉忠自己可以燒飯，跟人當廚子的。

馬（拱手）好好好，你本事大，我拗不過你（推他）你先下去，我們回頭再談。

陳是，馬主任。

〔陳由右門下。〕

馬（對况）這種人太死心眼，早晚只有受社會淘汰，沒有其他的路可走。

况（婉轉地）怎麼，馬先生，就這麼樣讓老陳走了？

馬（淡然）那怎麼成！

龔（吃了一驚）怎麼，真把他押起來？

馬 押起來？司藥的人找誰呀！像他這樣『貨真價廉』的人到哪裏去找？

况 喂，馬先生，藥品是快辦好。聽說昨天丁大夫還問崙員什麼時候來呢。

馬 就是呀，一個丁大夫，一個陳秉忠，都是我心上兩塊活寶，成天地跟我倒麻煩，不

過你們看着，早晚我要把他們兩個弄到我這邊來，在我手裏團團轉。

龔 (刻薄地) 當然咯，您馬主任多有本領啊。

馬 有本領不敢講。不過我相信，在機關裏做事，我們只要有方法，有步驟，有聰明，有

口才，不必一定要出洋，也一樣可以鑽得很快，尤其是現在國家正在變亂的時

候，每個人都有出路的機會。弄得好，司長，秘書長就是一說，所謂大時代，變動的

大時代(走近况) 喂，西堂翁，前些日子你給我批的八字，說我三十以前，準大

交紅運。我昨天晚上又找一位批命的老先生看了一遍——

〔范由右門跑上。〕

范 (鬼鬼祟祟) 馬，馬主任，丁大夫來了。

馬 哦——哦——

范 (非常緊張) 她找您來了。

馬 (力持鎮靜, 瞪眼) 你這麼大驚小怪做什麼? (對龔况) 你們看看我怎麼對付她! 况西翁, 你看着, 你看——

[丁大夫由右門上。]

范 (警告地) 丁大夫來了。

[馬登科驀回頭, 滿臉堆着笑容。]

馬 (頭向前伸一伸) 丁大夫。

[丁大夫看去只像三十剛開外, 其實她已經是個十七歲孩子的母親了。她不加修飾, 穿一身深藍色線條織入淡灰毛呢質底的舊旗袍, 外面套一件寬敞的醫生白布外衣, 外口袋裏, 還露出一段診病的橡皮聽管, 她穿一雙半高膠底黃皮鞋, 走路做事非常敏捷有力, 她的臉有些男相, 輪廓明顯, 皮色看去異樣潔淨, 薄唇角微微下垂, 眼睛大而銳利, 滿面是剛健率直的氣概, 在憤怒時, 有威可畏。她的身體較普

通女子略高，十分健壯。

〔她有一雙細柔而秀麗的長手，圓下巴豐潤而敏感，再看她輭垂下來的大耳輪，我們會感覺到她是一個慷慨而又易於動情感的人，事實上最近她常哭泣，當她獨自想起自己的理想逐漸消滅的時候；當她諦聽着那些來自田間樸實可愛的病人隨意講起在戰場上一段悲壯慘痛的經歷的時候。她性頗偏急。自從加入了這個後方醫院，她已一再約束自己，學習着必要的忍耐和遷就。然而儘管在醫務上有時作不得已的退讓，她私下認定在任何情形下她決不肯遷就到容忍那些腐敗自私的官吏的地步。她所受的高深的科學教育不但使她成爲中國名醫，並且使她養成愛真理，愛她的職業所具有的仁俠精神的習性。〕

〔抗戰開始，她立刻依她所信仰的，爲民族捐棄在上海一個名醫的舒適生活，奮興地投入了傷兵醫院。早年在美國，和她同去就學的她所深愛的丈夫，既因病死去，以後醫院事業便佔據了她的心靈。現在她的十七歲正在求學的獨兒在開戰之後立刻自動加入戰地服務團，參加工作，她更是了無牽掛，按她一直信仰着的精神爲着人們活着。〕

「她來了，她受了許多折磨，看到多少慘痛的事實使她益發相信自己更該爲這個偉大的民族效死，應竭力提高一般後方醫院的救護和治療智識，減少傷兵同志不必需的痛苦，她現在比來時消瘦些，精神依舊是飽滿的。爲着發現一件無可再卑鄙的事實，她暫時按下滿腔的憤怒走進來質問馬登科。她看馬登科有如一隻殘忍的狗，貪婪的狼，愚蠢的豬，她是那樣深地鄙視着他。」

〔她背後手裏拿一張白紙包好的公文。〕

丁（冷冷地）馬先生！

馬（忙拉出一張椅子）丁大夫您請坐。

丁我不坐，我還有事。

馬（順口亂捧）啊呀，你太辛苦了，中國人要都像您這樣，事情就好辦了，啊，請坐，

（對老范）你傻站着幹什麼？倒茶！

范（一直緊張地望着，才清醒過來）是。

丁不要倒，我不喝。（范無可奈何地望望馬主任逡巡由右門下。）馬先生，今天是

十五號。

馬（感覺來勢洶洶，搭訕着）是啊，十五號，本來，丁大夫，我說的是十五號——

丁（冷眼逼視）藥該到了。

馬就說的是呀！我不早就跟丁大夫說過麼？無論如何我們這次一定要設法。本來
嚶，這也太難了：您想，已經叫你催了許多次了，一次，兩次，三次，這次已經是您正
式催第四次了，我們再不把藥品弄來，自問也說不過去呀。再說治病怎麼可以
沒有藥，傷兵同志是我們國家的棟梁，您是傷兵同志認為最好中國名醫——

丁（明白馬一向的應付方法）我想，你心裏也知道這是廢話，我並不要你來誇
獎，我不要你給我講救國大道理，這次我只要一樣東西……藥品。（斬鋼截鉄）
沒有藥品，你知道我會怎麼辦。

馬好辦，好辦，您先別着急，藥品總是要來的（譏笑）您先請坐，我們慢慢談，（高
聲）來了，倒茶！

丁 我不坐。我再告訴你我也不想喝茶。我要立刻辦好，我還有病人。

馬 對啊，丁大夫您說的對呀，誰不想立刻辦好？您想我願意屢次麻煩您一蹙一蹙地跑麼？可是事實辦不到有什麼法子，抗戰開始不到半年，凡事都還沒有個一定的頭序，新機關添，舊機關裁，上上下下，並沒有個接頭的準辦法。一件公事送上去，這個人說不該歸他，那個人說不敢負責。推過來，『諉』過去，您想公文這一繞，弄清楚了，也得半個月，不說旁的，就說我們這次藥品——

丁 馬先生，你既然知道，推推諉諉不是個好辦法，我想你今天一定可以把藥品拿出來咯。

馬 （逼得索性招認）我的天，丁大夫，我要是已經弄來了，我還老受這個活罪幹什麼？

丁 什麼？（沉重地）你說什麼？

馬 實在對不起，丁大夫，藥到現在還沒有來。

「龔小姐望見丁大夫氣色不對，立刻機警地若無事然，溜出左門。」

丁（由白布外衣口袋內拿出一張信紙）馬先生，這是誰寫的？

馬我，丁大夫。

丁是你親筆寫的麼？

馬怎麼不是。

丁我當是狗爪子爬的呢。

馬（恐嚇地）丁大夫，你說話要知道輕重，我是院長特派來辦這件事的。

丁哼，你既然知道你是院長派來的，你爲什麼不辦。

馬你怎麼知道我沒有辦，我天天在辦，時時刻刻在辦。

丁（冷笑）馬先生也用不着你這樣熱心，你只要每天還記得做一點公事，少打算怎麼捧你的院長，哄你的院長就夠了。

馬（突然傲慢）丁大夫請你不要過份欺負人。我要提醒你在這個地方大大小小

小我也是個官。

丁（強硬地）那麼，我也提醒你，你既然記得你還是個官，當官就要做官事。

馬我請問丁大夫我怎麼沒有做事？

丁我上次催你，你打電報問了麼？

馬當然打了。

丁報文呢？

馬用不着給你看。

丁覆電呢？

馬沒有。

丁爲什麼？

馬（翻眼）我知道？

丁第二次，你公事辦了麼？



馬 自然辦了。

丁 在哪兒？

馬 早發了。

丁 多少天以前？

馬 十五天。

丁 你沒騙我？

馬 (翻眼) 騙你？

丁 (追問) 真的？

馬 (發怒) 豈有此理，你當我是靠騙人吃飯，說謊起家麼？

丁 (切齒痛恨) 那麼你這個天大的騙子 (把手中紙包的公文扔出，爆發) 這是什麼？

馬 (包散開，露出方才叫老范送出去的公文，變色) 這是—— (還想拿起展開)

丁 看什麼？你心裏知道這就是你剛說的十五天前發出去的催藥公文，（憤怒）我真不懂你是什麼心肝。一次兩次地拖延騙我哄我，到了今天催藥的公文還沒有發出去！

馬 丁大夫！

丁 你還有什麼話說？

馬 （乞憐）丁大夫——

（况西堂忍不住輕咳一聲，斜視了丁大夫一下，偷偷由右門溜出。）

馬 （瞥見况已溜出）丁大夫，請你千萬不要見怪。

丁 我不怪你，我怕全國的忠勇將士要怪你，全國的公正國民要怪你的。

馬 （低首下心，委曲婉轉）不過丁大夫，發出去有什麼用？您要明白，鐵路是不通的，航運是弄斷了的，公路是不好走的，天上有日本的飛機，地上十條路有九條路都是爛泥。從這站到那站，中間不知要經過多少危險，過河爬山處處都還有

翻車的可能。而且辦公是有手續的，公文就前三十天發出去，藥品能來不能來還是問題。

丁

馬先生，你飯可以不吃麼？水可以不喝麼？飯沒有了，上天不是也要弄來麼，水沒有了，空手挖井你不是也要幹麼？病人們的藥難道不比你的飯食重？爲什麼你的飯每天非吃不可，我們傷兵同志們的藥你不肯設法弄來呢？

馬

誰說我不肯？——

丁

馬先生，我不願再聽你的狡辯，中國如果要想翻身，抗戰中的官吏是要負起責任來的。我告訴你馬先生，事實上也不允許你們不負責任，你不要以爲你們在抗戰中的中國你們還能敷衍敷衍苟苟且且活下去。抗戰會叫你們現出原形的。你們如果是有生氣的，你們將來還配跟新的中國一同生長，如果你們還同往日一樣，敷衍一時是一時，早晚有一天，你們死了，骨頭都沒有收的（看他那冥頑不靈的樣子）彷彿跟你說也是廢話，再見。

馬（忽然恐慌）丁大夫，您先別走，請問您預備到哪兒去？

丁 你當然知道，我預備到哪兒去。

馬（鄙笑）丁大夫，事情要好說，什麼事情總有個挽救的辦法，您何必出此下策。

丁（硬硬地）什麼叫下策？

馬（陪着笑臉）丁大夫，你就是告到頭上去，不也是毫無辦法麼？

丁 哼，你以為我還會找你們的院長說話？我夠了，我怕見他就跟怕見你一樣，敷衍，應付，虛偽，苟且。事情到了你們這般人手裏，有辦法也變成沒辦法。（忿極）我恨不得我能立刻發明一種血清，打到你們每個人的血管裏，把你們心裏的毒質：『懶』毒，『緩』毒，『愚』毒，『無恥』的毒，『自私』的毒，『過份聰明』的毒，『不負責任』的毒，一起洗乾淨。這樣，抗戰的前途才真有辦法。（短促地嘆一口氣）再見。

馬（攔住她）喂，丁大夫，你到底到哪兒去？

丁（怒視）你為什麼攔我？

馬 我不敢攔你，丁大夫，不過，丁大夫你就是告到他那裏，豈不是徒然跟我們過不去，事情還不是辦不到麼？

丁 （煩惡地）我跟你說過，我不會告到你們貴院長那裏。

馬 （順勢奉承）是啊，丁大夫素來是體貼人情的。

丁 （爆發）我最恨人情！你們這幫東西就是整天講人情，講得一點是非也沒有，一點效率也沒有，你們真是一羣（突然不說）

馬 好，好，我都不跟你計較，你罵我什麼都可以。不過你，您出去以前，您得想明白，凡事總得留個退步。——喂，丁大夫（脅肩讒笑）說個老實話，院長那裏倒沒有甚麼，我想回頭您不會到新來的耑員面前報報告我辦的這件小事情吧。

丁 （斜視他）你說那位什麼梁耑員？

馬 嗯，丁大夫（陰沉地笑了笑）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個人之間無冤無仇——

丁 （突然）你怎麼知道我跟你無冤無仇（逼問他）你怎麼知道我跟你無冤

無仇？

馬 啊呀，丁大夫，我什麼時候得罪您了？（舊賬一數忽然）哦，我想起來了，您以為上次我跟院長做壽，故意地沒請您是麼？咳，那是那個混帳王八蛋的老范把請帖送漏了（指天）天地良心，我自己親筆寫的請帖，第一份請帖就是您丁大夫。臨送的時候，我還當面對老范囑咐了又囑咐，連囑咐三遍（做勢）三遍之多，啊，丁大夫——

丁 （哭不得笑不得）馬先生——

馬 （忙應）啊，丁大夫——

丁 （冷冷望着他）馬先生，我真是奇怪——

馬 （搶接）奇怪，咳，這有什麼奇怪，（鄙夷地）天生他們這種當奴隸的腦袋根本就不知道怎麼構造的。

丁 是啊，（諷刺地）我就是奇怪像你這種不當奴隸的腦袋倒底又是怎麼構造

的呢？

馬（摸不着頭腦）怎麼？

丁（看他實在愚蠢可憐，不肯放棄這次使他能睜開眼睛的機會，憐憫地）馬先

生，你難道想像不出有一種人活在世上並不是爲的委委曲曲整天打算着迎合長官，拍馬吹牛，營私舞弊？想你就看不出這種人生下來就預備當主人，愛真理，愛國家，言行一致，說到做到，把公事看得比私事重（情感迸發）真你不知道我們現在是家破人亡，整民族要靠這次抗戰來翻身？那麼你爲什麼還不明白，一個人到了現在可以什麼都不顧，就希望把自己這點力量獻給國家，爭到了勝利，好做一個自由的人。馬先生，我跟您無私怨無私仇，但是你屢次對我拖延，撒謊，耽誤公事。到了現在藥品還沒有拿來，叫我眼看着傷兵同志受痛苦，得毛病，我只能站在旁邊，一天一天地等，等等，等到天明而毫無更好的辦法，我就認你是我的仇人，我的天大的仇人。

馬（楞住，重複地）何必呢？何必呢？（忽然滿堆笑容）那麼，好辦，丁大夫，我請客，

我趕明兒就請客，我好好的治一樽酒，把院長他們都請來，我當衆賠不是。請罪，賠禮，什麼都成。咱們是公事公辦，私事私了。只要您今天跟我湊個面子，不跟梁
| 崑員提，我是什麼都可以，什麼都成。

丁（看他不可救藥，沉靜地）也好。

馬好？

丁可以。

馬（熱心地）您幫忙？

丁我原來就不預備跟這個什麼梁崑員講，我也知道這些崑員老爺們，跟你們是
| 差不多的貨。跟你們合作兩個月，我也明白你們官官相護，說也無用，所以（長

嘆）馬先生——

馬丁大夫，怎麼您——

丁 我要走了。

馬 (假意慰留) 哎呀，那怎麼成，抗戰剛開始，國家正需要像您這樣人才的時候——

丁 我預備到別的後方醫院，我想省立的幾個醫院，恐怕也只有你們這個是最特殊的了。

馬 是啊，『積重難返，』我也是說沒辦法，(搖頭) 真沒辦法。

丁 不過在我離開以前，我一定要把離開此地的原因跟傷兵同志們說清楚，我想你們諸位也願意大家明白你們的真像的，好，我們再見(走)

馬 (慌了，攔住她) 可是丁大夫——

丁 (厲聲) 閃開!

(丁昂頭走出。馬登科頹然坐下)

馬 (又氣又急，正坐發楞)

(慢悠悠地，西堂掀開了右門簾，斜着身量退進來，一面墊起腳，還望着丁大夫漸行漸遠的背影。)

馬（覺得有人走進。忍不住）真是，世界上就會有這種不知世故人情的女人。

况（慢慢放下門簾，轉身，噓出一口長氣）厲害！厲害！（把扔在地下的公文拾起，

搖着頭，非常珍惜地揮擦上面的塵土）荒唐，荒唐！（把公文放在桌上）可惜，這裏面的文章。

馬（看見誰都不順眼，忽然跳起）我問你，大前天既然辦好，你爲什麼不立刻就

發？哪個叫你押住這許多天，（暴躁地）什麼叫我『過目』『過目』的？

况（楞一下，面上依然心平氣和地）登科兄，請你記住，毋遷怒，毋貳過。如果丁大

夫給你面子下不去，兄弟似乎還沒有得罪你。你我兩個老衙門，大可不必爲這種小事情紅臉。

馬（立刻看風轉舵）對不起，對不起。（說出心裏的話）可，可，我真有氣，憑空被

這個女人侮辱了一頓。

况（緩衝空氣，幽默地）此所謂『靠言吃飯，要人好看』哪。

馬 你們諸位真夠朋友，就扔下我一個人來對付她。（回頭）你看一個一個地都溜了。

况 （笑着）其實我們在這兒不也是多餘，不是連我們一起罵在裏面你說——

（忽然瞥見龔小姐不聲不響地由左門偷進來，向自己辦公桌走）咦，久違呀。

龔 （忍不住笑起來）我都聽見了。我們『五十步與百步』誰也不要說誰。

馬 （忽然氣忿忿地）真！你們聽見她臨走說的什麼？

龔 （尖刻地）不是要跟傷兵同志宣佈離職原因麼？

馬 西堂兄，你看，你看，這那像在外面做事情的人？

况 我想她還不至於吧。

馬 你不明白這種女人，說到哪兒做到哪兒，她軟硬不吃，就知道一味撒野，遇見這

種不懂人事的人，你有天大的本領還也是白費。

龔 （幸災樂禍）其實，她真宣佈了又怎麼樣？

馬 啊，真宣佈了，我的媽，那我們這羣傷兵同志一定立刻起鬩，找到這兒來，龔小姐，請問，我們這幾根瘦骨頭有幾斤重？受得住他們每個人一拳頭。

龔 馬主任那您可擋頭陣，您是院長特派耑辦這件事情的。

馬 龔小姐，別開心了。（轉身向况）固然啊，實無辦法，我們可以把屢次催藥的公文拿給他們看。

况 （搖頭）先生，『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這件事不鬧則已，鬧起來一定不可收拾。

馬 （頹喪）嗯，不可收拾，不可收拾。

况 恰巧這一兩天又要來個什麼視察專員，到院裏來，嗯，徹底，徹底。

馬 （唉聲嘆氣）糟，糟，糟。這早晚會鬧得他曉得。

龔 並且我聽院長說這個人相當麻煩，不易應付。

馬 糟就糟在這上頭。

龔 又聽說這個耑員也醫科出身，辦事不但認真，而且暴躁異常。

馬 知道，知道。（低頭。）

龔 （對况）說是他查維縣的時候，當地一個院長立刻撤職，一位主任三年監禁。

馬 曉得，曉得。

况 要真是政府特派這種人來查辦——

馬 （五中焦灼）別說了，真是『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院長發的什麼瘋，爲什麼當初要答應什麼女名醫來服務，服務倒也罷了，爲什麼又讓她一點一點地得勢，這樣得傷兵們的心。鬧得現在一場胡塗，橫不是，豎不是，這樣女人真是妖孽，妖孽，妖孽。（氣忿忿向右門走。）

况 你去幹什麼？

馬 我要想辦法，不是這個梁什麼耑員就要來麼？

况 可你——（忽然）喂，你說他叫梁什麼？

馬 他，他叫梁公仰。

况 （恍然）是他呀？

馬 （忽然喜上眉梢）怎麼，你認識他？

况 （搖頭）不認識。

馬 （垂頭喪氣）那說什麼？

况 我倒是有朋友認識他。

馬 （又提起興會）誰在哪裏？

况 唔，遠的很，聽說這個人現在山東當縣長。

馬 （又像癩了氣的球）那又有什麼用？

况 不過，他的脾氣，我倒聽說過。

馬 （也頗關心）對，他什麼脾氣？他喜歡什麼？有什麼嗜好？

况 嗜好（搖頭）聽說他毫無嗜好，性情非常嚴肅。

馬 (又喪了志) 那又何必再說 (立刻向右門走)。
况 你預備上哪兒去?

馬 (自己也莫名其妙) 上哪兒去?

况 你找誰呀?

馬 就是說我現在找誰呀，找誰呀，真是糟透了，糟——

〔孔秋萍由右門急忙跑進。〕

孔 (一團高興) 諸位先生們，崙員來了，崙員來了。

馬 什麼?

孔 哦，馬主任——梁崙員來了。

馬 誰? 你胡說。

孔 真的。

馬 他在哪兒?

孔 正在前院。

馬 什麼地方？

孔 門口客廳。

况 (同時) 好快。

馬 哪些在陪？

孔 |張副官，|陳主任，|李醫正，|胡醫正，還有院長。

馬 你親眼看見？

孔 親眼看見。

龔 什麼樣，胖子，瘦子？

馬 (煩燥地) 廢話！(龔一氣同去坐下) 他跟院長說什麼？

孔 聽不清楚。

馬 那麼他——

〔范由右門跑進。〕

范 馬主任，梁崑員到，院長請您馬上到前面去陪。（對其餘的人）院長叫我告訴

諸位先生們一聲，崑員說不定就會進來視察。

馬 媽的，今天簡直是過鬼門關。

〔馬倉皇由右門下。〕

〔范把報紙略微整理，也匆匆由右門走下。〕

〔大家剛剛坐好，况太太由右門捧着『白盔』喘着氣走進來。〕

况太太 西堂，西堂！

况 你又回來幹什麼？

况太太 我告訴你們一件大事。

况 快說吧，太太，現在不是談閑話的時候。

况太太 （放下『白盔』）不得了啦，我告訴你們，偽組織現在跟丁大夫打起來了。

龔（立刻）什麼？

孔（更忍不住）怎麼啦？怎麼啦？

况太太（非常興奮地）鉄床，鉄床，我們這個（豎小指）又爲着那架鉄床找丁大夫去了，丁大夫把她大罵一頓。

龔（尖刻地）啊，我們院長夫人也叫丁大夫罵了。

况太太 罵了？哼，『偽組織』被她連說帶罵，給趕出來了。

孔 怎麼回事趕出來了？

况太太 這個女人真厲害。她剛才就派人硬把院長屋裏那張鉄床拆走，可是『偽組織』我們這個（豎小指）——

况（素來謹慎）喂，你不要這麼大聲『偽組織』『偽組織』地亂叫，萬一她，院長夫人跑進來——

况太太（對丈夫這種不認真的地方，素來不肯幽默）什麼院長『夫人』她是

個這個，（豎小指）『偽組織，』我說她是『偽組織，』是個（狠狠地豎起小指）這個！這點名分你可要弄清楚。

况
（望望門口）好，『這個』就『這個，』『偽組織』就『偽組織。』你就快說好了。

况太太（豎起小指）我們這個剛跳完了舞，回到房一看，床不見了。這一下就冒起火來了，不用問，這一定是丁大夫派人拆去的。頭也不回，立刻從那邊小樓梯跑下樓，一直就奔到了大夫辦公室去了，誰曉得丁大夫也剛回來，不知爲什麼也是氣汹汹地，這兩人一見面，你們猜——

龔
怎麼？

〔外面忽然聽見一個尖銳喉嚨的女人大聲亂吵。〕

那女人
馬主任，我搬家，我搬家。

况太太（手一揮諦聽）來了，來了，就是她——

孔（低聲）偽組織？

〔大家連忙若無事然坐下。〕

〔偽組織由右門吵上。馬主任十分狼狽隨在後面。〕

〔偽組織年歲有二十七八，出身曖昧，早年斃喪過甚，到了現在面容已有些衰老。她瘦骨稜稜，一身過份豔麗的衣服，包起裏面醜陋的肉體。她厚塗脂粉，狹長臉，眼泡微微有些腫，紅嘴唇裏露出一棵黃晶品的金牙。她的眼睛很大，生得水漣漣地迷人，如今看人有時還不免那種「未免有情」的神氣，或者她染上很深的惡嗜好，她的聲音時而有些暗啞。她穿一雙平底花緞鞋，肉色的絲襪子，戴起耳環，戒指亮耀耀地刺眼，她着一件時髦而異常貼身的桃紅絲絨旗袍，更顯得瘦削。但走起路，倒也楚楚有致，頭上插一朵表示壽慶的紅絨花，蒼白的手裏把弄着一雙象牙長烟管。〕

偽（偽組織簡稱——氣咻咻地）馬主任，我搬家，你趕快跟我找房子，我立刻就搬家。

馬（狼狽）何苦呢，院長夫人，這又何苦呢？

僞（指天畫地）我從來沒叫人這麼欺負過。不要說我還是個院長夫人，就是平

常常一個小公務員的老婆，他也不能這麼欺負人呀。我告訴你，馬主任——

馬 算了，算了，別生氣了。小心您又犯了胃病。

僞 胃病？她氣也把我氣倒了，我從來沒見這種不講道理的女人，簡直是妖精，怪

物——

馬（得着知己）嗯——活妖孽。

况太太（好心好意）是怎麼回事情哪，秦，秦太太？

僞（毫不客氣，指着况太太）你問我？你知道，你還要問我？剛才我明明看見你站

在小樓梯上聽。你眼看着她一句一句地罵我，你在旁邊一句都不開腔？你還假

名假事的要問我？（一轉頭過去）

况太太（被她一頓搶白，拿起破『白盔』就向右門走。）

况太太（况太太在右門口對他擠擠眼，好像說：『別管，讓她鬧去。』帶着一點嘲

諷的冷笑，由右門下。）

馬（同時）別着急，院長太太，今天不是您的壽辰麼？

僞壽呢，什麼壽？今天我非鬧到底不可，我喝（拚）出去了。馬主任，你現在跟我找

房子，我就走，我要看看到底是她厲害，是我厲害？

馬算了，還是過生要緊。我們大家還要吃您的壽麵呢。（只想趕快了事）其實大

人不見小人怪，一張鉄床的事，讓給她也就算了。

僞誰說的？我不，我偏不，（用那隻長象牙烟嘴指指點點）鉄床是公家的，並不是

她丁瘋子自己化錢買的。我用了。一個院長夫人拿一張鉄床算什麼？用十張鉄

床又怎麼樣？你告訴她，我不但睡鉄床，將來我還要蓋鐵床。（略停，忽然）吃鉄

床，喝鉄床，把公家鉄床拆碎了，扔在河裏聽響，看她把我怎麼樣？馬主任，你們怕

她，我不怕她，你趕快跟我找房子，今天不是我走，就是她走。

馬這又何必呢，院長夫人。大家剛搬來，都找不着房子，也不是老跟機關住在一

起——

偽（越勸氣焰越高）不，不成，我不能白叫她這麼欺負糟糕。她厲害，好了不得，我叫我們『知禮』辭職，不幹這個受氣院長。哼！知禮早就想回上海，不願意幹什麼好差事。一個月薪水拿不到三百塊，還不及我在上海一晚上賺的多呢。

〔范急忙由右門上。〕

范（匆促）馬主任，崑員，崑——（看見了偽組織怒目看他又停住。）

馬（想走又不能走。）知道，知道，（范急由右門下。）馬有苦說不出，於是——）好吧，您說您要怎麼辦吧。

偽也好，（急轉直下）我叫你們在下邊的人好辦事，頭一件，我馬上要把那張床再搬回來。

馬好好，我們想辦法。

偽第二件，我要她當着你們諸位大家的面，對我三鞠躬，叫我三聲院長太太，承認

自己是錯了。

〔龔况二人互相微笑。〕

馬（伸伸舌頭）好好，都好辦，還有呢？

偽還有——哦，我要她房裏那許多又長又寬的白布單子，叫她拿，拿三十條來。

馬（開始不耐）您還有麼？

偽還有——

〔謝宗奮忽又由右門急上。〕

謝馬主任，傷兵同志們派代表見梁崑員，崑員現在馬上請你去回話。

馬哦，不得了！（翻身就走。）

偽（一把拉住他）哦，我想起來了，馬主任——

馬對不起，您留着以後說吧。

偽（又拉着他）不，我要她今天晚上酒席筵前當衆斟酒，替我招——

馬（冒火）哦，我的天，咱們回頭說。（摔開就跑到了門口。）

偽
馬主任——

〔忽然范興奎非常威嚴地由右門走進。〕

范（立在門口打起簾子）梁崑員到。

〔秦院長現在套上一件馬褂，十分恭謹地由右門上。〕

院（對着門外，微微灣腰。）崑員，這就是我們第一辦公室。

偽（滿腹冤曲要來申訴）知禮！

院（怒目看她，她不敢再說話，院長轉向已經立起的諸公務員）立正！（大家肅

立）諸位先生，這位是梁公仰梁專員。（半晌，門外崑員十分令人摸不着頭腦，

肅靜中每個都不自在。一刻，院長首先低聲說）您，您不進來麼？（突然把耳朵

伸向前）哦，是的，是的，我們先看旁的地方。（不自然的笑了一聲）嗯，是，這就

是馬主任。

馬（對右門外的耑員深深一鞠躬）耑員，在下馬，馬登科。

〔彷彿門外耑員已向前走去。〕

院（低聲）登科，你先陪着，我就來。

馬是。

〔馬登科連忙由右門隨門外的同事們陪去視察。〕

〔大家才安心坐下，院長氣噓噓地盯着偽組織。〕

偽什麼，他就是——耑員？

院（指着）你！我真不明白你爲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當着他，跟丁大夫亂吵？

偽知禮，誰知道是他？他臉上寫出來他是耑員啦？——穿着個破軍裝，笨頭笨腦地在旁邊傻望着。

院（急出了汗）你這種話，別再嚷好不好？

偽（撒嬌）你管不着（對大家笑嘻嘻地）我心裏想哪兒抓來這麼一個鄉下

老跟我們當勤務呢。

〔孔秋萍忍不住捧場似地笑了一聲。〕

院 不要笑，這個時候有什麼笑頭？

偽 知禮，你剛才爲什麼只看——我一眼，就陪着這個傢活走了，你爲什麼連幫着我說一句話都不幫，你這個沒良心的東西，你不要以爲我老了，你不耐煩了，我告訴你，今天不是我走，就是她走。

院 （忽然）你別再放屁。

偽 （再沒想到）什麼？

院 快上樓，少跟我丟臉，龔先生請你陪她去。（偽組織被這當頭一捧打得頭暈腦脹，昏昏糊糊地叫龔小姐扶着走到了門口）快走！

偽 （忽然轉身，但爲龔攔住）我跟你拼了！（大哭大鬧）你這個死不了，沒良心的老東西，你跟我擺的什麼臭官架子？

院（同時）快走，快走！

龔（同時）上樓再說，我們上樓再說。（立刻把她連說帶勸地由左門推了出去，然而不住地聽見——）

偽（在外面嚎淘大哭）你不要以為你是院長，你不能欺負我。哦！爸爸呀，當初爲什麼不聽你的話，嫁給這麼一個死（頓足）東西。我真瞎了眼，我是圖他什麼呀？（被龔小姐勸着推着走上樓梯，哭聲漸遠）哦，爸爸，你聽見了沒有？我的爸爸，你聽見了沒有，他當院長就變了心了。

院（同時）該死，該死，這是鬧的什麼？（一肚子的警扭）登科簡直昏了頭，怎麼會催藥的公文到現在還沒有發。我真不明白，諸位先生，你們這辦的是什麼事？

〔馬登科忙由右門上。〕

馬（對况）公文？檔案！檔案！十三號的，六號的，二十九號的。
院 怎麼？

馬（幫着况同翻函牘）這位耑員老爺真怪。（停手）他彷彿什麼都明白。（對

况）快找！（况立刻找出來許多函牘）

院 怎麼，他現在就要查看？

馬（匆忙收點公文）嗯，嗯——我聽一個傷兵說前天就在此地看見他。

院（大吃一驚）什麼？

馬 嗯，前天，此地。（查清公文，點出一份對况）這不是，這不是！要十三號的。（况在亂

翻）少十三號的。（况連忙又取出一份）這不——對，我的老兄，請你拿十三號。

〔况又檢出一份。〕

院（楞住。忽然對孔謝）表格，表格，各種表格，叫你們趕的表格，拿出來，都拿出來。

孔（同時）是，是。（大家立刻查表格）

『一剎時表格，文件一齊都堆在馬登科身上。秦馬二人正要出去。』

院（止住馬）現在他幹什麼？

馬 他要找丁大夫談話，他——

院 (急了) 他說什麼?

馬 他——

〔范由右門上。〕

范 院長，崑員現在藥務處，請院長立刻就去。

院 知道，(對馬) 他說什麼?

馬 他對我笑笑，呆頭呆腦，簡直不知道他要說什麼。

院 唉，悶死人！(對馬) 走吧！

〔馬與秦由右門下，後隨范興奎。〕

孔 况先生(鬼頭鬼腦) 您過來我告訴您一件祕密。

况 別鬧了，我心裏煩。

龔 (對謝) 對梁崑員印象如何?

謝（欣欣然）我喜歡他。

孔過來呀，况先生。

况（慢慢過去）什麼事？

孔（得意地）您知道那封催藥的公文怎會落在丁大夫手裏？

况怎麼？

孔您猜猜，丁大夫怎麼會就知道公文沒有發？

况是誰做的？

孔您猜猜。

况誰？你說。

孔（輕輕指着自己）就是在下。

况（沒想到）是你？

孔哼，我看那個混蛋還威風還在簽到簿上亂簽到不？

况
屁！你真是個活妖孽！



(幕急落)





這是丁大夫的診斷室。（實際上在醫務忙迫的時候，其他的醫官們也來佔用。）我們看到的只有切成三角形的半間屋子。三角右邊牆有一面半洋式的大窗，懸掛着淨潔的白布窗帷。

窗外是走廊，對面立一堵高牆，陽光由上斜射下來，彷彿離着午刻不久。靠窗近台口是一扇門，直通天井。窗與門之間，放着一把半舊的長背椅子，上面堆起一盒餅乾和幾疊洋裝的醫學書籍。椅子傍邊有一隻敞開的木箱，似乎等待這許多書籍。同屋子裏丁大夫的其他零碎一併放在裏面。窗前，和牆平行正放一張米黃色的舊書桌，上面鋪着白布，很整齊地放着文具，聽診管，玻璃水杯，體溫表，火酒瓶，橡皮手套，棉花和一兩本醫學雜誌。一兩件亮晶晶的純鋼鉗鉗泡在白磁盒裏也擺在桌上。桌後窗前立一把圈椅，椅內斜置了大夫自己的一個紫絨靠墊，坐在裏面半面向觀衆，和椅子左手邊一張凳上的病人可以很親切地診詢。

正對觀衆，兩牆交縫間，豎着一隻簡單而粗重的白色醫用器俱櫃。從那土製的玻璃看進去，一排排的外科用具：麥粒鉗子，帶鈎鑷子，手刀，開張器，探針以及其他更精微的器械都陳列在紗布罩蓋的架板上。這大半是丁大夫個人攜來的器具，現在還未曾裝箱的。櫃頂放着兩大玻璃缸的紅汞水同紫色液體的過錳酸鉀，下面各垂一鍊塞好的橡皮長管，櫃之左立一碩大的圓桶消毒器，更左貼近左牆是一架高長的木製診牀，上面鋪放着被單枕頭，和醫生的白實習服。床前有一張圓凳，床下暫時擱放一隻皮箱，牀旁是一扇門，通到裏面的診療室，手術室，病室等等。近門靠台前是一對白磁面盆，各放鐵架之上，架上有三四瓶昇汞水，來蘇水，酒精，碘酒和紗布藥皂之類，架下是存著開水的鐵壺。

屋中氣象，整潔簡樸，牆上只掛一份大日曆和一隻舊溫度表。

開幕時，秦院長形色焦灼，在窗前望望陽光，又來回躑躅，彷彿在等待什麼。他現在換了舊藍布罩袍，外面套上一個舊黑馬褂。

由左門走進來夏霽如小姐，一位隨丁大夫學習的看護，活潑而又胆小，是個不十分知悉事故的女孩。她穿着看護的白色制服，手裏捧着白磁盤。

院 (回頭) 怎麼樣跟丁大夫說了沒有?

夏 (並不重視院長的尊嚴，走向中間器俱櫃) 她現在還在開刀室，不能見人。

(接着打開櫃門鉗出裏面的器具。)

院 (無可奈何嘆一口氣) 好，夏小姐，你把她這封辭職信退給她吧。(遞出信。)

夏 (把手裏的東西一舉表示無法再拿，半笑着) 請你放在桌上。

院 你就說，我特意到這兒來挽留她。

夏 曉得。

院 並且坐在這兒等了她半點鐘。

夏 知道。(欲由左門下。)

(外面有搖鈴聲，由遠漸近。)

院 還有，(由書桌上拿起一封信) 這是我留的一個便條，請她看完，務必多考慮，

多幫忙，不要走。

夏（嘴一撇）曉得，放在桌上好了。

〔夏匆忙由左門下。〕

院（爲人輕忽，深致不滿）哼。

〔范興奮一手搖鈴，一手推開右門上。〕

范院長，該辦公了。

院（不耐煩）知道，你這樣子來幹什麼？

范飯前您不是吩咐我下午辦公，各處搖鈴麼？

院（才想起。忽然冒起無名怒火）嗯！接着搖！

范是（立刻接着搖了一下，突然停住，低聲）院長，弔員又到各處辦公室去看啦。

院（煩燥）見了鬼，走！

〔於是一前一後，院長整好衣服，施施然走在前，老范莫明其妙，大搖鈴鐺，僥僥然隨在後，二人走出。〕

右門，

〔鈴聲漸行漸渺，慢慢隱約聽出遠處唱起一段愉快的歌詞：「我們都是神槍手，一顆子彈打倒一個敵人……」〕是一個童音初變的男孩子，滿腔歡欣地在高唱，歌聲步聲很快地移近耳邊，彷彿他踏着拍子大步走來，旁邊還隨着人，和他談話。

〔陽光已經直照門上，忽然右門大開，走進來丁昌同胡警官。〕

〔丁昌——丁大夫的獨子——現在只有十七歲。但是身體高壯，圓潤透紅的臉，大眼睛，粗眉毛，闊厚的嘴唇，笑起來露出兩排整潔的牙齒。驀然看去他彷彿是個成人，略處久些，就感出裏面藏着一個赤子的童心，慷慨而勇敢，好談話，好笑，慣遺失東西，好穿破舊的衣服。抗戰之後，他和同學組織戰地服務團，走了戰區裏許多窮苦地方。四五個月的現實教育使他不只臉上掛了風霜，心裏也多增強了對於中國目前社會的認識。他非常愛他的寡母，更愛他所朝夕研致的「真理」。活潑而頑強的眼神裏望得出是他對於中國將來的肯定。在他母親所給與他的培養「獨立的精神」的教育，他鍛練出自信和一副強健的筋骨，他現在穿一身普通兵士的棉大氅，裏面是一件臃腫的軍服棉襖，外面緊緊束好他母親贈給

他的一副講究皮帶圍了一條深藍色絨圍巾，很短。胸袋前有白布章並且插了萬年筆和小筆記簿。

〔他現在敞開了大氅，手裏拿着軍帽，雖然很有威風地大步踱進，但滿臉還是一片厚憨的笑容。

〔隨着後面是胡醫官。他約有三十四五，精神頑健，身體不高。在同事中他非常欽佩丁大夫。他是一個老實，謙虛而自己無什麼推動能力的平庸醫官，然而在這個醫院裏，他的醫道已經使他列入皎皎之流。他可以成爲一個極負責任的醫生。有了適當的領導，他也可以引去出生入死，做出自己都會不能相信的英雄事蹟。他穿着軍裝，外面套上醫士的白布外衣，外衣口袋裏也有一付診聽管。他十分和藹地和

丁昌交談。

胡（愉快地望着他）走累了吧？你來得真好，剛出太陽，你就來了。

昌（丁昌簡稱——把帽子放在桌上，望看窗外）嗯，怎麼，胡醫官，你們現在也跟上學似的，大家辦公，也是搖鈴？

胡（點頭，斜眼笑笑）嗯，今天特別——好，你在這裏坐一坐，我去給你找她來。

昌（拉着他）不，我等一等好。

胡不要緊的。（又走。）

昌（又拉轉他）不，我等等。

胡爲什麼？

昌我母親給人看病，她總不願人打攪她的（順便坐在桌旁的凳上。）

胡（和藹的目光）你當然是例外。

昌（憨笑）不，不例外，不例外。（不自覺翻翻桌上的雜誌。）

胡（非常喜歡他）你又胖了。

昌（放下雜誌）嗯——我們又要走了，胡大夫。

胡上哪兒去？

昌華北——山西。

胡去那麼遠。

昌（欣欣然）這次打遊擊。

胡（拍拍他的肩膀）小心，別叫日本兵把你們這幫小孩子們逮去。

昌（不在意他的話）胡大夫，我跟你商量點事。

胡好，什麼？

〔由右門走上孔秋萍。〕

孔（非常秘密）胡警官。

胡有什麼事？

孔梁耑員不在此地？

胡不在，怎麼？

孔您看，糟不糟？太陽又出來了。

胡我知道出來了。

孔（煞有介事）我聽說，祕密消息，日本飛機一百二十架已經，已經進了省界啦。

胡 幹什麼？

孔 （萬分嚴重）空，空襲。就要空襲！您看這個小縣份，什麼防空設備都沒有。（先見之明）我早就說過，別出太陽，別出太陽，一出太陽就危險，您看，今天剛——

〔馬登科由右門上，不知從那裏也弄來一件藍布棉袍穿上。〕

馬 丁大夫呢？胡醫官。

胡 在病房裏看病呢。

孔 （慫慫懃懃）馬主任，您知道現在有消息，有嚴重的消息麼？

馬 早知道，要有空襲。縣政府有電話來，說有五架日本飛機過了黃縣——

孔 （代人操心）那麼耑員，我們應該——

馬 院裏的汽車早上好了油。一有警報，耑員還不是一樣拍着屁股就跑。

孔 （自己突然覺得重要起來）不過我怕飛機不只五架，我聽說——

馬 （毫不理會，轉過頭去）胡醫官，請你再去看看丁大夫。

胡 她不願意見，有什麼辦法。

馬 | 梁崑員已經請她好幾次啦。

胡 她說她就要走，留着工夫要多看病，不願意再跟官兒們談廢話。

馬 (一楞) 其實，哎，真走了倒也好。

胡 (老老實實) 我倒看不出來丁大夫走了對醫院有什麼好處。

馬 | 胡醫官，你們大夫只懂得開刀，剝大腿，不明白我們辦事人的難處，您看她早不走，晚不走，偏偏等梁崑員剛到了，要見她，今天又非走不可，你看這多麼叫人爲難。

胡 (不理他，翻着雜誌)

孔 (又諮詢) 其實馬主任，她走就走得了。

馬 (不理他) 胡醫官，頂糟的是，我現在還不知道，她跟傷兵已經談了些什麼？

胡 哼，她根本就不許我們告訴傷兵，『她要走。』

馬 真的，說回來，丁大夫爲人究竟厚道。

胡 我想她沒說什麼，也不是爲着個人吧，她說她怕傷兵同志聽了院裏辦事的情形傷心。

馬 哦——

胡 再我想要是真告訴了他們，傷兵一定鬧起來，不會讓她走的。

馬 (搖頭) 沒辦法，沒辦法。哼，這位耑員非見她不可，而這位大夫說什麼也不願意見。我們夾在當中，這兩個人不見不好，見了也是不好。

孔 (聽得津津有味，不覺插進去) 其實不見倒也省事。

馬 (望望他，又回頭對胡醫官) 就是這個耑員怪，從早上到現在，足足四點鐘，看了不知多少東西，查了不知多少地方，除了吃一頓三大碗的白米乾飯，談了兩句淡話，此外一個字也不講。一點意見也不說，真是悶得你叫祖宗。

孔 哼，說不定他根本什麼也不懂。

馬（翻白眼）你懂屁！你在這兒插的什麼嘴，還不抄你的表格去。

孔我——

〔孔斜瞪了馬一眼，口中彷彿念念有辭，撇着嘴由右門下，馬坐在診斷牀側的凳子上。〕

胡（對站在窗前的丁昌）怎麼樣，你說，你要商量——

馬哼，胡醫官，無怪乎院長老說要回上海去，真做這種不大不小的官，是沒什麼意思。（又倚坐在診斷牀上）咳，沒法子，等她等——等丁大夫出來。（掏出香烟）

〔丁昌半鄙視地望着馬登科笑了笑。索性不在他面前和胡醫官談話。這時由右門范興奎手提兩

隻肥母鷄，一隻火腿，抱着一盒大紅壽蠟走進來。

范（笑嘻嘻地）馬主任，您，您在這兒。

馬（驀地立起）什麼事？什麼事？你把這些東西來幹什麼？

范這是縣政府何軍法官何太太派人送來的，說不知道院長太太今天過生，馬上買禮又買不着——

馬 明白了，明白了，那你送給後院院長太太看好了。

范 ——是啊，我去啦，可是院長太太到現在連顆米粒都還沒有吃呢？

馬 怎麼？

范 一直大哭大鬧，從床上哭到床下，從床下又哭到床上，誰勸都不成。來拜壽的太太們她都不理，這兩隻母雞她更不管啦。

馬 你把這禮物退回去好了。

范 送禮的人說什麼也不肯拿回去。

馬 叫他等着好了。

范 剛才我偷偷地跟院長說——

馬 （拂然）誰叫你現在跟院長說？

范 （卑笑）是啊，院長罵了我一頓，叫我交給您，看該給多少賞錢，給他多少賞錢。

馬 （把烟盒一關）媽的，這做的是什麼官，簡直是他媽的當家婆！（狠狠地）走吧！

范 哦，還有，馬主任。（放下那兩隻肥母鷄）還有，東門外幾家紳士送來兩張酒席票。（正要從口袋裏掏出來。）

馬 （大聲）曉得！別在這裏多嚕嗦，出去算！

（馬登科氣忿忿地由右門走出，後面老范也十分不高興，驕地從地上倒提起那兩隻肥母鷄，也橫着眉眼，跟着出去。）

昌 胡警官，他們這是幹什麼？

胡 誰知道。

昌 真的，我母親要走麼？

胡 （沈重地）嗯。

昌 究竟爲什麼？

胡 你不懂。（忽然）我問你，你剛才要跟我商量什麼事？

昌 （沈思）什麼？

胡 你剛才？

昌 (又轉到欣快) 哦，胡醫官，我們想捐一些綑帶，紗布，還有一些藥品，你能想法子麼？

胡 (善意地取笑他) 戰場還沒有到，你已經想着要受傷了麼？

昌 唔，到了山西，這些東西我們總是有用的。

胡 那你爲什麼不找你的母親？

昌 她，她現在要捐得來這些東西，她會給此地的傷兵，不會給我的。

〔左門外面喊着胡醫官，胡應聲走到左邊，同時，門略開，一個女看護探出半身。〕

女 胡醫官，一百六十七號的傷兵傷口很重，請你現在去一蹓。

胡 好，就去。

女 (縮回頭) 好。

胡 喂，你看誰來啦？

女 誰？

胡 我們的小丁大夫。

女 小——丁！

〔那女看護跳出來，胡由左門下進來的是一個胖圓臉大手大腳的女孩子。她非常活潑，紅潤的臉上浮泛出同情和穩重，身材不高，而異常壯碩。她原和丁昌一同在戰地服務團工作，現在留在醫院，從丁大夫學習簡單的戰地治療，是丁大夫得力的幫手。她名叫陸葳。〕

昌 陸葳！

陸 (陸葳簡稱) 你怎麼還沒有走？

昌 沒有車。你在這兒好麼？

陸 好，忙的很。

昌 (十分親熱) 你又跟我母親學了幾手！會開刀了麼？

陸 嚇，哪有那麼快。我告訴你，乾媽來了信了？

昌 乾媽？

陸 嗯？

昌 （愉快地）哪個乾媽？安徽的？還是河南的？

陸 （笑着）自然是河南的那個。你忘了我們服務團到了滄莊，演戲宣傳，你摔傷

了，大家把你抬在那個頂可愛的鄉下老太婆家裏——

昌 哦，我的張乾媽，誰說忘了？（伸手）信呢？

陸 不在手邊，回頭拿給你看，我要照護一個病人，就來。

昌 好，我等你。

陸 哦，（沉重）你母親從早上工作到現在，還沒有吃午飯呢？回頭她來，你最好——

〔左門外丁大夫在呼喚。〕

丁 陸小姐，請你來。

陸 哦（對昌）再見。

「陸由左門下，丁大夫匆忙由左門上。她穿着實習服，頭上戴了白布帽——頭髮完全藏在裏面——口鼻罩滿消毒白紗套，幾乎只露出一對眼睛。兩手緊套着橡皮手套，她進門就脫下一隻。她後面跟隨第一幕出現過那位誠樸可愛的傷兵，她一眼就望見丁昌。」

昌（樂極）媽！

丁（慈愷地）別拉我的手，昌兒。（她一面脫那一隻橡皮手套，一面指着他）我方才就聽說你來了。走到盆前洗手，回頭（欣慰地）你怎麼並沒有走？

昌（跟過去）今天我們才有車。

丁（失望）什麼？你今天還走？

昌 嗯，

丁 幾點鐘動身？

昌 三點半。

丁 這麼晚還走？

昌 我們要在晚上趕到小莊，明天清早好跟大隊出發。

丁 (望着他慢慢揩手) 哦。(把紗布放在鐵架上)

昌 媽，你爲什麼還不吃飯？

丁 (把口罩取下，微笑) 哪個說的？

昌 有人告訴我。

傷兵 (不得已) 丁，丁大夫。

丁 (對傷) 對不起。(對昌) 昌，我就來。(對傷兵) 他在哪兒？

傷兵 就在外面。(傷兵由左門下，丁隨在後)

昌 (跟上去) 媽，你不吃一點東西？

丁 我現在吃不下。

昌 可是——

「陸由左門上。」

陸 丁大夫，（急促地）請你立刻看看吧。
丁 好。——昌，我就來。

〔丁大夫由左門下。〕

昌 （拉住正要走的陸葳）陸葳，怎麼會事？

陸 一個小傷兵。大腿受傷中毒，從老遠抬了來。

昌 （關心地）不重吧？

陸 很重，治不好，腿會斷的。

昌 一定痛的很。

陸 那怎麼會不，我看他很難過。這孩子一聲不哼，他直要丁大夫來看。

〔胡醫官由右門持一電報上。〕

胡 丁大夫呢？

陸 在看病。

胡 她真該休息一下。

陸 | 胡醫官，紗布眼看着又不夠了。

胡 (意在言外) 哼，怎麼會夠！怎麼會夠！

昌 (對陸) 我母親已經把這些 (指椅上的書籍) 東西都裝箱了？

陸 你已經知道？

昌 嗯。

胡 (遞出電報) 陸小姐，這是從上海來的電報，發給丁大夫的，請你交給她。

陸 好。(接下，把電報放在桌上)

〔胡由右門下。〕

昌 (沈思) 真的，她預備到哪兒去呢？

陸 不曉得。

昌 她不會灰心吧？

陸 她不應該灰心。

昌 (搖頭) 我母親癡氣躁的很。

陸 (看看他) 你不曉得。

昌 (忽然) 你呢?

陸 你母親到哪兒,我到哪兒。

[丁大夫由左門上。]

昌 那小傷兵怎麼樣?

丁 (半向昌,半對陸) 他大腿裏還有碎片,慢性中毒,時候太久,需要立刻開刀。陸小姐,請你把開刀室再預備好。

陸 怎麼,您還動手。

丁 嗯。

陸 我看找胡醫官吧。

丁 他也忙，他有他的事。

陸 要不找劉醫官替您一次。

丁 這是我的事，我在這裏多久，我就做多久的。

陸 是，丁大夫。

丁 你告訴夏小姐，把我叫她裝箱那一套針同麻藥再拿出來。

陸 再拿出來？

丁 嗯，這個小傷兵病得太久，營養不足，我怕他心臟太弱，回頭你們預備大腿局部麻藥，收拾好立刻來叫我。

陸 是，丁大夫。

〔陸由左門下。〕

丁 （長噓一口氣，把口罩放在桌上）昌，現在我們可以談一下了。

昌 （拿起桌上的玻璃杯）你不喝杯水。

丁 好。（昌走去倒滿，把水杯遞給她。）

昌 （抱起餅乾筒）餅乾？

丁 （搖手）我不想吃。（渴一口水）昌，這次一定到山西去了麼？（坐在圈椅內）

昌 （不得已）嗯，媽。

丁 （放下水杯）你爲什麼不早些來看我？

昌 我們辦壁報到村子裏去宣傳，簡直沒有一點工夫。

丁 （忽然）呀，我上次給你做的棉襖，你怎麼沒有穿？

昌 （着慌）那，那棉襖（望着母親）——

丁 （握着他的手，輕輕點着他，會心地笑起來）是又送人勒？

昌 （忸怩）嗯，我看林重沒有衣服穿，我就，我就送給他啦。

丁 （兩手輕撫着昌的大手掌）我的大方孩子，那麼你自己呢？

昌 （憨厚地）我，我當然有衣服穿。

丁（不覺查看他的衣袖）哦，昌，你的羊毛襯衣呢？

昌（支吾）我，我沒有穿。

丁（搖頭）你不要騙我，那羊毛襯衣——

昌（誠直地）我送給一個傷兵了。

丁（略微有些責備的口氣）丁——昌！

昌媽，你要看見他，你也會把你的衣服脫了給他的。

丁（立刻拍着他的肩）昌，我不是責備你不該這麼慷慨。可是昌兒，天氣很冷，

（摸摸他的破棉軍服）你穿得這麼少，你不知道我看見了（低頭）心裏——多麼難過。

昌我，我不冷，姆媽。

丁（突然很快地走去診床前，拖出床下的皮箱，拿起一件厚絨衣服）昌，你把這個穿上。

昌（走過來笑）真的我不冷。

丁 你拿去。

昌 我不。

丁 媽要你拿去。（遞出絨衣。）

昌（望着母親慢慢接下）可是姆媽，你穿什麼？

丁 我可以買。

昌（傻傻地）我，我也可以買。

丁（笑起來）你拿什麼買？——哦，我上次給你的錢，你還有多少？

昌 還有——

丁（仁慈地）問你還有多少？

昌（說不出來）我，我——

丁（看出他的神氣，點着他）又都送人了吧？

昌 沒，沒有。

丁 那麼——

昌 (連忙) 這次沒有。

丁 (忽然明白) 那麼(愛得不忍深責他)你——是——丟——了。

昌 (似笑又不敢笑，瞥了母親一眼，立刻低下頭來) 嗯。

丁 (管不住自己，仍舊笑出來對他) 你這個丟三落(讀如『辣』)四，最像爸爸的樣子!

昌 (也笑着) 那天我明明放在這個兜裏，第二天，我一摸——

丁 (溫和的申斥，一半笑容) 不要說了。(走到書桌，由抽屜裏取出一搭鈔票) 這是九十塊錢，昌，放在身上。

昌 (不接) 我不是跟你要錢來的。

丁 知道。你總是有理由的。(又走回丁昌身傍) 這次我跟你放在裏面的口袋裏，

（手伸進他的棉襖裏面，仰頭望着他）萬萬不要再掉了。（摸着，眨眨眼）咦，這——是什麼？（慢慢由裏面口袋裏掏出來。）

昌（不好意思，立刻搶過去）糖——花生。

丁你幾歲了，口袋裏還放這些東西？

昌（笑嘻嘻）這是前天下鄉，我們跟老百姓開聯歡會吃了剩下的。（不覺坐在診床上，把一顆花生丟在嘴裏，其餘的放在大衣口袋裏。）

丁昌，坐好。（仍將錢一疊一疊放入他的衣內）昌，錢在裏面口袋。記着，左口袋放了一半，右口袋放了一半。

昌（憨態）嗯，知道，知道。

丁（把他衣服整一整）好了，昌，站起來讓我看你一下。（丁昌立起，雄糾糾的）居然也像個小兵了。（指着）丁昌，現在我要嚴重地跟你開一次談判。

昌（吃一驚）談判？

丁 嗯。

昌 好，媽。

丁 （沈重）你這次要走得很遠。

昌 （急忙）我一定跟你常寫信。

丁 你別說這些話，我不是不讓你走。

昌 （眼裏笑笑）媽，剛才一說談判，真嚇了我一跳。

丁 昌，你很像你的父親，你跟他一樣地慷慨，一樣地勇敢。你的父親是我頂好的夥

伴，他死後十幾年，你一直是我惟一的——（略停，慈愷地）好朋友。（昂頭）

慷慨的事，我不反對你做，勇敢的事，我不反對你做。現在你到前線去，我決不願

哭哭啼啼地阻止你。但是（忽然柔弱下去）在我看不見你的時候，你應該曉

得照顧自己。你自己最低限度的溫暖，需要，你不應該再叫幾千里以外的（略

停望着他）這個老朋友爲你耽心。

昌（一直在低低應聲，現在忍不住默默地流出來淚水）嗯———嗯———

丁昌（凝望着他）我們是不是好朋友？

昌是媽。

丁那（拉起他的手）你答應我，爲着不叫我夜晚念着你睡不着，你要好好地照料自己。有了什麼病，你立刻給我打電報，不要像上一次，摔傷了那麼重，都不給我知道。

昌一定。我們老百姓都非常好的。那次摔傷就是一個頂可愛的鄉下老太婆把我照顧好的。後來她非要我拜她做乾媽，其實，我們待她並沒有一點好處。

〔夏小姐由左門上，拿洗臉架上的消毒藥水。〕

丁（點頭）嗯，鄉下有的是這種可愛的好人。（忽對夏）夏小姐，收拾好了沒有？

夏還沒有。（拿好藥瓶）哦，丁大夫（走到桌上拿信）這是院長剛才留下的信。

丁嗯。（接下信，拆着）

〔夏由左門下。〕

昌（看出母親讀信的神色）媽。

丁（讀完，把信一團，扔在桌上，厭惡地長噓一聲。）

昌 我聽說你要走。

丁 哪個告訴你的？

昌（隨手拿起那團紙，又扔到桌下紙筐內）是不是爲着這個醫院太黑暗了。

丁（勉強）沒有，沒有。

昌 你說過你永遠不許灰心的。

丁 當然不。

昌 那你爲什麼要走？

丁 我（停）——

昌 我看見，你把你的東西都要裝箱了。

丁（沈重）嗯，我是要走。

昌（覺得應該早曉得）那你怎麼不告訴我？

丁（嘆一口氣）有許多事情我不願意告訴你。

昌（低聲勸慰）悶在心裏不更難過麼？

丁我，我不想談。（走到桌後圈椅坐下。）

昌（慢慢追去，憫然）媽，你現在瘦多了。

丁（搖頭）沒——有。

昌（滿懷同情）我知道你受了許多打擊。

丁（望着前面，聲音低微）沒——有。

昌（低聲）你——失望了。

丁（噙住眼淚，更低）沒——

昌（懇切，音略低）告訴我你的痛苦，媽。

丁（不語。）

昌（痛苦）媽，我們倆個不是頂好的（略低）——好朋友麼？

丁（晶瑩的淚珠靜靜流在頰上。）

昌（慢慢）媽！你哭了。

丁（沉痛的低聲）我不相信我們中國會沒有辦法。這麼多勇敢的兵士，這麽多有希望的青年，這麽多可靠的老百姓！昌，你覺得我們這個國家真沒有希望了麼？

昌（激昂）當然不。

丁然而（搖頭）一看到這些腐敗的官吏——

昌（迅速）那是一時的，也是極少數的。

丁（搖頭）你怎麼知道一定是極少數呢？

昌媽，你又怎麼敢說一定是大多數呢？你要看事實。（興奮）祇看到一個特殊的現象就下了普遍的定論，這是不正確的，並且極容易造成失敗主義者的理論

根據的。

丁（閃出一笑影）你在哪裏學會了這許多新名詞？

昌（不理她）我上次介紹你一本書，你讀了沒有？

丁我忙的很，只看了一半。

昌你應該讀完（熱烈地）並且讀了一遍還要再讀！再讀！（下面的話說得異常

誠摯而流暢，講着走着，做着手勢）這本書會增強你對於抗戰的認識；認識正

確，你才能有堅強的信仰。（着重）這信仰就是我們抗戰必勝的根據。（指着）

媽，你是我們的技術人才，你必需有正確的世界觀念，社會觀念，更要緊的是正

確的政治認識，你才能夠廣大地發揮你的力量。（一句比一句有力，逐漸嘹亮）

你才不會爲一時的情感所左右。你才不失望——不悲觀！持久地爲我們的新

中國服務，直到我們打勝了爲止！（突停，不知覺已走到左門前。）

丁（爲她兒子的充沛的精神所激動，滿心喜悅，抑制地）昌兒！

昌 幹什麼？

丁 (立起) 過來。

昌 (走過去) 怎麼？

丁 (突然緊握他的一隻手臂，顫聲) 我的兒子！

昌 (顫顫地脫離開母親的手) 媽，我的話，你——你相信麼？

丁 (肯定地) 相信？

昌 (笑着) 那麼，你失望麼？

丁 (愉快) 我沒有說我失望。

昌 那你到哪兒去？

丁 我到別的傷兵醫院去。

昌 (憬悟) 你——不是到上海？

丁 哪個告訴你？

昌 我以為——哦，剛才從上海來了一個電報（由桌上遞給她。）

丁 給我的？（收下電報，拆看。）

昌 什麼？

丁 上海的朋友給我法幣三十萬元辦醫院。

昌 你去麼？

丁 你想我會？

昌 那怎麼辦，媽？

丁 （把電報交給他）你替我按地址覆個電報，說（沉吟）——

昌 說什麼？

丁 說『傷兵救護忙，不能去。』

昌 真不去？

丁 自然。

昌（大喜）我的媽媽，我知道你不會叫我失望的。

丁（笑着）我希望我永遠不叫你失望，我的小先生。

〔陸由左門上，口鼻蒙上了紗布，一手還拿着丁大夫的紗布口罩，一手拿着消過毒的橡皮手套。〕

陸 開刀室已經預備好了。

丁 好，我洗了就來。（到鐵盆架旁洗手。）

陸 丁——（用頭指着白衣口袋裏）乾媽的信。

昌 在哪裏？

陸 你自己拿，我的手消毒了。

〔丁昌從陸的白衣口袋裏取出信件。陸走到鐵盆架傍，幫助丁大夫消毒。戴好口罩白帽，同時胡醫

官由右門上。

胡 丁大夫，您看見那封電報了麼？

丁 （忙碌着）嗯。

胡 您真要走麼？

丁 走。

胡 您走了，（眷眷地）這些傷兵會想念您的。

丁 我是也捨不得他們。

昌 （讀着信笑起來）有意思。（對陸）張乾媽硬說我們給她照的相片，不是她，

是她的親家。

丁 （望丁昌轉對胡）胡大夫，以後丁昌給我的信暫時請你轉一下。

胡 是。

丁 聽見了沒有？

昌 嗯，聽見了。

丁 昌，你還能待多久？

昌 （看錶）二十分鐘的樣子。

丁 昌，你走吧。

昌 媽！（放下信，跑到她面前。）

丁 （緩緩地）走吧，不要誤了車子，這個手術不是一會兒完得了的。

昌 嗯。

丁 （忍住眼淚）快——去——吧。（凝望他，半晌。）

昌 （驀然）我走了。（拿起帽子就向右門走。）

丁 喂，你的絨衣服？

昌 哦。（同來一句話不說，抓起絨衣，手背頂着鼻孔，低頭快步走出。）

胡 丁大夫，我替你送送他。

〔胡醫官迅速由右門追下。〕

〔丁大夫呆望門口，陸爲她戴好白帽，罩上口罩。〕

〔秦院長由右門忽忽上。〕

院 丁大夫。

丁 （沒想到，）哦，你——

院 丁大夫，可拜望着你了。丁大夫，您看見我留的信了？

丁 （點點頭。）

院 您是我們醫院的台柱。您是義不容辭，非幫忙到底不可的。

丁 （搖頭。）

〔陸葳靜靜地由左門下。〕

院 不過，丁大夫，至少梁崑員，您得見一見。

丁 （依然在悲感）我要去看病。

院 請你無論如何要委曲一下。

〔范興奎由右門威風凜凜地走上。〕

范 梁崑員到。

丁（對院長）對不起，不陪了。（丁轉身就走。）

院（追了兩步）丁大夫！

〔丁大夫由左門下。〕

〔幾乎同時梁公仰由右門上，後面跟隨馬登科秦院長還在望着左門。〕

范（大聲）耑員到。

〔梁公仰是一位五十七歲的老青年，穿一身舊灰棉軍服，外套一件舊黃軍呢大衣。脚下是一雙式

樣笨重，而且蒙了塵土的長統黑皮靴。他體大胸圓，紫紅的面色，微微透着蒼老，鼻翼飽滿，大嘴上有些斑白髭鬚，光頂，髮根也是蒼白的。他略微駝背，舉止彷彿笨緩，但實際遇了大事，他行動走路既準且快。他目光含蓄而有神采，却他第一個印像並不引人注意。除非細細端相，一般人總看不出在他自然的收斂中，蘊藏着多少智慧，經歷，瞭解和做事的精力。他眉毛粗長，但有時笑起來，十分慈祥。他深知中國官場的人情世故，然而遇見他所痛心疾首的事情，他又忍不住惡毒地諷刺，甚至於痛罵，毫不假借。他有些遠視，口袋裏帶一副橢圓金絲老光鏡。

〔他穩步踱進來。〕

范（又大聲）崙——

梁（梁公仰簡稱，指着范）這位同志是誰？

范（莫明其妙）范，范興奎。

院院裏的勤務。

梁（斜眼望着他）他又吓了我一跳。

馬（慇懃）怎麼，崙員受驚了？

梁（很厭惡這裏的官氣）以後請馬主任不要叫他老跟在我後面，可以麼？

馬（莫明其妙）是，是。

梁（樸實地笑了一下）我是個鄉下人，進一個門他就這樣一叫，我倒沒覺得威

風，總是他的威風把我先嚇了一跳。（秦馬尷尬地隨笑）院長，我是說的老實話。

院（對范）哪個叫你老跟着後面還不快走？

范 是，院長。

〔范由右門下。〕

梁 (四面望) 這屋子看看倒還堅固，還整齊。

院 是，我們把前面頂好的房間做爲傷兵同志住的病房。

梁 你們諸位的家眷住壞的。

馬 (得意) 是，是。我們自然住——

院 (究竟院長懂得察言觀色) 是，職員家屬住在院裏只是暫時的。最近就要在

外面找定房子，一兩天就搬。

馬 (這才明白) 是，一兩天就搬。

梁 那就很好。(忽然) 丁大夫呢？

院 她出去了。

馬 她看見您來，反爾出去了。

院 剛才派人找了她三蹕。

梁 (一面察視，一面揣度了大夫的性格) 嗯。

馬 三蹕她都故意地不見崙員。

梁 哦。

院 這種名醫平時就態度傲岸，時常不聽長官的調度。

梁 (沉穩地) 我看這也看哪種人來調度她吧。哦，丁大夫現在正做什麼？

院 (故不做聲) 嗯——

馬 不曉得她又躲到哪裏去了？

〔陸崙匆忙由左門上。〕

馬 喂，丁大夫呢？

陸 (進門就拿她的器具) 在開刀室。

馬 你告訴她，崙員一直在等着她，讓她立刻就來。

陸 她沒有工夫。

〔陸立刻由左門下。〕

馬 您看她手下的人見着長官都這樣不知規矩。

梁 (不理他，對院長) 聽說她要走，是麼？

院 據說，有這麼一說——

梁 爲什麼呢？

馬 據登科想，總是嫌此地生活太苦，要回上海。人家在上海，有家有業。您想(羨慕)上海，上海，好，那多舒服！這個小傷兵醫院，又在內地，衣食住行都非常簡陋。她又

梁 是個婦道，您想哪有不想回去的道理？

院 秦院長的意思呢？

這種猜想大概是不錯的。

〔况西堂抱着一堆表格由右門上。〕

况 耑員，陳秉忠就在外邊。

院 （吃了一驚）他來幹什麼？

况 耑員吩咐的。

梁 請他在外面候候。

况 （對院長）院長說是把表格拿過來。

院 耑員，請，請您過目這一部份的表格。

况 （指點着）這一張是醫院設備的統計表格，這一張是關於傷兵人數同床位——

馬 這是醫院裏最準確的統計。

梁 我看這些東西，還是不看吧。（隨便問似地）院長，現在醫院床位有多少？

院 （含糊其詞）有五百多。

梁 五百幾？

院 （沒想到問，只好亂說）大概有五百七十幾張。

梁 五百七十幾？

院 大概是五百七十四五吧。這——這要查表格。

梁 我看不用了，我方才數了一下，是四百八十六張，貴院的表格上面寫了有六百

——（看表）六百二十四張，這中間很有出入的。

院 （只好發揮，對况）這是哪個調查的？

况 （圓滑之至）馬，馬主任知道。

馬 這是——

梁 我看其他的問題還多，暫時我們先不要追究這些。那麼，現在院裏還有多少空床？

院 滿滿的，恐怕是一張空床也沒有。

梁 哦，今天早上有一位太太在這間屋子前面要的那張鐵床，不知秦院長算在裏面沒有？

院（佯爲不知）哪個太太？

梁 秦院長沒注意到一位拿着象牙烟嘴的太太大聲大叫鐵床是非要回去不可？

院 哦，是的，是的。（向馬登科）馬主任，這要切實的查查！

馬 是，是。

院 查查這是哪家的太太？怎麼能任意動用公家的東西？

馬 登科非清查不可！

梁 那位太太的口氣很兇，我看秦院長無妨派兩個兵把守一下。不然，一張鐵床要回來，又搬回去，這手續似乎很廢週折的。

馬（呆頭呆腦）不至於，不至於。

院（瞪了馬一眼）

梁（諷刺地）不至於，那就很好。（忽然）關於前月貴院增加經費的呈文，已經

轉給我看過。哦，這篇文章是哪位先生寫的？

院 就是况西堂，况秘書。

况 （鞠躬）耑員。

梁 先生的文章寫得非常之好。

况 您多誇獎。

梁 理由也很充足。

院 （找着機會）耑員，您曉得上次由南京搬來所用的遷移費用早已超過預算，以後仲宣設法騰挪開支，才勉強應付，後來傷兵一天一天地增多，病床要添，醫務人員要加，病房不夠，藥費也不足。每月的經費總是東挪西補，寅吃卯糧——

梁 嗯，你用的人是很不少。

院 不但用人多，而且待遇也儘可能地提高。因為仲宣所收集的都是國內的耑門人才，醫官們固然都有非常好的學識，職員們也都是將來國家的幹員，事情多，一天忙到晚，真是事浮於人，在在都需要經費增加，才能辦好。

梁 在秦院長的意思，彷彿凡事只要有錢就可以辦得好。

院 當然這也不盡然，不過——

梁 如果就照您的意見，每年增加二十五萬的經費，是不是像馬主任這樣的人才
還要多請幾個呢？

馬 耑員！

院 固然像馬先生不一定算是了不得的人才，然而像他這樣幹練的人——

馬 院長。

梁 好，那麼，我就幾件事實談談。修繕費項我看已經用了八千元，我看十間屋子有
九間屋子是漏的。

馬 回耑員，此地房子太壞，再，這都有賬可考的。

梁 好，回頭把帳拿來。

馬 （狼狽）是，耑員。

梁 秦院長，我聽說醫藥不大夠用？

院 是的。每月領下的棉花紗布簡直不夠一千多傷兵的支配。

梁 不過就這一點點的棉花紗布，我聽說還有人拿去縫衣服，做蚊帳。這是怎麼會事呢？

院 這是他們胡造謠言。

梁 陳秉忠。

〔陳由右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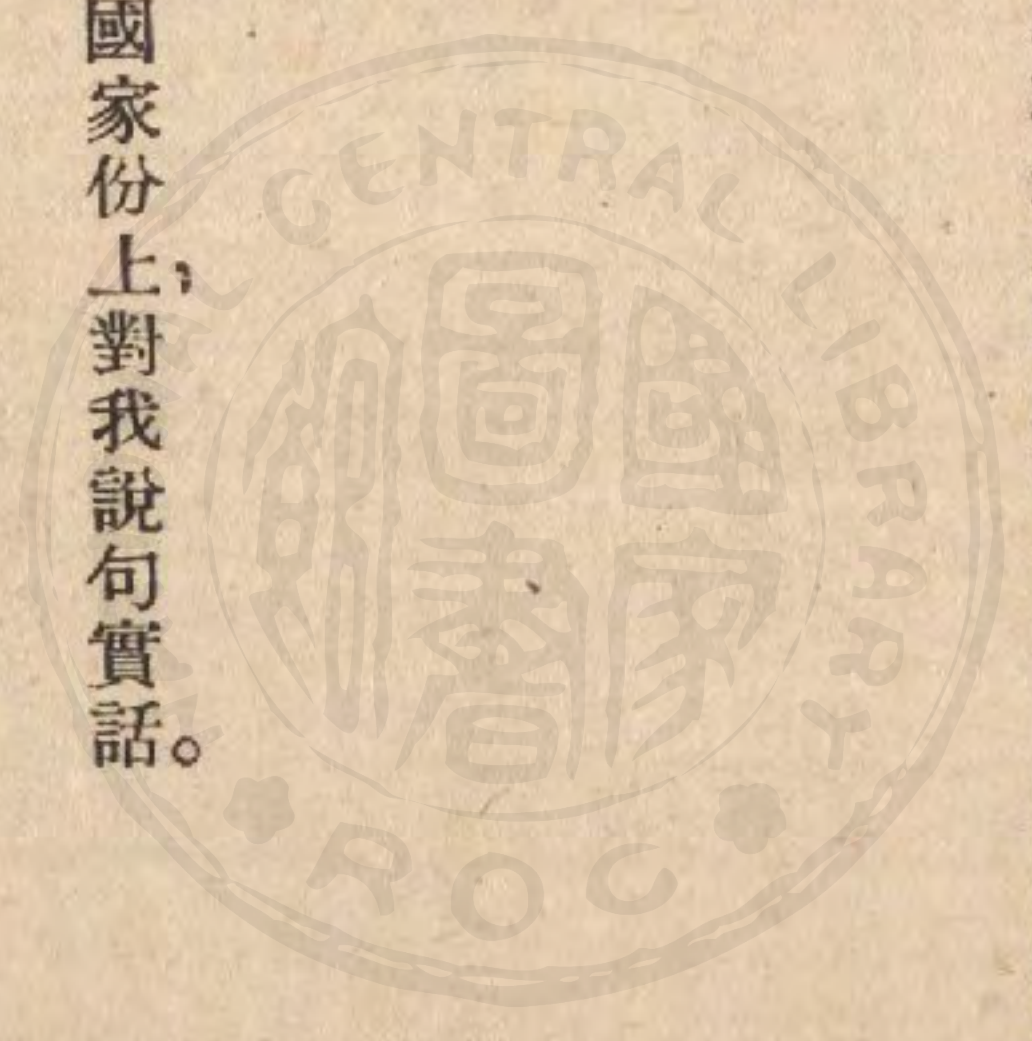
陳 梁耑員。

梁 我希望陳先生看在國家份上，對我說句實話。

陳 是的，耑員。

梁 紗布每月從上邊領了多少。

陳 二百磅。



梁 你實際領了多少。

陳 多則一百九十磅，少只有一百八。

梁 其餘的呢？

陳 秉忠沒見到。

梁 在哪兒？

陳 聽說是——（望馬登科。）

梁 請你儘管說，我負責任。

陳 聽說是馬主任的太太拿去縫帳子了。

馬 （大怒）你放屁，你血口噴人。

梁 馬先生，現在不是你教訓下屬的時候。

馬 回崙員，（振振有詞）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現在是登科性命攸關的事。登科要質問他，叫他拿出證據來。

梁 要證據？

馬 嗯。

梁 (從從容容) 我想不用他，我就可以給你證據看。陳先生，請你找一位住在此

地的醫官，(拿出衣袋內的紙片) 叫，叫劉 (拿眼鏡盒) ——

陳 劉從善，是麼？

馬 (氣餒) 秉忠！那，那，我看就——

梁 (放下眼鏡) 如果你認為不必證據你也可以滿意，那麼我們就再談別的。院

長，馬先生是什麼主任？

院 管理庶務。

梁 一個管理庶務的人，醫藥，紗布都要經他的手，催藥行文也要經他看，這樣越權

做事，職責不分，不知貴院行的是哪種制度？(院長嘿然) 陳先生，你下去，請你

找一位謝先生來。

陳
謝？

梁
（看紙片）叫謝宗奮。

〔陳由右門下。〕

况
（看見風頭不對）回耑員，西堂還有些稿件要辦，怕不能多侍候啦。

梁
况先生，別忙走，坐一坐。一會兒你老兄也要幫一點忙的。

况
（不安）是，是。

梁
聽說馬主任在外邊大做生意？

馬
（一味否認）沒有，沒有。

梁
這又何必客氣，院長也似乎很發財。

院
不知道耑員意中指的什麼？

梁
有人說現在縣裏米貴，彷彿院長很有功勞。

院
（徧促）耑員似乎說我們現在囤米？

馬 這是萬萬沒有的事。

院 (對梁這種不講情面，調查他個人的『私事』十分不滿) 這一類的事情，即或有，恐怕也是個人的經營。似乎——

梁 對的，怎樣發國難財，才算犯法，政府法令並沒有詳細規定，可是挪用公款來發國難財是不是政府可以過問呢？

〔謝宗奮匆忙由右門上。〕

謝 耑員。

院 挪用公款？

梁 謝先生，我問你，你所知道是不是在西門城外，我們院裏租了一所最大的倉庫？

謝 是。

梁 公家的？私人的？

謝 公家的。

梁 裏面放的什麼？

謝 米。

馬 (搶說) 傷兵同志的服裝。

謝 米。

馬 (大聲) 傷兵同志的服裝！

梁 馬主任不必爭執，我自己看過，到是謝先生說的——米。

院 不過，(只好狡辯) 崙員，實際上那房子是仲宣個人出錢租的。

梁 謝先生你說實話。

謝 院長，(梗直) 這不能欺騙崙員，這是公家出錢租的房子。

馬 這個，你能胡說八道麼？

謝 崙員，會計室有出納賬單可查。

梁 好，謝謝你，你可以下去。

〔謝由右門下。〕

梁 那麼，况先生，看見方才兩位同事的榜樣，我非常希望你老先生也照樣幫忙。
况 是，是。

梁 現在這個機關裏，究竟人浮於事，還是事浮於人？

况 這個（推托了事）西堂不大清楚。

梁 好，我說清楚點，你以為這個機關冗員多不多？

况 （含糊）呃，沒，我想沒有。

梁 真的麼？况先生，我不大喜歡人說昧心之論的。

况 （又怕累了自己）耑員，要真是有，我恐怕這也是一般的現象。

梁 我看倒不是一般的現象，恐怕只有貴院才真是出類拔萃的。（開門見山）况

先生，你所知道拿乾薪不做事的人有沒有？

况 （不願開罪同事）大概沒有吧。

梁 那麼，每天在樓上喝酒，打牌，整日不到辦公室的先生們，這是哪些人呢？
况 那，那——

〔范由右門偷偷上。〕

范 （對院長嚴重低語）太太現在鬧的厲害。

院 崑員，仲宣略微有點事，想——

梁 我看還是請你老兄候一刻。

院 是。

〔范由右門下。〕

梁 （對况）那，那怎麼樣，况先生？

况 （逼出來）那是有的。

梁 這有多少人？

况 呃，有些人。

梁 有些？

况 呢，很有些人。

梁 有多少？

况 差——差不多，——

梁 况先生，請你說話肯定一點。我問你有多少是我們院長的遠親近戚？

况 那——這些人裏，多多少少——似乎都有些關係。

梁 况先生，不要把個人當做我們的上司。只要你認清國家是我們的主人，國家對於真做事的公務人員，決不會不保障的。

况 （第一次受這樣盤問）是，是。

〔况逡巡由右門下。〕

梁 院長先生，（冷笑）你說經費太少，不能辦事，我看照這樣做法，經費增多，更不能辦事。

院（懇訴）仲宣一時有些失於檢點，有些地方總是要請耑員多多擔戴。

院長先生，貴院搬到此地有幾個月了？

院也就是三個月的光景。

梁我真猜不出在這一百天的工夫，院長先生辦了什麼事情。第一，房子絕對不夠用，病室差不多都是一碰就要倒的破屋子。人用的又濫又多，而傷兵治療還是集中在少數的醫官身上。（沉重）院長許多事情並不是要錢做，而是要人，拿出精神來做的。但是現在，是公事就放在那裏，沒有人管；而私事，就一來一大幫。多少不負責，不守法的大事，我先不多談。我在貴院暗地觀察了三天，最可怕的氣象，是萎頓，遲緩，又亂，又慢。這種毫無法制，紊亂緩慢的行政現象是非徹底改革不可的。

院以後我們立志要在耑員指導之下努力改革。

梁（閃閃眼，緩和地）院長，什麼時候搬到後方來的？

院 在南京淪陷前兩個半月。

梁 哦，前兩個半月就搬了。

院 是的，到了此地，仲宣才由代理陞為院長。

梁 是呀，我正不明白先生陞了院長，還是因為當初搬的時候，搬得快呢？還是因為現在做事做得慢呢？

院 （悻悻地）回耑員，遷移也是奉上邊的命令。再者，這個醫院也有相當歷史，而且許多人才都是仲宣多方物色——

梁 什麼人才，我怕你先生所物色的，不過是一羣奴才就是了。

〔遠處鑼聲，人聲亂響。有一個人，在窗外喊：「警報警報！」〕

馬 回耑員的話——

〔孔秋萍急由右門上。〕

孔 （異常慌張）耑員，耑員。

院 什麼事？

孔 外面有警報。

院 警報？

孔 (喘氣) 街上的人亂跑，——大批日本飛機，——一百二十架。

院 崑員，我已經跟您預備好汽車，請崑員立刻——

〔况西堂由右門跑上，况太太提着小皮箱，小包袱，以及零零碎碎，隨在後面。外面鑼聲大作。〕

况 院長，警報！緊急緊報！

〔梁鎮靜地站在一旁。〕

况太太 緊急警報，馬主任，你們還不快跑，(忽然看見梁崑員，楞了一下，對其夫)
快走，西堂。這個地方是目標。

〔先由右門下。〕

况 崑員！我看——

况太太（復入）快走，少囉嗦。（一手把况西堂拉出去。孔隨下。）

院（急慌）耑員上車吧。

梁 你們有多少輛汽車？

馬 多少輛？

梁 先生們走了，這些傷兵同志怎麼辦？

馬（失措）我，我們派人負責。

〔范由右門跑上。〕

梁 誰，哪個？

范 院長，太太吞了鴉片烟了，請您趕快看看。

院 耑員，我去一下就來。（不等應允——）

〔院長立由右門下。〕

范 馬主任，馬太太請您趕快去一蹓。

馬 崙員，我（一面說，一面想走。）

梁 （厲聲）馬主任，（馬只好靜立）吩咐所有的勤務，把重傷同志抬到附近堅固的民房。

馬 是。

〔謝宗奮，陳秉忠跑上。〕

謝陳 （同時）崙員。

梁 （簡捷有力）西邊房屋一震就倒，趕快把裏面的輕重傷兵，背到房東的屋子。

馬 （連聲答應）是，是。

梁 陳秉忠，你請院長立刻就來，照料指揮。

陳 是。（由右門下。）

梁 謝宗奮，叫號兵吹號，招集全體職員，醫官，大家一齊動手。

謝 是。

梁 好，我們走。

〔梁與謝馬由右門下。外面人聲鑼聲亂糟糟一片。龔小姐由右門跑上，接着集合號吹起。〕

龔 (大叫) 喂，諸位看護小姐，你們晾的那些白布單趕快收起來。緊急警報，飛機要來了。(到左門大喊)

〔陸葳由左門上。〕

陸 請你不要亂叫，隔一間屋，還在開刀。

龔 警報！你們的白布單。

陸 已經有人在收拾，你不要亂喊。

〔她連忙拿起消毒噴管，向牆上四處噴灑。〕

〔外面孔太太呼喊而來，拿着大衣，錢包。〕

孔太太 (由右門進) 秋萍，秋萍，死鬼，你上哪裏去了。龔小姐你看見我們秋萍沒有？

龔 沒有。

孔太太 這個死鬼！不得了，鬼子飛機，就來轟炸，房東大大小小都跑乾淨了。（說着
向右門跑。）

〔院長氣呼呼地由右門上。〕

院 耑員！

孔太太 院長看見我們秋萍沒有？

院 不知道。

〔孔太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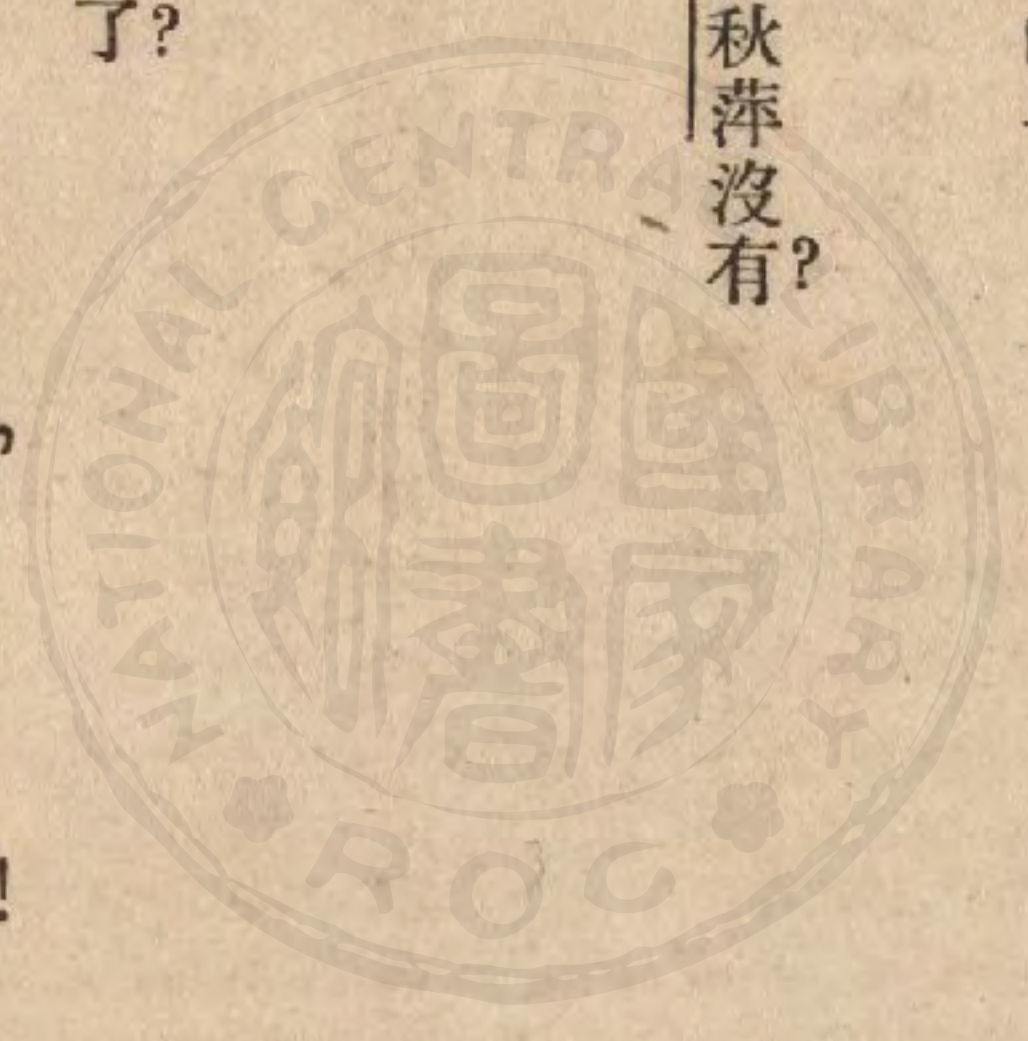
院 （對龔）耑員呢？

龔 沒看見，太太怎麼樣了？

院 這個死女人！到現在還在裝死賣活，同我玩這一套！

龔 鴉片烟沒吃？

院 哼，她？



〔忽然飛機轟轟作響。〕

院 (仰望) 糟，飛機來了？

龔 來了，(仰望驚懼) 已經在頭上！(顫聲，埋怨) 警報不到兩分鐘，飛機就到了頭上，這辦的是——

院 別做聲！(看見陸還在工作，低聲) 喂，陸小姐，你在幹什麼？

陸 消毒。丁大夫開刀，放不下手，她怕那邊屋子經不住震動。叫我趕緊把這間屋子預備好。

〔遠處隱隱轟然一響，偽組織披頭散髮由右門跑進。〕

偽 仲宣，要死啦，你你還不快走。

院 別再喊。

〔陳秉忠由右門跑上。〕

陳 院長，耑員現在領着勤務搶搬病床。請你立刻就去。

〔陳由右門下，院長跟隨在後。〕

僞 (拉他) 你別去，仲宣。

院 別拉着我。

僞 (頓足) 我不叫你去。

院 (大叫) 滾開!

僞 (大哭) 死鬼，你這個沒良心的死鬼。

〔院長後面拖着僞組織，僞組織後面有龔小姐推擁，一同亂擠出去。〕

僞 (在外面大嚷) 死鬼，你去死吧，你們叫飛機把我炸死了吧，我今天左右是不想活着的了。

〔忽然近處轟然巨響，外面突然靜寂，接着四週又有兩聲炸彈的聲音，屋子的玻璃亂震。〕

〔夏小姐顫抖着由左門跑上。〕

夏 小陸，那邊屋頂亂顫，滿屋子是土。丁丁——

陸 病人怎麼樣？

夏 丁大夫把他蓋好，要把他搬，搬這屋來，接着弄完。

陸 (爽快) 那麼，走！

夏 我，(怯弱) 抬，抬不動。

陸 (着急) 可現在哪裏找人去？

(梁需員已脫却大衣，由右門急上。)

梁 丁大夫呢？

(陸夏二人轉眼望着這闖進來的陌生人。)

夏 丁大夫？

陸 (忽然靈機一動，對夏) 對，就是他。(對梁) 走，老頭！請你幫幫丁大夫的忙。

梁 我？

夏 (笑着指梁) 就是你。(拉着梁向左門跑。)

〔梁、陸、夏一同由左門出。〕

〔外面轟炸的聲音陸續在響。〕

〔丁大夫由左門跑進，還穿着方才動手術的白衣服等等。〕

丁 （大開左門，對外）快搬！——危險！——穩一點，老頭兒。——不要太着急，別碰着病人的腿。

梁 （在外面應聲）丁大夫，您放心。

丁 好好。（回頭走到鐵架前連忙洗手。）

〔由左門進來梁與陸、夏三人抬着病床，上臥小傷兵。小傷兵面色黎黑，兩頰凹進。一雙澄清透明的大眼睛嵌在瘦削的臉上，渾厚誠懇，異常動人憐憫。夏隨在後面一手托着面上遮蓋了淨紗布，裏面擺滿應用手術器俱的白盤，一手持着放好兩隻藥缸的鐵盤。〕

丁 （對梁）放在當中。

梁 （對丁）小心飛機掃射。

丁 不要緊，對面牆很高。（對梁陸）還是要亮，靠近窗戶。（床放好。）

〔轟然一聲，陸悄悄到鐵架側趕緊洗手消毒。〕

丁 （到小傷兵面前）怕不怕？（夏恐慌地把東西放下，四面瞻望。）

小 不怕。大夫們，你們快去躲躲吧，我不要緊。

〔飛機聲略遠。〕

丁 痛不痛？

小 （咬牙）還好。

丁 就差一點了。略微忍耐一下，你的腿就保住了。

小 知道，忍的住。

丁 陸葳。

陸 （拿起器俱盤）這裏。

〔丁繼續動手術，陸在旁端着上鋪白紗布滿放外科器俱的白盤。梁靜靜走到鐵架旁洗手消毒。〕

丁 夏小姐，藥。

〔遠處轟炸聲。〕

夏 (怯弱地) 嗯，丁大夫。(伸出右手緊握着的藥缸，左手還掌着鋪了紗布的空

盤。)

〔丁大夫敏捷地施行手術。陸葳全副注意把一件一件的器具，遞在她手裏，丁用過又轉給夏，放入她所捧持的空盤裏。〕

〔靜默中只聽見金屬的器具碰擊鐵盤鏗鏘作響。〕

〔飛機聲又近。〕

丁 (同時低微而急促對陸) 被單提高，——靠後邊站。——(不抬頭) 拿去！

(夏用盤接下) 拿去。(忽然附近轟然一聲，夏失手將全副器具落在地上。丁略

回頭，仍鎮靜地把鑷子遞給她，低促地) 拿去！(夏顫巍巍地拾起空盤接下。)

夏 丁，丁大夫，飛機又，又在頭上。

丁（不理她）現在幾點鐘？

〔飛機聲更響。〕

夏（沒聽見，嚇得眼淚流下來）丁，丁大夫，飛機就在我們頭上轟炸。

丁（輕輕呵責）夏小姐，病人！

〔轟然巨響！〕

夏（大驚）房子塌了。

小丁，丁大夫你們走吧，我不要緊。

丁（實無辦法，忽瞥見梁，急促地）你快來！（梁走近。丁揚頭點着）那邊洗手！

梁消過毒了。

丁（對夏）你走，交給這個老頭兒。後院有個石洞。

〔夏把藥瓶器俱交給梁，連忙由右門下。〕

〔飛機彷彿就在頭上繞，丁繼續工作。〕

丁 幾點鐘？

梁 (看錶) 兩點半。

丁 (低聲向梁) 麻醉的力量怕不夠了。

梁 (對小傷兵，溫和地) 你痛麼？

小 不。(眼淚流下來)

梁 你哭什麼？

小 (十分感動) 大夫，你們走吧。不要管我，死了一個兵，多的是，死了你們，我們打

仗弟兄們就——

梁 不要哭，小同志，(和藹地) 你比我們重！

丁 (溫存地) 怎麼，現在痛麼？

小 有一點。

丁 (溫笑着) 不要動，就好了。(對梁) 老頭兒，抓緊了他。(低聲) 跟他說話。

〔以後對話中，飛機聲漸遠，陸在旁勇敢的微笑，不時望着他們。丁大夫繼續工作。〕

梁（說閒話似的）小同志，你家裏有誰呀？

小 爹，媽。

梁 還有誰？

小 哥哥，嫂嫂，我的奶奶。

梁（慈愷地）你幾歲啦？

小 十七。

梁 你在家頂小頂大？

小 頂小。

梁（回憶，藹然）我有個頂大的孫子就跟你一樣大。

小（感到親切）他在哪兒？

梁 誰？



小 你的孫子。

梁 在前綫。

小 幹什麼？

梁 打鬼子。

小 (不覺笑問) 你怎麼捨得？

梁 (欣快的同情在眼裏閃一閃) 你奶奶怎麼捨得？

丁 (忽然笑着立起來，對小傷兵) 還痛不痛？

小 不痛。

丁 (把最後的一件器具丟在梁的盤內，高興地) 已經好了。

陸 他的腿？

丁 我想可以沒有問題了。

小 (數月的痛苦，失望，以為決不能治好——顫聲) 真——好啦？

梁（點頭）嗯。

小大夫，我——（哭泣起來。）

丁（安慰）不要哭。小兵也不許流眼淚的。

陸好好調養，半年以內，一定可以跟好人一樣。（小傷兵還在抽咽。）

丁不要哭，小心你的傷口。

梁（低沉的聲音）這個孩子從心裏感激你。

丁記着，我的孩子，好了以後，再上前綫的時候，你務必來看我一蹕。

小（點頭）我一定，大夫，

梁小孩子，丁大夫不許你哭了，靜靜躺着，不要再想，也不許再說話了。

小嗯，嗯。（安靜下去。丁大夫走去洗手。）

〔飛機聲音聽不見了。〕

丁（嘆口氣）這幫官們不知又捧着那位耑員跑到哪裏去了？（回頭）謝謝你，

老先生，這次你幫了我很大的忙。

梁（走過來，謙和地）丁大夫，讓我自己介紹一下——

〔夏一面喊，一面由左門跑上。〕

夏（大喊）丁大夫，丁大夫，手術室，震，震壞了。

丁怎麼？

夏前院靠西的病房也塌了。

丁（跳起）那我們的傷兵？

夏幸虧傷兵早已搶抬出去了。

丁哪個搬的？

夏耑員搬的。

丁怎麼講？

夏說是耑員帶着院長，職員，在兩分鐘以內搶着搬走的。

丁 兩分鐘？

夏 (點頭) 嗯！

丁 梁崑員？

夏 (點頭) 嗯！

丁 怪，我們看看去。

〔丁與夏由左門跑下。〕

梁 小同志，不難過了吧？

小 不。

〔外面足步聲，人聲亂作。從窗外看見許多職員，勤務在走廊上跑過。〕

梁 (對在牀側的陸葳) 好好地照護他，我就來。(正要走。)

〔院長由右門跑上，後隨謝宗奮，陳秉忠，胡醫官及其他醫官，看護職員等。〕

院 崑員沒有受驚？

陸（望梁）崙員？

謝（亢奮地）崙員，是您把他們都救了？

梁傷兵同志沒有受傷？

院一個也沒有？

胡可是崙員，前院病房差不多都倒了。

梁好，（堅決地）那麼就請院長告訴住在院裏所有的職員家眷，太太小姐，讓

們趕緊騰房。限他們在明天正午以前，一律搬出。

院一律搬出？

梁嗯，把房子讓給現在的傷兵同志們住。

院是，是，不過以後——

梁以後？你們在此地不會多久。（突然）我奉了中央命令，要把這個醫院重新改

組。公務員們，負責的，繼續工作；不負責的，或者查辦，或者革職。政府要在半個月

以內把這個醫院改爲前線傷兵醫院。

〔大家互相驚視。〕

院（喘氣）回到前線？

梁 大規模地組織救護站，訓練班，醫療隊，積極擴大戰地的救護工作。

謝（忍不住）好！

梁（興奮地笑着）我再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就是從現在起三個月之內，我們前線必定打一個最大的勝仗！這個勝仗以後，我們長期抗戰，最後必勝的基礎，就穩穩地打定了。

〔丁大夫由右門急上，後隨夏。〕

丁（帶着驚服的神色）崗員！

梁 嗯。

丁（看完這個奇蹟歸來，非常感奮，走到面前）謝謝你！老先生！兩分鐘的工夫，你

做了我們在此地四個月的事情！

梁（同樣敬重）丁大夫。

丁對不起，我方才一直沒有——

梁（不肯讓她說出抱歉的話，懇切地）丁大夫，政府派我徹底整理這個醫院，改歸部立，調向前線，我希望丁大夫不離開此地，跟我一同服務。

丁（感愧）老先生——

梁（微笑）我希望，我還不會老得不能同丁先生合作。

丁（突然發現這個人跟她所想的完全不同，誠懇地）我願意跟老先生學習做事的精神。

梁那麼你不走？

丁不！

梁謝謝你。（對秦）秦院長，請你預備傷兵冊子，開支帳目，我所知道關於貴院的

其他種種，我們在今天晚上徹底詳談。

院 是，崙員。

梁 （忽然）馬登科呢？

院 在後面。

梁 請你對他嚴加看管，事情未了結之前，不准他私自行動。

院 是，崙員。

梁 你們先下去。

大家 是。

〔院長與謝等由右門下。〕

〔同時梁走到書桌前，由棉衣裏面笨重地掏出一小捲文件。〕

夏 （躲在丁大夫背後，低聲）丁大夫，他就是崙員。

梁 （取出眼鏡，正想戴上，偶然聽見，慈祥地微笑）不像麼？

夏（搖頭，天真地微笑着）你不像個官。

丁（從心裏說出，低低）這才是中國的新官吏。

梁（把眼鏡慢慢戴上，坐在桌後圈椅內。）警報還沒有解除吧？

陸沒有。

梁（翻着白眼，從眼鏡上邊望過去）丁大夫，請坐。（丁走過去）這是我們想的

關於醫院改革的計劃，（和藹地）我們乘這個時候來研究一下，好麼？

丁好，梁崑員。

〔丁大夫端坐在桌旁凳上。二人相對肅靜研讀。陸夏悄悄走到小傷兵旁邊替他整理。〕

（幕徐徐落）



××省立後方醫院，經過政府的梁崑員那次澈底改革後，在短時期之內就開赴前線的後方，努力堅苦的救護工作。

從那時起到現在，整整一年有半。醫院裏的行政人員易舊換新，變動很大。工作中，多少慘痛的犧牲，使人們在不斷的經驗與學習裏逐漸樹立一個合理的制度。這制度有了守法的長官偕同下屬來遵隨，大家工作的態度和效能，也慢慢入了正軌。現在院裏的公務人員，權責劃清，系統分明，而且勤有獎，惰有罰，一年來，奉公守法，勤奮服務的風氣，已經啓導造成，雖然勇於負責的進取精神，還有待培養。

第一場

是二十八年六月間，離『端陽節』還有半個月的某日。前線的後方某縣城中。

晨九時許，在醫院內一間留作雜用的屋子裏。此屋右門通醫院的一個簡單的化驗室，左門通儲蓄着警官們隨身外科用具和藥品的屋子，及更遠的事務辦公室等。中間通外面，有小道直達醫院的大門。中門兩旁各有一嵌鑲玻璃的舊紗窗，現在望見外面灰沉沉的天空，有些鬱熱欲雨的模樣。右窗前橫放一張支好的空帆布床，上面鋪着一張印花布單，十分潔淨。床之前靠着左門，有一個小凳。凳旁立一隻白洋瓷桶，是暫時貯放消毒後的紗布綑帶用的。右門側靠近觀衆處，立一木製洗臉架，架上掛着毛巾，放着臉盆，肥皂等物。左窗前是一隻木椅，椅前橫放一張舊書桌，桌上有一把舊茶壺，兩只杯子和簡單的西洋文具，墨筆紙張等。桌旁有一個轉椅，坐在裏面是十分忙碌的胡警官，在不斷由遼遠戰地傳來的隆隆砲聲裏，正同立在一旁的謝宗奮趕辦把輕傷傷兵轉送後方的事。天氣熱，事情忙。二人一面辦公，一面拭汗。

桌前有一小凳，左門側近觀衆處，貼着牆有一條長凳。

從開幕到閉幕，遠遠前線砲聲一直不斷，院內人員東出西進穿梭似地奔忙着，搶辦戰地內緊急的各種救護工作。

這是改組一年多後的醫院在前線的後方工作的緊張情況。一切新舊人物性格的介紹和變遷，都鋪敘在第二場。

胡（拭着滿頭大汗，急翻一疊一疊的病歷表和傷勢統計卡片，對謝宗奮指着）
這個送後方，這個送後方，這個送後方。這個也送後方。這個留院，這個送後方……

謝（隨着胡的話，句句點頭作答，同時在桌上另外一角緊跟在紙上記着號數）
嗯，好，好，知道，嗯……

胡（又拭着汗，喝一口水）這個留院，這個送後方，這個送後方，這個留院。（突然遇見了一個需要斟酌的情形）這個——

謝
怎麼？

胡（抽出那張紙）這個回頭問丁大夫。（又急忙的點下去）這個留院，這個送後方，這個留院，這個送後方，這個留院，這個送後方，這個送後方，這個送後方。

〔徐護士——一個加入了醫院已有一年開外的青年——急忙忙由中門上。〕

徐（急促地）胡醫官，前線下來傷兵，就要到院——

胡（搶答）知道，就去。（立刻更忙迫地低頭又——）這個送後方，這個送後方，這個送後方。

徐（同時跑到左門前，推開門向內喊。）陸先生，陳副主任請你立刻到藥房領藥。

裏面陸葳 曉得，就來。

外面喊 徐護士，二十一號病房要人，快去。

徐 來了。

〔徐立即向中門走。〕

胡（同時）這個也送後方好，（把文件一推）我們點清。

謝（簡捷）點清——（又低頭，忙翻看看有無錯誤。）

胡（追到中門口，幾乎從門外才拉住徐護士）喂，等等，徐護士。（徐轉身走回）

趕緊告訴黃醫官，溫副院長請他立刻到第八急救站。

徐是，胡醫官。（翻身又走。）

胡（迅速）等等，還有。（徐又停住，胡忙從身上拿出一小記事本，連連翻找。）

〔李有才——院內辦公室一個新聽差——由左門上。〕

李謝先生，况先生說五件公文完全辦好，等您看完就發。

謝（愉快地）辦的好快！我就去，（還在忙着清理。）

李徐護士，洪主任請你。

徐（點頭）弄完就走。

左門內隔一間屋子况西堂喊人的聲音 李有才。

李來了。

〔李忙由左門下。〕

胡（同時，好不容易翻到手）就是這張（擦一聲撕下，交給徐）這四件大事，要在

三天以內完全辦妥，請黃醫官到第八急救站轉告站長。

徐 噫，好。（走一步）

胡（叮囑）告訴他三天以內。

徐 知道。

胡 完全辦妥。

徐 曉得。

〔徐由左門走出，胡又連忙拉開抽屜找他的東西。〕

謝（連翻拍一聲，把紙本合起，對胡）完全不錯，回見。（向左門走。）

〔同時由中門上護士甲。〕

護士甲 胡醫官，陸看護呢？

胡 （回頭指）右屋裏。（又低頭忙找。）

〔護士甲由右門下。〕

〔同時，光行健——一個生氣勃勃的青年職員，由通辦公室的門上。〕

光 （手持着公文，攔住走到左門的謝宗奮）副院長在哪兒。

謝 （回頭）輕傷病房。

〔謝由左門下，光正要向中門下。〕

胡 （拿起一疊紙單，忙追過來）光先生，您等等，這幾張單子，請你現在簽字。

光 實在對不起，讓我把這件公事辦完再簽。（立即想走。）

胡 （攔住笑說）不，不，你來吧。你忙，我也忙。現在不做，我們又是一天見不着面。

（硬把那一疊紙單塞在他的手裏。）

〔光只得接下，撲在桌上，忙看忙簽。〕

〔陸葳由右門上。〕

陸 胡醫官，藥領來了，放在化驗室。（陸向中門走。）
胡 好。

〔陳秉忠也忙得一身大汗，急由中門上。〕

陳 （拭着汗對陸）別走，陸先生。（轉頭對胡）胡醫官，洪主任告訴我，請你立刻就去——

胡 立刻去。（望望光，乘空又在桌上記下一點事情。）

陳 （對陸）陸先生，請你再去領藥。

陸 剛剛領過。

陳 不，又是一次。

陸 （笑着）你好麻利。（『快』的意思。）

〔陳點點頭由左門下。同時陸正向中門走。〕

胡 陸小姐，十個急救站，就要送下來傷兵，你找夏小姐趕忙預備病房。

陸 夏霽如昨天晚上跟丁大夫到白石渡醫療站去了，現在還沒有回來。

胡 那麼，你就請陳看護替辦——現在就辦。同時通知龐醫官，顧醫官，趙醫官。

陸 是。

〔陸由中門忙下。〕

胡 (回頭) 完了麼？

光 (抬頭) 就完。(又忙看，胡又乘空記下應辦的事情。)

〔謝拿着公文由左門上，後隨李有才。〕

謝 李有才，你告訴洪主任，這件公事孔錄事抄得又快又準，沒有錯誤，我現在要找

溫副院長商量事情，回頭再跟他細細說明。快去！(謝向中門走。)

〔李應聲連忙由中門跑下。〕

胡 (看光已經辦完，拿起單子) 謝謝，(立朝中門搶在謝的前面跑下。)

光（看見謝要走出，慌忙拾起自己的公文夾，追上去。）老謝，對不起，你讓我先見他，我的公事忙。

謝（指着光，舉起公文）老光——

〔徐拿着文件由左門跑上。〕

徐（對光）好極了，你還沒走。

光（回頭）什麼？

徐（拿出那公文）前線緊急電報。（遞給他。）

〔謝立刻轉身欲下。〕

光（一面接下，拉着謝懇求）老謝，你等等，你一商量就是半天，我的公事——

謝（狡黠而愉快地翻翻眼）你的公事忙，我的公事也不緩，對不起，我先走。

〔謝由中門忙下。〕

徐 怎麼樣？

光（無可奈何，看了那緊急公文一眼，連忙——）回去辦。

〔光由左門下，徐正預備向中門走。〕

〔夏霽如由中門上，她穿一件雨衣，沾滿了塵土，提着丁大夫的藥包同手術箱，進門就連忙放下。〕

徐（歡喜地）夏小姐，你回來了。

夏（笑着）回來了，丁大夫開了一夜的刀，我們一晚上都沒睡。

徐丁大夫呢？

夏（指着）又到病房看病去了。（點點他）她可正找你。

徐（縮縮頸做個怪相）你怎麼早不說。

〔徐忙由左門下。〕

〔陸非常興奮地由中門跑進來。〕

陸小夏，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夏什麼？

陸 胡醫官說我們軍隊要在端陽節左右攻下黃縣。

夏 (跳起) 端陽節?

陸 還有十五天!——好不好?

夏 好!那我們可以慶賀反攻勝利,吃粽子!

陸 (笑問) 那你現在還餓不餓?

夏 不餓。

陸 累不累?

夏 (昂頭) 不累。

陸 怕不怕?

〔遠遠一聲震耳的巨砲。〕

夏 (『啊!』地叫一聲,但又故意挺住,彷彿是全不在意的模樣。笑着)——不怕!

〔胡忙由右門跑上。〕

胡 你們快來！前線下來傷兵已經到院。（她們正要動——）

（黑場，急幕。）

（幕落下即啓，緊接第二場。）



第二場

幕再啓時，已是十五天後「端陽節」那一天，晚八時左右，仍在那間屋子裏。從正中兩扇嵌鑲玻璃的舊紗窗裏望出，一片黑黝黝，不見星空，寂靜中只聽見從遠處醫院的一條小河裏，不斷地傳來單調的蛙鳴。

左邊書桌上，放着一盞明亮的帶罩的洋油燈，燈下望見夏霽如——那個容易笑又容易哭十分女性的小看護——坐在桌旁的轉椅內，時爾撲在桌上畫畫，時爾咬着筆尖，揚頭想想，不知道做些什麼。在光綫較爲暗淡的角落裏，陸葳——穿着白看護衣服，她還是那樣胖胖的，一張愉快的臉——立在床前小凳旁，從凳上的灰白瓷桶內，取出一堆一堆消毒過後的舊紗布條，非常熟練地纏成一捲一捲的，可用的白綑帶。

外面蛙聲清亮地傳入耳鼓，陸葳欣然在工作，一面輕輕低唱着。

屋內十分恬靜。

夏（微笑，一面彷彿回憶，一面寫。用鉛筆點着寫在紙上的日期和次數。）九十一，

九十二，九十三（聲音又低下去，幾乎只能自己聽見）……

陸（纏着舊綑帶，耐不住熱，拿起手旁一張硬卡紙搨了兩下）奇怪，到了晚上，天氣還這麼熱。

夏（望了望她，又數，不知覺還是朗讀出來）九十九，一百，一百〇一，一百〇二——

陸（纏綑那一堆一堆的舊綑帶，看夏神氣活現，彷彿做着一個極端嚴重的事）喂，夏，你在鬧些什麼？

夏（不理她）一百十一，一百十二，一百十三，一百十四——

陸（有些好奇，放下手裏的綑帶，走到夏面前）你究竟數的些什麼？

夏（忙的很，鉛筆搖一搖，換了手指又點着。念念有詞，漸速漸響地，一口氣讀下來）一百二十三，一百二十四，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八，一

百二十九，一百（微停）三十！（噓出一口長氣，笑容可掬）完了！

陸（一直在旁邊看着）什麼完了？

夏（高興，用手一比）整整一百三十個人。這是丁大夫上一個月施行的手術次數，（十分驕傲地笑着）旁邊都有我！

陸（故意逗弄她，近前望一下她所寫的，又搖搖頭）不對，不對。差九次，小姐。是一百三十九次。

夏（天真地氣起來）你瞎說，你騙我。

陸（自笑着指指她）我告訴你，可你先不要哭。

夏（氣得又笑起來）誰哭了，討厭！

陸（慢條斯理）五月底我從第九醫療站回來，你正病。

夏（忙說）嗯，我就在五月三十一號病了一天。

陸對了，就在那一天，丁大夫又割治了九個傷兵。那一天，（毫無惡意地仿效她方

才的語調，神氣，也十分驕傲地笑着）『旁邊都有我！』

夏（好笑，好氣，就追過來）你討厭！你壞人！（陸在前面跑）我要打你。

陸（跑着笑着）你別跑！小心——

夏（笑着停住，頭一歪，又着腰，彷彿一個縱容慣了的孩子）我要打你。

陸（笑着指她）小心，你剛吃了一大堆甜粽子！好容易今年的端陽節過得這麼

快活，別到明天你得了盲腸炎，又病了。

夏討厭！（追上去）你這個討——厭——！（『鬼』字未說出來——）

〔右面的門裏——〕

丁大夫（在內喊）夏小姐！

夏（聽見呼喚，但已脫口而出）——『鬼！』

丁大夫（在內）夏小姐！

夏（回頭）嗯，丁大夫。（伸伸舌頭，指着陸，睨笑）我要是挨了罵，我就找你。

〔夏由右門下。〕

〔陸又回到桶前工作，剛剛拿起綑帶，徐護士，一個非常樂天，臉上微微有些癢疤的保定人，由中門走進來。他才二十八歲，有一對眯縫小眼，塌鼻子，一雙搗風的耳朵，好說好笑，高起興來，他會做種種把戲，——譬如他的耳朵會動，舌頭能舐到鼻尖等等，——引着朋友們哈哈……他會講故事，說笑話，有時可以熱鬧到脫下衣服，把他在徐州突圍時受的傷創，邊講邊指，大說特說。院裏幾乎沒有人不喜歡他。然而他作起事來，那笑臉就突然冷峻異常，任何人再逗弄他，他白眼一翻，可以把人瞪得冷了半截。他天性甚厚，時常做出許多動人的『傻』事情。現在他穿一件離膝蓋還有半尺，頗嫌短窄的白護士衣，中間由上到下有一串扣絆，左邊縫上一個紅十字，頭上戴一頂非常小的白布帽，前面還露出一兩縷亂頭髮。配着他的怪模樣，十分尷尬可笑。他拿着一把斷了的四吋換藥鑷子走進來。〕

徐 （徐護士簡稱）陸先生，丁大夫呢？

陸 在化驗室。

徐 （把那斷了的換藥鑷子一舉）你看！我真不好意思再請丁大夫簽字取新的了。

陸（望了一下）怎麼又斷了？

徐你看二十天，壞了四把換藥鑷子！（氣忿忿地）這鑷子簡直就像玻璃做的。

（遞給她）

陸（拿着推敲一下，忽然笑起來）哦，是牠呀！怪不得了。我從前一個月用壞了十把。

徐怎麼？

陸這還是前年，二十六年下半年買的。

徐（楞住）前年？

陸（笑着）嗯，那個時候，我跟丁大夫剛到這個醫院裏來。

徐（大為不滿）唉，不管牠哪年買的一個鐵傢伙，會這麼不結實，這才怪呢，

陸這有什麼怪？這本來是從前那個秦院長購置的東西。

徐（睜大眼睛，才曉得）哦，那個撤職查辦的，那個傢伙？

陸 噫，你不是在台兒莊打完了勝仗以後才來的麼？

徐 噫，怎麼？

陸 這個傢伙在台兒莊大勝前三個月，就叫梁崑員給趕跑了。

徐 （又不覺拿起那隻鑷子敲了幾下）你看，這種貪官污吏買的東西！真該槍斃！

陸 （忽然）你爲什麼不跟他們要好一點，經用的鑷子？

徐 （故意做一種令人發笑的委曲相）他們說：現在在前線，離着後方太遠，一時運不到，只好先把從前的舊東西拿來將就將就。

陸 這是誰說的？

徐 陳秉忠——陳副主任。

陸 你沒跟溫副院長提過麼？

徐 （眨眨眼）他說過，這次羅院長到重慶，順便就要辦大批東西來。

陸 我怕在重慶羅院長接辦後方醫院就夠忙的，說不定找不出時間來辦這個。

徐（搖搖頭，故意做出一個傻樣子）那誰知道？（忽然低聲）陸先生，您知道梁
耑員什麼時候從山西回來？

陸 不知道，怎麼？

徐 我問問，（彷彿說一件可笑的事）那個老頭兒又跑到院裏來問啦，現在還沒
有走呢。

陸 誰，哪個老頭？

徐（兩眼一翻，玩笑地）就是說他自己是耑員的哥哥的——（急說）那個老頭。
陸（早聽說）哦，他——呀。

【夏由右門上。

徐（又是那個鬼樣）夏小姐，丁大夫還在——

夏（高興見他）徐護士。

徐 還在化驗室裏忙？

夏
嗯。

陸
（笑問）挨說了麼？

夏
（洋洋自得）沒有，當然沒有。

徐
（短噓一聲，嘴一捩，神氣活現）丁大夫現在脾氣可好多了。我記得我剛來的時候，錯了一點，慢了一點，（舌頭不由得圍着唇邊一舐，立刻用手一指，瞪大眼睛，非常嚴厲地）『徐護士！』（又斜着眼慢慢吞吞鐘擺似的點着頭，異常幽默地）接着就是一頓大斥嘔！

陸
（從心裏嘆出一口氣，慢慢地）她變多了，近來脾氣越過——越像老太太啦。做錯了事，她現在頂多看你一眼（搖搖頭）再不說什麼勸。

徐
（總是說老實話）不，我願意她罵我一頓。我弄錯了，她那麼看我一下，我老替她（非常不過意地，笑笑）怪委曲似的。

夏
（拍手）對了，對了，她一那樣，我就想哭。我簡直不願意叫她那麼難過。

徐（也說到心坎上，臉上浮起被了解的笑容。）對對，我有時候恨得我自己，直打自己的嘴吧。心裏頭（滿腔情感，表達不出）就那麼一股子，（笑）說不上來的那麼一股子勁兒。（誠摯地）我一直想：她一天到晚這麼忙，我們爲什麼還給他做錯了事，叫這個老太太也心裏頭不舒坦呢？

陸 徐護士（慢慢搖頭）你不明白，（沉重地）她現在很想——丁昌。

夏（低聲）小丁大夫？

徐（也低下去）她兒子？

陸 嗯，（提到這件事自己就彷彿老成了許多）丁昌這個孩子，就這點怪，做什麼事都勤快，就是懶得寫信。

徐 我聽說她的兒子在山西一帶打遊擊。

夏（忙說）嗯，去年一月去的。

陸 他打了一年半的遊擊，就跟他母親來了三封信。你想做母親的心焦不心焦。

徐（十分同情，幾乎要罵）那這個孩子是怎麼會事？

陸（連忙解釋）不，他非常愛他的母親。爲着他的母親，說要他死，他就能立刻死的——那麼一個人。但是（雙手一揮）他不好寫信，有什麼法子？

夏（也爲了大夫，替着她的兒子說話）說不定他很忙。

陸那倒是，他現在陞了隊長，帶二三百人。不過，（微有喜色）有時候，他也托人帶個口信，帶點小東西給他的母親。可那個時候我，（不由咬一下嘴唇）我又最怕看（突停）——

徐（關心）怎麼？

陸（悲哀地）他母親就——你看丁大夫平時那麼一個堅強的人——她就一晚上睡不着，在床上（搖着頭）翻來覆去。

夏哦，哦。

陸（緩慢而幽沉地）我偷偷看見她一個人在擦眼淚。

夏（泫然欲泣）陸，你別再說下去了。

徐（回憶）可是沒聽見她提過她兒子的話。

陸（搖搖頭）不！不！她從來不說的。

〔溫宗書，現在的副院長，由左門上。他人瘦長，面色白淨，穿一身整潔的制服，背略彎，戴一付白金的無邊近視鏡；生得眉清目秀，文質彬彬，如果他不穿公務員的制服，十分像一個終身研究攷據之學的學者。他做事按步就班，有條有理，說話也很斯文，聲音微尖，行動略帶一點女氣，他是一個醫科大學畢業的學生，年約三十三，看得出來很正直，也無習氣，對自己分內的職務可以做得勝任愉快，但辦起緊迫的要公，總缺少一點推動的能力和果斷的氣魄。他是承平年代一個循規蹈矩的好官，但在非常時期，獨當一面，需要劍及履及的爽利精神時，他就算不了充分盡了職責的抗戰官吏。他拿一搭十分齊整的公文夾，腕上有手錶，胸袋裏插着水筆，鉛筆，和記事本，袋旁掛着醫院的證章。〕

溫（溫文有禮）夏小姐，四十號房間有一個傷兵，彷彿也在『打擺子』，你去請龐醫官趕快看看。

夏 好，我去。

溫 （微笑着警告她）別再把老百姓送來的粽子給他們亂吃了。

夏 （玩皮地笑了一笑）知道。

〔夏由中門下。〕

溫 哦，徐護士，你檢幾十個好粽子，給那些受傷的日本俘虜們，看他們吃不吃？

徐 是，副院長。

〔徐由中門下。〕

溫 （對陸，指右門，客氣地）丁大夫在裏面麼？

陸 嗯。

〔陸一人又裹捲紗布。〕

溫 （走到右門，輕叩，低聲）丁大夫。

丁 （在裏面）誰哪位？

溫
溫宗書。

丁
（在裏面）請候一候，我就出來。

溫
是，丁大夫。（自己找一張凳子坐下，翻開那帶來的公文夾，抽出鉛筆在上面畫着記號。）

〔靜默中蛙聲一陣一陣傳進來。〕

〔丁大夫由右門走出來。她拿着一隻嚴密封口，上面貼好白紙簽的試驗管，裏面半蓄深紅的血液。燈光下，我們幾乎認不得她。她鬢角已生了斑白的髮絲，眼圈微微凹進。昔日圓潤的下巴，顯然地有些尖削突出。前額刻劃一條一條細細的縐紋。嘴角微垂，彷彿更冷靜堅定。原來一對明亮的巨目，銳利逼人，如今在悲憫而又蘊蓄智慧的眼神裏，射出異常慈祥溫和的光彩，面上幾乎總在忍耐地微笑着。這一年半，決非非常人所能忍受的勞碌，辛苦和憂患幾乎使她突然老了十年，但神態氣質又比從前確實深邃厚重，照人肺腑。長時期的堅苦的奮鬥和她無窮盡的對正義的支持，已經逐漸把她琢成一個稀有的美麗的

靈魂。

〔她穿一件淡黃色細紋布的舊旗袍，外面還是套着一件敞開的白試驗衣。着一雙灰線襪，和圓口黑禮服呢的平底鞋，胸前懸好一管黑絲線穿的自來水筆。〕

丁（藹然微笑）溫先生。

溫（立起來）丁大夫，您還在工作？

丁（舉一舉試驗管）在驗血。（親切地）這是第十九個人的了，真巧，十九個人都是A型，B型，同AB型的，沒有一個是O型的。

溫丁大夫預備給病人輸血麼？

丁不，我預備着，我怕萬一來了重傷同志需要輸血，我總知道院裏有那些人的血，可以用的。（對陸）陸葳，你把這個試驗管拿去登記。

陸是，丁大夫。

〔陸持試驗管由中門下。〕

溫（取出幾份表）這幾張表請丁大夫簽字。

丁 嗯。（接下看一看，低頭簽字，一面說）羅院長不知他什麼時候回來？

溫 我想在一個月以內可以回來。

丁 （瞥見一張醫務報告單，驚訝）什麼？全院害瘧疾的已經到了百分之二十八？

溫 嗯。

丁 怎麼會這幾天工夫又增加了百分之八？

溫 （毫無辦法）是啊，我正想找黃醫官崑門負責這件事，想法子。

丁 溫副院長，（溫和而嚴肅地）這種惡性瘧疾是我們院裏一個異常嚴重的問題。

溫 （也十分憂慮）嗯，一天一天地蔓延，簡直猖狂得不得了。

丁 不知道我上次同您提過的幾種方法——不知您辦了沒有？

溫 都在辦，就是（搖頭望望丁大夫，無力地苦笑）丁大夫，您知道，在這種二十分

艱難的客觀環境下，辦起來（搖頭）簡直是——

丁 沒有效果。

溫 嗯，沒有成效。（想不出路來，忽然）要不，明天我們再開一次會討論一下？

丁 （容忍，微笑）不用了，會開得很多了。（有力的含蓄）我們現在還是設法拚命做吧。

溫 是。

丁 （忽然回頭，和藹地笑容）那麼讓我好好想一想。（堅決）我們必定要在最近找出一個有效的方法，一面防止蔓延，一面繼續醫治。我們現在特效藥少也罷，我們的設備不好也罷，（鼓勵地）我們不管，想辦法！

溫 （老老實實）是，好。那麼關於您上次說的卡車問題——

丁 哦，溫先生，我聽說這一兩天前線又要繼續反攻？

溫 我方才到團部，也說是今明兩天附近就會發生戰事。

丁 （沉穩）我計算在最近期內，萬一我們三十個急救站同時送來輕重傷兵，那時候，我們院裏是絕對容納不下的。

溫（不像丁大夫那樣踴躍）嗯。回頭我見着他，看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微頓）再跟他請示一下。再見。

丁再見。

〔溫宗書由中門下。〕

丁（高興）陸葳！

〔陸由左門上。〕

陸（急說）丁大夫。

丁（笑着）梁老先生就要回來。

陸真的？

丁嗯。

陸今天就回來？

丁就到，就要到！

陸（不禁替丁大夫喜）那，那，（突然）說不定丁昌的消息他會——（忽然看

見丁大夫的臉色，頓停）——

丁（搖頭，拍着她的肩膀，哀惋地）好好地幹，我的孩子。我們不能叫這個苦幹的
老頭兒有一點失望的。

陸 噯，丁大夫。

（徐由中門上。）

徐 丁大夫，前線又送來十五個受傷的日本俘虜。

丁 好，我去看。

徐 他們現在西院。

丁（走了兩步，停住）徐護士，我叫你再去看十號房間那個，年老的日本俘虜——

徐 您說那個五十多歲的松井什麼郎？

丁 你去看了沒有？

徐 看了，很重，我怕他——活不長。

丁 （同情的聲調）你把我的暖水瓶給他送去。

徐 您自己的？

丁 嗯，陸葳，（哀戚地）這個日本人昨天忽然給我寫字看，說（沉重）他的小兒子，在東戰場上（幽緩）打，打死了。（不能自止，一手放在酸辣辣的鼻上。）

陸 （低下頭。）

〔丁大夫默然由中門下。陸隨着出去。〕

〔河畔青蛙斷斷續續叫了幾聲。〕

徐 （忽然想起一件事，到中門口，低聲，招手）陸先生，陸先生。

〔陸又走進來。〕

陸 什麼事？

徐 那個鄉下老太婆又把那隻肥母雞自己給丁大夫送回來了。

陸 | 丁大夫不肯收，你不知道？

徐 我跟她說了。

陸 你告訴她，跟她看病是國家出的錢，給老百姓看的。

徐 我就是照着丁大夫這個意思說的，可是這個老太婆挺倔，她說管牠是誰化的錢，她非要給她治好了病的這個女醫官一隻肥母雞吃不可。

〔况西堂由中門上，他穿一身洗久褪色，式樣古老，厚山東綢的窄緊短制服。上面釘着白扣，褲管很小，腳下一雙蹩蹩扭扭的黑皮鞋，穿得非常不自在。人更清癯，甚至瘦得有些可憐相。燈光下，走起路來，婆婆娑娑，頗見老態。他托着筆墨紙張，眼鏡盒子，慢慢走進。〕

况 | 陸小姐，對不起，我就在這裏辦一會兒稿件。（陸點頭，况就開始在桌上擺他的

文件，一面瑣瑣碎碎）我房裏的菜油燈實在不亮，這半年來眼睛一天比一天不好。（笑得使人可憐）嘿，嘿，我就借此地（指着，頗羨慕的樣子）的洋油燈——呃，（小眼睛眨一眨，依然幽默地）揩揩油。（坐下。）

徐 那怎麼樣？陸先生？

陸 那我不管。

〔陸由中門下。〕

况 （慢慢打開墨盒，戴上眼鏡）節過得如何，徐護士粽子吃了多少？

徐 粽子倒沒吃多少，這一頓雜醬麵可把我『撐』飽了。

况 雜醬麵？

徐 四鄉老百姓送來四個肥豬，八袋子麵，您沒吃着？

况 哦，哦，吃了，吃了。（喟然）就是我的牙咬不大動。

徐 （聽不進個人的訴苦，又興奮地）我們老百姓真好，你幫他一次，他謝你十次。

况 嗯，嗯。（辦他的稿件）

徐 （見他不答話，走到中門，邁出一步望去，忽然回頭對况）什麼，梁崑員已經到了。
况 嗯。

〔徐由中門下。〕

〔朱強林——嵩員的勤務兵——由中門提着一個小鋪蓋捲上。朱強林只有二十歲上下，胖圓臉，大腦壳，十分天真可喜。台兒莊大捷之後，他一直隨着梁嵩員東奔西跑，走了不少地方。他不甚明瞭所謂官場的禮節，梁嵩員從也不肯這樣教他。他平時對嵩員你我相稱，在路上一桌吃飯，荒店裏一個坑上睡覺。在他眼裏，梁是一個最和善可親的老人，他死心塌地爲他做事，毫不覺得他是個什麼了不得的官吏。此人看去彷彿很傻，實際，他的天資不低。不過因爲他直率，本色，沒有一點老隨從兵的習氣，給我們的印象，既有趣味而又新鮮，現在他一身塵土，臉上也滿是灰塵，像從土堆裏爬出來一樣。〕

〔他頭也不回，一直走進。〕

况（抬起頭，認出是『老朋友』）你也回來了？

朱（朱強林簡稱，粗粗的聲音）回來了。（把那鋪蓋捲放在行軍床上）喂，你告訴他，這是他的鋪蓋捲。

况（莫明其妙）誰的？

朱 梁崑員。

况 嗯。

朱 (走到中門口，笑着) 咦，進來呀你！

〔中門走進了梁公祥，梁崑員的遠房哥哥。他有六十三四，瘦小身材，算不得十分健壯。穿一身土布灰長袍，外套一件深紫色的老式馬褂，上面還是黃銅扣絆。他脚下是黑布鞋，白布襪，很熨貼地綁着一副窄條腿帶。頭戴一頂古色古香，精妙絕倫的台灣草帽，從進門到走出，不見他脫下。這個人有些鄉氣，不過既爲崑員之兄，也就勉強做出一種『阜親國戚』的氣派，然而進了大門以後，看見機關皇皇堂堂，人多事忙，又惶惶然彷彿有些迷惑。他來此已有一星期，崑候他的令弟到來，爲他謀事。他心裏認爲一個弟弟，那怕是遠房的，也是同族同宗，同一個血統，身爲大官的弟弟，應該爲他以及他的子女找生活，這是古往今來的天經地義。他耳聞多少『一人成佛，鷄犬升天』的故事，所以也就理直氣壯，毅然決然，投奔到此。此老人矇矓懂懂，了無教養，一臉鄉愚的昏曠之氣，却又性情倔強，肝火甚旺，一言不合，就能拂袖而走。〕

〔他提着三四個大包小包，是梁崑員的遠親近戚和他自己帶來的一些土儀，顛頭走進。〕

朱（十分自然地）你找梁公仰？

祥（梁公祥簡稱——想不到這個小人直喚耑員的名字，霎眼）我是找梁耑員。
朱 你見過他麼？

祥（望望這個小人）從，從前見過。你——你是他的？——

朱（不明白）我是他的勤務兵。

祥（一面奇怪，這小小勤務這樣沒有禮貌，一面胆壯起來）那，我是他的哥哥，叔伯哥哥。

朱（老頭的話並不給他什麼印象）你叫什麼名字？

祥（土頭土腦，略有些生氣）不給你說過，我叫梁公祥。

朱（傻笑）好，我跟你叫他來。（指床前的凳子）你坐。

〔朱由中門下。〕

〔梁公祥四面望望，把帶來的土儀放在凳下，隨着端然坐下。〕

况 (對像『老年人』的老年人，總不免有些好感) 你老先生是耑員的令親?

祥 (滿面春風) 嗯，梁耑員是(十分客氣) 我的賤弟。你先生——

况 我在此地做事。

祥 (冒然) 過五月節還忙衙門的事?

况 (苦笑) 過什麼節喲。(用手一擻桌上的茶杯) 你老先生喝茶呀。

祥 (立起來又坐下) 不用，不用，在店裏頭喝飽了。

况 來了幾天了?

祥 (說家常話) 上十天了，找了好幾蹕，都說我那弟弟還沒回來。

况 是，梁耑員忙的很，他一月要視察許多醫院。

祥 (聽不懂，但頗得意) 這些衙門都歸他管?

况 是的。

祥 (忽然) 他手下有不少當差吧?

况 (詫異) 嗯。

祥 (十分好奇，而且得意) 有那麼個——多少？

况 (察覺帶員之兄頗爲鄉愿，於是也就順口胡說，依他的口氣) 總有個百八十來個人吧。

祥 (情不自禁) 他的官真不算小了。

况 (覺出此人實無可談，於是答應一聲) 是的。(再不寒暄。)

〔朱由中門上。〕

朱 你等等，梁先生有事。

祥 你跟他說了麼？

朱 沒有，找不着空。他一會準會到這屋裏來，你總認識他？

祥 不，(猶豫) 我，我們有二十多年沒有見面了。

外面謝宗奮的聲音 (他一向喜歡這個小勤務兵) 朱強林，飯好了。

朱
恩，來了。

〔朱由中門下。同時由中門上來謝宗奮，謝穿一身灰軍服，身體較前健碩，精神飽滿。〕

謝（望一望）咦，梁崑員不在這裏？

况沒有，你找他幹什麼？

謝我聽說他正要找我。

况我倒是剛才見了他一下。

謝（關心）怎麼樣？

况他下了車就先看公事去了。

謝（讚美地）這個老傢伙真可愛，做起事來，像一條牛。

况（嗟嘆）也怪，人家的精神總是那麼好。

〔由中門跑上來孔秋萍，手裏拿着雜誌室的圖畫刊物，興高采烈，十分活躍。孔秋萍最近自覺頗爲「轉變」，時常讀「新」書，說「新」話，談他認爲「進步」的新思想。他覺得要追上時代，不但自己內

容要革新，而且外表也要革新，所以第一先剪了平頭，因為分頭似乎不大『正確』，禿頭確實又難看。他自己一切都覺得大有改革，誠如他所說：都『頗為時代』，但不知爲什麼，彷彿那俗僧之氣更顯明地掛在臉上，固然一般人都承認他確實比從前努力從公，多做了事情。他穿黃嗶嘰的舊制服，質料很好，但不十分合身，脚下也穿一雙黑皮鞋，但又尖又亮。人還是那副骯髒相。他進門就大喊：』

孔 况先生，况先生，我聽說梁崑員的鄉下哥哥又找他來了。

謝 幹什麼？

孔 問問，這次我可得看看。

謝 你想看他？

孔 嗯，看看究竟是個什麼怪樣？

况 秋萍兄，這位老先生就是！

祥 （從黑暗的角落立起）哦，這位是——

孔 （非常窘迫）孔，孔秋萍，（強笑）您，您請坐，（那位老先生又兀自塊然坐下。

謝况見孔秋萍那種尷尬樣子，不覺對笑，孔忽然回頭。謝先生，梁老耑員，這一蹙山西大概辛苦壞了。我剛才看見他，混身上下都是土；人像個老廟的泥判官。他那個小勤務兵跟我談，沿途上都睡的是破店土屋子，兩個人招了一身，都是跳蚤。（搖頭）真苦！真苦！這真比我們辦救護站苦多了。

謝（不理他，對况）况先生，現在院裏一共有多少救護站？

况丁大夫一個人就辦了十六個。連羅院長自己帶了一批人辦的（看着呈文）總共有三十個救護站，十四個醫療站。二十一個手術治療隊。我正在趕着辦一個報告呈部，請再派一大批衛生人員來此地任用。

（天氣熱，那個獨自坐着的鄉下老頭，對他們談話逐漸不感興趣，彷彿在火車站上等車的樣子，倚着牆昏昏睡去。）

謝其實現在下來的傷兵遠不及前一年多。

况到重慶以前，羅院長跟丁大夫計劃過，說要每一個傷兵，每一個俘虜都能有

（想試試自己的新文章對人印象如何，依然是讀排偶文章的語調，唸着他手裏一個艸稿）『最週到的看護，頂完善的治療。』

謝（進前一看，啞然失笑）怎麼白話公文？

况（含糊）嗯。

謝况老先生，您現在要寫白話公文？

况（有些忸怩）我，我現在開始隨便練練。（忸然，苦笑）簡直有點寫不出來。（抓著頭，低聲，認真地）聽說不久又有再用白話寫公文之說。

謝真的？

孔不會吧。

况（喟然長嘆）難說，難說，抗戰才兩年，改舊革新，變動就非常之大。只看當初那些舊人物，舊習慣現在還留存下多少？那麼，這種（故作他所謂『新人物』鄙視『文言』的腔調，手一揮）文言文嘿，還用來寫公函！（感慨系之，不住搖頭）

這早晚要取消，我看也是意料中事嘔。

謝

（頗同情於這個過了將近三十年書案生涯的老公務員，沉默不言。）

孔

（又有發揮的機會）本來是的，用白話寫公文，是最清楚也最明白。前兩天

（本性難移）丁大夫不就跟我說過麼？（很得意的）她說：『孔先生——』

（插一句）她一向跟我非常客氣的，說：『孔先生——』

〔况西堂究竟不大愛聽，低下頭寫他的呈文。〕

謝

（煩惡，岔開）喂，小孔，你太太回了娘家之後，常有信麼？

孔

不常來信，（高興）好的很，我在此地很快活。（又覺嘴上又癢，但和一年前的

吹噓用語，大不相同）我現在讀書，做事，研究許多，許多問題，非常長進。謝先生，

你看我現在的思想，呃，（冒然）正確得多了吧！

謝

（笑着）嗯，嗯。

孔

（非常得意）我自己也覺得，現在思想行爲都頗正確。彷彿離開了女人，離

開了後方，腦筋就像清楚得多了似的。我老早說過，婦人女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你看，從前那位老小姐龔女士嘴上說得多刮刮叫，一聽說醫院要調到前線，立刻什麼病啊，事啊，自動辭職，說什麼也幹不下去了。

况（不覺放下筆）喂，你們知道馬登科的消息麼？

謝 不是還在監獄裏麼？

况 他出來了。

孔（驚訝）好快！他都出來了？

况 先生，期滿了！一年都過了四個月了。

孔（幸災樂禍）一年的有期徒刑，真像怪短的似的。

况 他給我來了一封信。

謝 他有信來？

孔（急忙）說什麼，說什麼？

况 他說他現在做西藥生意，非常賺錢，問我入不入股。一本萬利，四個月他已經賺了兩萬塊錢。

孔 噫，你別聽他的，他瞎吹！

况 也許不，昨天我內人來了一封信，說在重慶大街上看見他跟，跟一個女人手拉手上，上了汽車，聽差，汽車夫，簡直非常闊氣。

孔 （又改了態度）哦，老馬也許是真有兩下子。

况 （嚴重地）不過有一件事，也非常地奇怪。

孔 什麼？

况 我內人信上說：（低聲）那個女人的背影，非常像——偽組織。

謝 （不信）偽組織？我們那前任院長不是早就逃到上海，當漢奸去了麼？

孔 他一個人偷偷逃到上海做漢奸，當偽官，那裏多的是年輕的漂亮姑娘。他還要這個抽鴉片煙的半老徐娘幹什麼？

謝（想想不覺失笑）這個漢奸院長也是天生的偽組織命。剛剛逃開了身邊這個偽組織，又跑到上海，就那個偽組織去了。

孔（忽然有了心得）這就對了，老馬這個墮落份子一定就是找偽組織弄來的錢，做國雖生意。這個可好，兩個人住在一道，一個舅母，一個外甥——

况（截斷他的話）秋萍兄，關於女人名節的事，沒有根據萬不可亂說。尤其是這種不，不人倫的事，我最痛恨。我什麼都可以新，只有這一樣，我新不來，我看不慣。那麼，你不信？

况 這種禽獸的事情——

孔 那我告訴你（又是秘密）從前那個漢奸院長還在這兒的時候——

謝（不耐煩）你們談吧，我走了。

孔（拉着謝，知道他不愛聽）謝先生，別走，別走。我們不談這個，不談這種——不正確的事情。

謝 (失笑) 孔先生，有什麼貴幹？

孔 謝先生，(似乎非常熱烈) 你看我現在工作精神如何？

謝 (只好——) 很，很努力。

孔 跟新來的這些公務人員比得上比不上？

謝 (無足輕重地點點頭) 也還趕得上。

孔 抗戰之後，我這樣的人還有飯吃不？

謝 有，有。

孔 (頗為高興) 那麼，你再批評，批評我。

謝 (對他毫無辦法) 我看，沒有什麼可批評的。

孔 不，你再檢討，檢討我。

謝 我看你什麼都好，就有一樣，實在要不得。

孔 哦，(大驚) 什麼？

謝 就是（慢慢地）先生的話——（一字一字地）實——在——太——多。

孔 （沒想到謝又這樣直率）哦，哦——（不像方才那樣起勁，然而——）那麼，我，我的行爲上還有什麼不，不正確的地方沒有？

謝 （點點頭）有一樣。

孔 哦，也有？

謝 （指他手裏拿着的圖畫刊物）趕快把你手裏這本畫報，還給雜誌室。這是公家的東西，你不應該拿出來看！

〔謝宗奮帶着半諷刺的笑容由中門下。〕

〔孔楞在那裏，若有所失。靜默中只聽見那老頭兒倚牆熟睡，發出香甜的鼾聲。〕

孔 （看着他，忽有所感，似乎對着况發牢騷，其實是沾沾自喜）唉，還是這種鄉下人福氣，不思不想，說睡就睡。

况 （望一望，又轉過頭去。）

〔外面青蛙漸漸又聒噪起來。〕

孔（慢慢又挨到况身旁）况先生，你給老馬回信沒有？

况（忙着起稿，天氣又熱，非常煩燥）沒有。

孔 您預備怎麼個回法？加入多少股子？

况 我？

孔（頗心動）這種西藥買賣做好了倒也是一本萬利。

况（冷冷地）我沒有錢，我不想賺錢，我不加入。

孔（沒想到又一個釘子，只好搭訕着）對的，對的——這個對的。

〔况又低下頭起文稿。〕

〔孔確實無聊，正想走出中門，忽然——〕

外面蒼老的聲音（愉快地）不用，不用，我自己來！

〔梁崑員滿頭大汗，一手拿着乾毛巾，一手提一吊桶涼水，意態自若，由中門大步走進。十八閱月的

奔波辛苦，在他臉上，彷彿一掠而過。除了額上縐紋略微加深，簡直留不下痕迹。他生氣勃勃，充沛的欣喜之情，從心底浮上來。熱汗涔涔的面上，眼神那樣愉快地笑着。兩年的抗戰，使他更相信自己的認識毫無錯誤，增加他對民族國家極端樂觀的信心，雖然做起事來有時荆棘載道，耗費他不少的血汗。他穿一身蒙了塵土的草黃嗶嘰軍服，裏面是中式粗布襯衫和一件貼身長袖汗衣。下面是卡機布的馬褲，腳下還是那雙笨重的長統黑皮靴。

孔 崑員，您怎麼自己提水？（動手）我來替您提。

梁 不用，不用，我自己來。（走到洗臉架旁，放下水桶。這時，况收拾桌上的筆墨紙張，預備出去。）不用走，况先生（豪放地）我們倆個『就乎』一個燈，你做事，我洗臉。

况 是，是，（又坐下。）

〔梁把水傾入盆內，背上癢，搥了兩下。〕

孔 我跟您叫勤務來——朱強林！

梁 不要叫他，這個孩子跟我走了兩天沒得睡覺，我也叫他先歇會兒。你去吧。
孔 是，是。

〔孔由中門下。這時那老頭兒，才警醒過來，昏昏然揉着眼睛，彷彿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又四面呆望着。〕

梁 （脫下軍衣，放在床上，笑着說）今天真熱。

况 （以爲對那老頭兒說話，看出不是，才——）是，是，您這一路還好吧？

梁 （興致淋漓，答非所問）好，好，好。雨水多，收成好，今年又是一個大豐年。

况 現在哪邊戰爭？

梁 打得好，各方面都打得好！（剛要洗臉，身上又着癢，擰了兩下。率真地笑着）真

是——奇癢難當。（只好脫下襯衫。）

况 是，聽說住在店裏跳蚤很多。

梁 （拿起襯褂，湊到燈旁邊）嗯，嗯。（於是不理他，十分揣心在襯衫裏尋找什麼）

〔靜默。那老頭兒，還木然在那裏等待。〕

况（看見兄弟二人還不交談，非常納悶，終於忍不住對那老頭兒）喂，老先生，這

這就是——呃，呃——

〔朱強林提一隻馬燈由中門上。〕

祥（好容易看見那勤務進來，立起，非常氣憤）我，我叫你找的人呢？

朱（莫明其妙，對耑員）我給你拿來一個馬燈。

梁（放在那裏，（朱將馬燈放在桌上。）

祥（跑到他面前，大氣）人呢？梁耑員呢？

朱（忽然明白）梁先生，這位先生是，是你的哥哥。

〔朱強林由中門下。〕

祥（呆望着梁一會，不相信的聲音）——公——仰？

梁（立起來，也認了一刻）哦——你來了？

祥（見着親人）公仰，你——你接到我的信了麼？

梁看見了。（早已明白來意）我以為你等不了，早回家去了。

祥沒見着你，我怎麼能夠回去呢？（敘舊）你老多了，我簡直不認識你了。

况（立起）耑員，我走了。

梁不坐坐。（逐漸準備）我們說說家常話，又不是公事。

况我已經辦完了。

梁那麼請你，告訴溫副院長一聲，說我就要看病房，我一會還有要緊的事跟他談。

况是，耑員。

〔况由中門下。以後對話中，梁耑員一直在很自如地洗臉，在他的土布褂裏，翻來覆去，捉一種使人發癢的小蟲，直到穿好了衣服，梁公祥走出門為止。〕

祥（不勝羨慕）你現在管的人真不少了。

梁嗯，不少，你這一向在哪裏？（又低頭洗他的臉。）

祥 我這一房前五年就搬到大通縣了。（取出身旁那幾件土儀）這是從我們那
個小地方帶來的幾件土東西。（指着）這有的是劉外公送的，有的是四房保
生的孫子送的，有的是大姑太家的守寡媳婦替她那個剛做事的兒子送的。
（舉一舉）這兩包是頂好的白木耳同阿膠，是我跟我那老三特意買來給你
吃補的。

梁 你爲什麼不在家裏好好當老太爺？跑到這麼個危險地方來幹什麼？

祥 什麼老太爺喲，一打仗，人家做買賣賺錢，我做買賣就虧本。再不出來做事，簡直
連一碗稀飯都快喝不成了。

梁 哦。

祥 （歷數他的功績）你離開了老家快三十年，你這一房的祖墳總是我告訴崇
明派人打掃，去年我還寄回去一筆錢，說清明燒錢紙，你房裏大兒媳婦的墳也
要燒到。

梁 (擰手巾) 哦, 哦, 很好。

祥 (沒想到反應這樣冷淡, 還是數流水帳似地講下去) 前年, 祠堂要重修, 大家問到你, 我還替你寫一次捐。

梁 哦。(擰起來又擦。)

祥 (看他提, 只好自己說) 公仰, 你看見我的信了麼?

梁 看見了。

祥 那兩張履歷呢?

梁 也看見了。

祥 怎麼樣? 公仰? (理直氣壯) 現在我們明水梁家就你一個人最發迹。(他用力譽揚) 現在年頭不好, 我們不吃你還吃誰呀?

梁 (把手巾放在盆裏笑着) 那麼, 你看, 我不在這兒? 你要怎麼個吃法呢?

祥 (不幽默) 我並不說要化你的錢, 你隨便叫此地的什麼院長, 給一個小事不

是一句話？

梁 (故爲詫異) 哦，你是要謀差事！(拿起襯衣。)

祥 (眼一翻) 在我信裏，我托人寫得清清楚楚的。

梁 那你能做什麼事情？(坐在燈旁翻那衣服的領子找——)

祥 (爽性) 你想，我這麼大年紀的人，還能做什麼事呢。隨你叫他們一個——批給我一二百塊錢就成了。

梁 (不動聲色) 一二百塊錢？

祥 是多，是少，隨便你。(似乎已經不成問題) 可是至少也得九十元，要不，這年頭，柴貴，米貴，少了簡直是沒法養活。

梁 (又翻一下衣服不抬頭) 我看——

祥 (十分熱中) 怎麼？

梁 (拍一下，忽然捉着了一個——) 可是，可以的。

祥（欣喜）可以？

梁（放在燈前照照，慢吞吞地）除非有一天我自己開個私人銀行。（狠狠一手

把那個小蟲兒碾碎。快意地對祥笑了一笑）弄死了一個！

祥（毫無辦法）要是不成，也可以。不過我家老三無論如何你這個闊叔叔要

幫一幫忙。

梁他在哪裏？（依然又翻他的衣服。）

祥就在路上，一兩天就要跟你這叔叔請安來。

梁他也要找事？

祥年青人總得做事磨練磨練啊。

梁（仍一本正經地低頭慢慢尋找）好的很，他要多少錢一個月？

祥我看八十塊錢一個月就差不多了。

梁（不覺抬頭，笑了一下）他要的倒不多。

祥（也謙虛）本來小孩子，才二十歲，還算是當學徒的時候。

梁（又低下頭找）那他會些什麼？

祥（被人問住）他，他會——

梁 會敲算盤麼？

祥 不會。

梁 會寫字麼？

祥 呢，不多，你知道他的母親死的早，我又一直在外面做小買賣。

梁（抬頭想想）那麼他會掃地麼？

祥 他又不是個傻子。可掃地有的是聽差（未說完）——

梁（搖搖頭）這裏沒有什麼聽差，差不多的事都是自己幹。不過，我聽說病房裏

倒是要人掃地打雜。要是你老三願意，我想我可以替他問問，大概是六塊錢一個月，自己管吃，公家管住。

祥（始料不及，突而楞住）公——仰——（望見他了無愧色，依然在燈下做他的事，不覺怒氣冲天，忽然一言不發，低下頭，一把就拿起他帶來的土儀。）

梁（彷彿毫不覺得，把衣服又湊在燈前照照，仍舊不動聲色，慢悠悠地）但是也得等『空』，（『空額』的意思）沒『空』不成。

祥（氣忿忿地走到梁面前，唾沫四濺）公仰，我們梁家沒有你這個呆子！人家告訴我，你手裏一個月出進幾百萬，你一個錢不拿，窮到祠堂都修不起不講，你現在連——

梁（猛拍一下，一手打在衣領上，梁公祥突然楞住，他欣欣然又捉着了一個）咦，又一個！（立刻輾死。）

祥（意識恢復）現在連，連自己的侄子——

梁（把小褂一抖，祥又在望着他把宅穿在身上，對他的老哥非常滿意地笑了一下）這一下，可舒服了。

祥（忽然想起一件大事，非常有把握地）公仰，上半年崇明就來找過你。

梁（繫扣子）嗯，他回去了。

祥（大為驚訝）什麼，他也回去了。

梁（又拿起他的舊軍服）我叫他回家種地去了。

祥（大氣）公仰，他是你的兒子啊！

梁（很平淡地）我知道他是我的兒子！

祥你——（覺得此人病入膏肓，一怒由中門走下。）

〔梁若無事然，愉快地穿好他的軍服。〕

梁朱強林！（從袋裏掏出一個極舊的錢包。）

〔朱由中門上。〕

梁（拿出鈔票）我給你十五塊錢。

朱（取下傻傻地）嗯。

梁 我這位本家哥哥還忘了一件東西。（指凳下一包土儀。）

朱 （立刻）那我送去交給他。（轉身提着東西就跑。）

梁 （搖手）別，別。（十分幽默，低聲）他現在大發肝氣。（笑着）他會連東西帶

錢扔在你臉上的。（掏出一個揉舊了的印着紅簽條的小信封。）你明天早上
按着這上面的地址，把這十五塊錢同這包東西交給他。說我送他一點路費，勸
他趕快回家。此地離前線太近，說不定一兩天就會打起來。

朱 嗯，嗯。（就走。）

梁 喂，你看丁大夫現在幹什麼，有工夫請她來一蹓。

〔丁由左門上，手裏還拿着診聽管，朱見她來了，由中門下。〕

丁 （非常欣喜）老先生！（把診聽管放在口袋裏）老先生！

梁 （和藹地笑着）丁大夫，這一向好？

丁 （親切）好，您最近身體好。

梁（生意暢然）好好，吃得，喝得，怎麼樣？（低下聲音，彷彿對自己的女兒問話）這兩個月，丁昌有信來了沒有？

丁（低下頭）沒有。

梁（安慰）不要緊的，山西那邊打得非常好。（微笑）前兩個月我在山西托人把丁昌的相片帶給你，你收到了沒有？

丁看見了。

梁（憮然）可惜我沒見着他，聽說他身體很結實的。

丁是，老先生。

梁最近這幫人辦事如何？

丁（昂頭）很好。

梁負責任？

丁可以說。我覺得每個人都奉公守法，按步就班地辦事情。

梁 都十分滿意麼？

丁 呃——

梁 (近前) 怎麼？

丁 十分？(沉思) 這就很難說。

梁 哦？那麼，我們聽聽。看看有哪些不能令人十分滿意的地方？

丁 (眨着眼，想想，彷彿說明很困難，一面笑着) 這，這非常不容易講。事實上，院裏

的事情都在辦，該進行的也都在進行。就是實際做起來，總彷彿(略頓)缺少了點什麼。其實幕一看也找不出來什麼錯，就是仔細想想，又覺得(微頓)用手在空中繞一繞，似乎在找什麼字) 這機器上面的螺絲不，不夠緊，裏面缺少了

一種——(微想) 一種更熱(略頓) 更強的，嗯——

梁 (凝望) 推——動——力——量，對麼？

丁 (點頭) 嗯，是這個意思。(笑起來) 我真不知道怎麼說，老先生曉得我有

時說話不明不白的。

梁 (鼓勵)不不不,你對,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那麼,回頭,讓我這個老工匠看看,看看這個機器的毛病,究竟在什麼地方?

〔胡警官手持電棒由中門上。〕

胡 (進門就喊)丁大夫!(忽見梁,鞠躬示敬)梁耑員,溫副院長等您參觀病房,他現在在病房裏等着呢?

梁 好,我去一下,我們回頭談。關於四月以後大反攻的情形,我有多少好消息報告你們。(到桌上提起馬燈,預備出去)

胡 是,耑員。

丁 (追上去)老先生,謝謝您前兩個月特意送給我那兩句話。

梁 (笑着)有道理麼?那兩句話?

丁 (肯定)嗯,有道理。

梁（父親似的鼓勵）好。

〔梁笑嘻嘻地由中門下。〕

胡（搖著頭讚嘆）這老頭真可愛。

丁 噫——什麼事？

胡 剛才第八急救站送來急信，說站上有兩個重傷兵，非常危險，要我們立刻派人救治。

丁 |陸小姐！陸小姐！

〔陸蕙由左門上。〕

胡 幹什麼？

丁（簡捷）走。

胡 我已經弄好汽車，我就預備去。

丁 不，這不是你的事，自然我去。（轉身）陸小姐，請你立刻預備藥箱。

陸 是，丁大夫。

〔陸由左門下。〕

胡 (勸阻) 明天還有重傷傷兵要到，丁大夫，您明天的事不會少的。

丁 但是今天晚上的病人？

胡 那只是少數。

丁 (仁慈地) 不，我們看一個傷兵跟一羣傷兵是同樣的重要。並且路不算遠。坐着車，我可以在半夜兩點鐘趕回來。

胡 丁大夫 (有些着急) 今天說不定就會反攻，第八急救站離前線太近。

丁 那不是更該去麼？

胡 那麼，我陪您去。

丁 爲什麼？

胡 (找理由) 那邊我許久沒到，我也要去看看。

丁 也好，兩個重傷，我們一人一個，更可以快一些。（叫）陸小姐！

陸 （在裏面）就弄好。

丁 好，我們收拾收拾，從那邊出去。

胡 好。（跟着走兩步，忽然——）丁大夫，方才梁崑員說有道理的那兩句話是什麼？

丁 （和穆地）他告訴我們，要『存心時時可死，行事步步求生。』（果敢的微笑）

對麼？

胡 （也勇敢地）對，丁大夫。

〔丁胡快步由左門走下。〕

〔况西堂拿着剛調來的一本已經歸檔的卷宗，與陳秉忠匆匆由中門上。陳秉忠現穿灰色公務員

制服，一雙方頭皮鞋。人依然那樣瘦，却態度似乎略微軒昂一點。〕

陳 （急忙）什麼事？什麼事？

况 梁崑員又在發脾氣了。

陳 爲，爲什麼？

况 大概是溫副院長做事又出了什麼錯。

陳 （想起自己的事）是不是因爲現在金雞納霜——

况 （一面急翻着卷宗）不止，還有什麼蚊帳，同什麼卡車問題。

陳 哦，哦，那麼我在這裏——

况 剛才溫副院長也叫你在這裏等他。（急忙）你去請光先生來，哦，還有謝先生。

陳 怎麼？

况 耑員叫他們。

陳 好，那麼，我們就在外面等着啦。

况 好，好。

〔陳走到門口望見。〕

陳 （回頭對况）耑員他們來了。

况（望一下，又急忙翻他的卷宗。）

〔温宗書手持電棒，梁崑員拿着醫務報告表同由中門上。梁低頭不語，温在一旁嘵嘵解釋。〕

温（素來小心謹慎）梁崑員，現在客觀的物質條件太壞。離着前線近，不止是蚊帳沒有的賣，連頂壞的冷布都沒有法子買。戰事緊，後方的東西運不上來。您當然也知道，這半年固然天天打勝仗，物質上的供給，一直是不十分充足的。

梁（極力忍耐，點頭）嗯，我曉得。

温况且，（老老實實，一句一句）這個地方非常潮濕，天氣熱，蚊子多，又靠着一條臭河水。而現在又缺乏大量的特效藥品。這一點金鷄納霜，省儉着用還嫌不足，加以現在輕傷傷兵，又缺乏卡車向後方運。客觀條件這樣壞，以致於一個傳染一個，一個傳染一個——

梁（指着手裏的報告表）到現在這裏惡性瘧疾，幾乎佔了百分之三十。

温但是，（無力地苦笑）有什麼辦法，梁崑員？在這種客觀條件之下——

梁 (爆發) 客觀條件! 客觀條件! 我不明白, 如果這種客觀條件永遠不變, 是不是
溫副院長就讓這個病蔓延下去。一直到這個前線傷兵醫院變成了前線瘡疾
醫院?

溫 (謹謹慎慎) 前天羅院長倒是來電提到, 他正在催辦藥品, 設法弄大批蚊帳。
梁 他在重慶, 先生。離着此地幾千里! 我們現在要快, 要解決目前, 要現在就有。

溫 (怯弱地) 但是現在哪裏會有, 梁崑員?

梁 (忽然) 你用公函催了沒有?

溫 催了。

梁 打了電報去了沒有?

溫 打了。

梁 在哪裏?

溫 况先生, 上月的卷宗。

「况將卷宗攤在桌上。」

溫（指着）這是五月十一號的催藥呈文，五月十七號的催請蚊帳的呈文，這又是一次催請呈文，這是五月二十號請發卡車的呈文，這三個是在六月發了的緊急快電。這是覆文。

梁（看完了，不語）嗯。

溫（有了理由）發了電報，也寫了公函，但是事實上，戰區廣，醫院多，政府大量購辦醫院用的藥品，也不夠充足分配——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客觀條件，您看有什麼辦法，有什麼辦法？

〔半晌。况輕輕咳了一聲。〕

梁（慢慢抬起頭來）溫副院長，您知道一個舊式官僚，同一個抗戰的官吏有什麼分別沒有？

溫（含糊而老實地）不知道。

梁 我告訴你，一個舊式的官僚，有了公事，只知道寫呈文，打電報，文字工夫做完了，辦到辦不到，就以爲盡了最大的責任。

溫 那麼，新式的官吏？

梁 新式的官吏，我告訴你，（忽然湧起全身的精神舉着他的大手）是要拿起我們這一雙手，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形下，非把這件公事（拍桌）辦到不成的。

溫 （軟弱地）梁耑員，那不是明明做不可能的事情麼？

梁 （怒目）怎麼叫不可能？（像一隻鷺鳥逼視一個無力的雞雛，雷滾似地一氣說下）你從上面一時領不來，你該找省內醫藥管理處；省內醫藥管理處要不來，你該找動員委員會；動員委員會弄不來，你要找人民團體；人民團體捐不來，你該求殷實商家；殷實商家借不來，你再托人寫文章在報紙上喊。要！要！要！要！我們的蚊帳，卡車，金鷄納霜。哪怕這三件東西你要從地裏面挖出來，你得完全辦到，你才算完。

溫（氣爲所奪，幾乎無聲）那麼這種客觀的——

梁 光行健！

〔光行健，一個穿着軍服，精神飽滿的青年公務員，由中門應聲而進。〕

光（光行健簡稱）崑員。

梁 你現在弄部車子趕到黎縣，設法弄蚊帳。回頭我告訴你怎麼找人。

光（有力）是。

梁 謝宗奮！

〔謝由中門上。〕

謝 是，崑員。

梁 你現在趕到濟府去辦金雞納霜，帶着介紹函件立刻就走。

謝 是！

梁 况先生。

况 崙員。

梁 你告訴陳秉忠叫他把底單交給他們細看，同時請你立刻辦公函。

况 是，崙員。

梁 關於那卡車運輸的事（略斟酌）——

溫 （彷彿被他鼓舞起來）崙員，非要試一下，我可以去。白溪的軍部，我有認識的人。

梁 （望着他，微頓，信任地）好，你去，我限你們在天亮以前回來報告。

〔謝光况三人由中門下。溫正走了兩步。〕

梁 （忽然追上去，誠懇地）溫副院長，（慢慢拉起他的手，緊握着）你是一個真

想做事的人，讓我們一起打倒這種艱難的環境。

溫 （感動）是，崙員。

〔他由中門下。〕

〔遠遠戰地似乎傳來轟轟的砲聲，附近有野犬在吠，十分蒼涼。〕

〔梁正拿起表格，長嘯一聲，陸由左門上。〕

梁（抬頭）丁大夫呢？

陸已經跟胡醫官到第八急救站去了。

〔隱隱巨砲作響。〕

梁咦，這不是砲響？

陸聽說我們軍隊已經開始反攻了。

梁（欣然）好好！

〔梁昂頭由中門走出。〕

〔陸拿起捲好的綑帶，走到桌前，把洋油燈轉滅。〕

〔屋內暗下去。遠遠戰地上不斷傳來轟轟的巨響。〕

（第二場閉幕）

（幕落後即啓）

第三場

這已是深夜將盡的時分。依然在那間屋子裏。遠遠重砲聲轟轟不斷。桌上點着洋油燈，對面馬燈放在洗臉架上。梁端員領扣鬆開，一夜未睡，在屋內緩緩踱來踱去，時時從衣袋內掏出懷錶望望，彷彿等待什麼。撲倒桌面是睡着了的朱強林，微微發着鼾聲。陸歲坐在空空的帆布床上，睜着眼睛，似乎也在聽着什麼。間或炮聲稍停，屋內死一般地沉靜。陸悄然立起，走到窗前諦聽，梁也停止走步。但不一刻砲聲又陸續傳來，梁又默默踱着疲乏的步子。

陸（回頭，同情地望着梁）您，您還不睡一下？

梁（搖頭）不。

陸我看打開鋪蓋躺一躺吧。（走回床前拿他的鋪蓋）

梁不，我不睡。（微笑着）你去睡，不要等了。

陸（笑）我也不睏。

〔遠處一聲更近的巨砲聲。〕

朱（忽然震醒，望一望，傻笑）砲更響了。

梁 噫。

朱（坐在那裏，揉着矇矓的眼睛）幾點了？

梁 四點三刻。

陸（嚴重地）丁大夫已經出去了八點鐘了。

梁 噫。（忽然提起馬燈）朱強林，你不要走開。

朱 噫。

〔梁由中門下。遠處炮聲不斷。〕

朱（打着呵欠，一面笑說）這一陣炮放的倒像過節。

〔夏持燭由中門上。〕

夏 (低聲) 陸葳! 陸葳!

陸 怎麼?

夏 (瑟瑟然) 我有點怕。

陸 怕什麼?

夏 他們一夜都沒有睡?

陸 怎麼?

夏 說是看樣子,怕我們反攻不大順利。

陸 你別聽那個姓孔的話。

夏 (怯怯地) 怕很危險,——你聽,炮聲不是越響越近了麼?

陸 那,也,也許因爲——

〔徐護士由中門持電棒進。〕

徐 夏小姐,耑員呢?

陸 出去了。

徐 天快亮了，溫副院長還沒有回來。

夏 (低聲) 你有什麼特別的消息沒有？

徐 (規避) 沒，沒有。

夏 真地沒有？

徐 沒，沒有。(望望) 你們爲什麼不睡？

夏 你爲什麼不睡？

徐 (縮縮頸) 今天也不該我輪班。

夏 (笑着) 那也不是我們的班。

陸 (沉穩) 我們在等着丁大夫。

徐 (非常關心) 丁大夫走，有誰跟着？

陸 胡醫官，還有兩個護士，同一個車夫。

徐 他們帶了傢伙沒有？

陸 你說槍？

徐 嗯。

陸 沒有——怎麼？

徐 (閃爍) 不怎麼。

陸 徐護士，你一定有什麼消息？

徐 沒有。

夏 你說？

徐 我，(隱隱約約) 我聽說——

陸 嗯——

徐 我聽說，(低聲) 前面打到了兩點鐘，戰況忽然不明。

夏 戰況不明？(恐懼地望着陸葳。)

陸 (默然。)

徐 沒有一點消息。團部也不肯說出什麼理由。

〔砲聲漸響。〕

陸 (突然) 這是誰說的?

徐 龐警官剛才搖長途電話問的。

〔遠處又一聲轟然的響聲。〕

夏 (怯懼) 你聽，炮聲更近了。(幾乎要哭。)

徐 (撫慰) 不要怕，也許這都是謠言。

〔忽由中門上來了孔秋萍，一手還繫着紐扣。〕

孔 (慌慌張張) 你，你們知道嚴，嚴重的壞消息麼?

夏 什麼?

孔 我剛才聽說現在縣政府已經，已經完全搬完了。

夏（求助的神氣）陸葳？

徐（不大相信）爲什麼？

孔反攻不順手，日本兵已經離城只有（手一比）三十里。

〔砲聲隆隆。〕

陸三十里？

夏（急忙）陸葳！

孔你聽這遠遠大礮，一聽就是日本的平射砲，（有聲有色）他們的機械化部隊，說到就到。這糟了，一定糟了，我知道，我知道。

朱（實在忍耐不下）你知道個屁！

孔（確未想到）你？

朱（點頭，瞪眼）我。

孔有話好說，你怎麼出口傷人？

朱（挺胸）你再在這個時候胡說八道，我就把你當漢奸，（把拳一伸）一拳頭搥死你！

孔（外強中乾）你，你敢，你敢！

〔朱擡起袖子慢慢上前，孔慢慢退後，被逼到牆角。〕

〔梁崑員異常嚴肅，提着馬燈，由中門上。〕

徐崑員。

〔朱一回頭，孔連忙乘空溜走。〕

梁朱強林，你去把院裏頂好的車夫叫醒一個，叫他預備好車子。

朱 嗯。

梁 告訴張隊長，叫他派四名衛兵，帶上槍械子彈，在汽車上等候。

朱 嗯。

梁 快去。

〔朱由中門下。梁又掏取懷錶望望。〕

陸（低聲，怕問得）怎麼？

梁（嚴重）要是在二十分鐘以內，丁大夫這一幫人還不回來，我們就派人去

陸 找？找。

梁 嗯，剛才第八急救站來了消息，說丁大夫的車子早已離開，應該在前兩個鐘點回到醫院。

夏（倒吸一口氣）早離開了？

梁（點頭）嗯。

陸 那麼？（突然恐懼）丁大夫，不會——（不敢想）不會失蹤吧？

夏（顫聲）陸？

梁 不知道。奇怪。她爲什麼現在還沒有回來。（有些着急）究竟她跟你怎麼說的？

陸 她說半夜兩點鐘准回來，因為今天還有許多病要看。

徐 那麼，（彷彿有了預感，出了意外的不幸）現在，丁大夫——

〔夏望着徐的臉，忽然哇的一聲哭起來，立刻由左門跑下。〕

陸 （跑了一步，叫）夏霽如！（突停，與徐相顧無語。）

徐 耑員，縣，縣政府——

梁 （沉穩有力）你告訴他們不要慌，戰事越激烈，消息就越不容易明了。大勝之前總是這樣，不要亂猜亂想，我剛才已經跟雷縣長通了電話，他已經招集全縣的自衛大隊。如果消息萬一不好，他預備死守縣城。你把這話傳給龐醫官聽，叫他轉告院裏的人們，安心工作。

徐 是。

〔徐由中門下。〕

〔砲聲更響。〕

陸（低聲）崙員——

〔同時况西堂披着一件長袍，由中門跑上。〕

况（略喘）報告梁崙員——

梁 怎麼？

况（驚惶之色）日本軍隊已經到了縣城附近。

梁 附近？

况（指着）縣城以東十五里。

梁 胡說，哪裏來的消息？

况 謝宗奮。

梁 他回來了？

况 噫，剛下車。

〔謝宗奮滿身泥土，但非常興奮，由中門跑上。〕

謝（一臉笑容）梁崑員，金鷄納霜，完全辦到，第一批已經隨身帶來，第二批明天十二點以前準時交貨。

梁 好，好。

况（緊張地）謝先生，你不是說日本兵已經到了縣城附近？

謝 是，我在良村就看見老百姓向這邊逃。

梁 哦！

謝 成千成百的老老少少，

梁 嗯。

謝 他們說有八百多日本的敗兵——

况（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敗兵？

謝（笑着）不是敗兵，難道還是勝兵。

陸 什麼，我們打勝了？

謝 (奇怪) 怎麼，你們不知道？

陸 (歡喜萬狀，回頭) 夏，我們——

謝 他們說 (陸又諦聽) 這八百多沒有人統率的日本敗軍，奸淫搶劫，在蔡家莊

一帶——

陸 (嚇昏) 蔡家莊？

謝 嗯。

梁 (緊接) 蔡家莊不是在丁大夫回來的這條路上？

陸 (慌懼，氣喘) 是，是，是，丁大夫，丁大夫的必經之路。

謝 怎麼？

梁 丁大夫正從第八急救站向醫院趕回。

謝 (大驚) 這怎麼會？

梁 (緊急) 不要多問！丁大夫現在一定是路過蔡家莊。

陸
謝 } (同時)
是。 } (恐懼地點頭) 嗯。

梁 我已經預備好汽車衛隊。

謝 (急忙) 崙員，這路我熟，我去。

梁 就派你：我一面再跟縣府通電話，叫自衛團派一中隊，同時趕去營救。

謝 是，崙員。

〔謝立刻由中門跑下，梁走去提馬燈。〕

陸 (跑上前) 崙員，我也去，我——

梁 你別動。

〔梁由中門下。〕

〔外面聽見遠處一片槍聲，甚清晰，陸突撲在桌上哭泣。〕

〔徐由中門上。〕

徐 (撫慰) 陸小姐! 陸小姐!

陸 (抬頭) 你聽說了?

徐 (難過) 嗯。(陸又哭起來) 不要難過, 陸先生, 不要緊的, 這不會, 決不會的。

〔溫宗書穿一件破雨衣, 一臉汽車上的油泥, 興高采烈, 由中門跑上。〕

溫 崙員呢?

徐 您回來了。

溫 崙員呢?

陸 在, 在打電話。

徐 (看他那樣高興) 您把卡車辦來了?

溫 嗯。(壓不住心中驕傲的喜悅) 二十輛卡車, 跟着開到。(回身就走。)

徐 副院長, 戰事情形如何?

溫 (回頭) 大勝! 好好! 好好!

〔溫由中門跑下。〕

〔窗外深藍天空逐漸顯出稀微的光明。〕

〔槍聲漸遠，漸稀。戰砲仍由遠處隱約不斷地傳來，却聲音逐漸輕渺。〕

〔遠遠有一聲鷄鳴。〕

徐
天亮了。

〔遠處汽車喇叭聲。〕

〔夏由中門上。〕

夏
〔已經聽說到關於丁大夫的不幸消息，抹着眼淚，對陸〕陸葳，是是丁大夫——

陸
〔點頭，又撲在桌上隱泣。〕

夏
〔楞在那裏，低聲抽咽。〕

徐
〔同情地〕你們——〔又說不出什麼，嘆一口氣，正要走出。〕

〔梁與溫由中門走上。徐讓開一步，走出去。〕

梁 好，好，辦得好。

溫 （異常興奮）崑員，謝謝你，（衷心欽服）這一晚上的成功，完全是您的指示。

〔外面汽車喇叭聲大作，隨着嘈雜的人聲，似乎漸行移來，大家抬頭諦聽。〕

梁 這是什麼？

溫 這一定我們的那二十部卡車都到了。

梁 （搖搖頭）這不像——

陸 （跳起來）不對，這是——（趕緊向中門跑。）

〔中門大開，丁大夫走上，大家驚訝得發了呆。〕

陸 （楞住）丁——大夫。

夏 （同時）（吸口氣）丁——大夫。

丁 （和藹地笑着）看什麼？（對外面喊）先抬到這裏來。（對陸夏）把行軍床搬過來，趕快放正。

陸 (不動) | 丁大夫，我——

夏 (抽咽) | 丁大夫——

丁 (慈愛地，知道她們在焦慮着她的安危) 怎麼啦，我的孩子們！傻站着幹什麼？
(沉靜) 有病人快動手！
(陸夏二人才驚醒，於是二人一面擦着眼淚，一面動手搬床。)

梁 | 丁大夫，你沒看見謝宗奮？

丁 碰見了，剛進城門，就碰到。真對不起，我晚到了三點鐘。

梁 你們究竟遇見了什麼事？

〔外面胡醫官大喊，「慢慢地抬，拐彎，小心，有台階。」〕

丁 我們一點鐘已經從急救站出發，剛一出去，就聽見敵人向西敗退。(回頭) | 陸
葳，你先把輸血針預備好。

陸 嗯。(向右門走了一半，不覺又聽。)

丁（立轉向梁）車開到了白石渡，就遇見了李營長跟他的護兵，李營長受傷很重，（忽然望着都不覺停止工作來諦聽的夏陸，興奮的笑着說）趕快工作，回頭我單給你們兩個人講。

〔陸笑下，夏笑着又忙着鋪床。〕

丁（同時回頭講）我跟胡醫官立刻急救了十分鐘，抬上了車，他告訴我們黃縣克復蔡家莊已經有日兵的潰兵——

〔胡醫官由中門探出半身。〕

胡 預備好了沒有？

夏 快了。

〔胡又縮回頭去。〕

丁（同一下頭接着說）我們才繞着道慢慢地開回來。（立刻走到中門）胡醫官，把李營長先抬進來。

梁 慢慢？

丁 嗯。（回頭）他傷勢非常之重，路不平，開快了一顛簸，就會死的。

〔胡警官進來。後面隨着担架上來的李營長和他的護兵赫占奎。李營長鐵川，只有三十四歲，但在軍隊裏十二年。他身材瘦闊，黑臉，大手，性情豪爽慷慨，說到做到。在軍隊中深得弟兄們的愛戴。有時脾氣暴躁，對他所不滿的人咆哮一頓。但過去就忘，第二天又從心裏跟人和好。他的本性是『有恩必報』但是怨呢，說兩句就會忘得乾乾淨淨的。他現在的軍服上血跡斑斑，胸口傷處，已經綁裹起來。他咬着牙，一聲也不哼，被人抬進。担架的有一個是徐護士。〕

〔赫占奎，年約四十五，是李營長的老護兵。滿臉鬍腮，一臉忠厚笨重的樣子。他非常愛他的營長，現在一聲不響，手裏握持營長的手槍，只望着那睜着大眼的李營長，茫然走進。〕

胡 （指着台中的帆布床）放在床上。

〔他們把李營長放好，夏一傍看護。担架二人下。〕

丁 （輕聲）怎麼樣，李營長？

李（咬着牙）好。

丁（對胡）胡警官，請你跟着我來。

〔胡點頭，隨丁大夫由右門下。〕

溫 梁崑員，關於——

梁 我們到那屋裏談。

〔梁由左門下，溫隨後。〕

〔天空逐漸明亮，夏把李的衣服略微解開，李緊縐眉頭，彷彿非常痛楚。〕

赫（赫占奎簡稱，將營長的手槍輕輕放在他身旁，木訥而深蓄着情感）營——長！

李（氣聲）趕快回去。

赫 我不回去。

李（掙扎）趕快回去，告訴弟兄們，說我——好。

赫（落眼淚）營長！

李 媽的，你哭什麼？

赫 （忍不住，抽咽一聲）營長你不，不成了。

夏 （警告對赫）喂！

李 （怒）赫占奎！

赫 （挺起來）有，營長。（湊過去）你跟家裏的人要，——要留些什麼話？

李 （缺乏氣力，但仍非常肯定）沒有話。

赫 營長。

夏 （對赫）你別再跟他說話了。

李 （振起精神）快回去，告訴張營副，叫他們圍攻蔡家莊，把那些狗娘養的——

（着重）繳械。

赫 （十分捨不得）營長，我不去，我要看着你。

李 去，跟他們說：醫院在這兒，叫他們衝，拚命地衝！我們有——丁大夫。

夏（勸他不說話）李營長。

赫 我要守着你。

李 去！

赫（幾乎也要哭）我，我丟不下。

李（一時性起）媽的，（舉起手槍）我斃了你狗雜種。

〔夏大叫一聲，李呼痛，赫上前趕緊抱着他。〕

〔立刻丁由右門跑出，後隨胡警官。〕

丁 怎麼？

胡 怎麼？

〔梁也由左門走進，露着探詢的神色。〕

李（泛出一絲笑影，歉意地）丁大夫，我是個老粗，叫（指着）他——去！（閉眼不語。）

赫 營長，（抬頭求助，誠懇動人）醫官們！

丁 （一面安慰，一面慢慢拉開了赫）去吧，不要緊，你的營長交給我們，我保他一定不會死的。

赫 （點了點頭，仍貼在床邊）營——長，（不見回應。）

胡 （急了）你快去傳達命令！

赫 （全神放在營長身上，仍以為營長說話，不由得突然立正）是，營長。

〔赫跑下。〕

〔屋內沉靜，清晨的小鳥，在窗外愉快地鳴嚶。〕

〔陸葳悄悄由右門上。〕

胡 怎麼樣？

丁 （正在診聽，仰頭鎮定地）不要緊，他流血過多，只要立刻輸血，就可以立刻見效。

胡 可現在哪裏有合式的血？

溫（搖頭，十分關心）我怕再等一刻，決無希望。

胡（對梁，着急的口氣）可現在我們驗過的血液，（快說）只有A型，B型，AB型，沒有O型的！

丁（慢慢立起，沉靜）不要緊，有辦法。

胡什麼辦法？

丁我——是O型的。

胡什麼，你的血？

丁（望着李營長）嗯。

夏您輸給他？

丁（毅然）胡警官，跟我來。

陸（激動，拉着丁）丁大夫，讓我——

丁你當然知道，不是任何人的血都能用的。



〔丁與胡由右門下。〕

〔一線晨曦由窗隙透進，中門忽開，走進來十分興奮的光行健。〕

光（大聲）報告耑員——

陸 噓，病人！

梁（沉重）丁大夫在裏面抽血。

光（低聲）報告耑員，關於那蚊帳（浮出愉快的笑容）——

（幕急落）

第四幕





又過了十個月的光景。

現在那前線醫院，奉命把一部份有經驗，有學識並且勇於負責的人員調回××大城，辦理一所規模更大的後方傷兵醫院。這批人轉回後方，所辦的事業固然格外龐大繁雜，却推行起來，彷彿順水行舟，進展迅速。在長期的鬥爭裏，這小小的團體，經過千錘百練，他們早已獲得高度的韌性；『鏗而不捨』，一個想做昔日的聰明人們所譏笑的『傻子』；既不怕任何艱難的磨折，也不懼任何細事的煩瑣。這時我們已看出抗戰中事實的迫切需要，逼使此機關的長官再不能以個人的好惡親疏，為進退人員的標準，於是大批不得力的人員，遭受了不可避免的淘汰，而今日的幹部大半是富有青年氣質的人們，感謝賢明的新官吏如梁公仰先生者，在這一部分的公務人員的心裏，已逐漸培植出一個勇敢的新的負責觀念。大家在自己的職責內感到必需（如梁崑員所說的）『自動找事做，儘量求完全。』開始造成一種

嶄新的政治風氣的先聲。

然而在一切之上，還是這個小團體，做到了一同遵守那根據事理釐定的行政制度，認真服務的事實。現在無論長官從吏都不能以一時的人事方便，對法定的制度任意違反，忽略，或曲解。所以制度成，風氣定，做事的效率也日見激增。大批的治癒傷兵，受了身體上和心理上的治療與陶冶，變成更健全的民族鬥士，或者轉院，或者歸集中管理處，或者迫不及待，自動請求提前入伍。種種表現出前因後果的事實，證明在抗戰過程中，中國的行政官吏，早晚必要蛻掉那一層腐舊的軀殼，邁進一個新的時代。

是廿九年度的四月某日上午十一時許，在××大城的後方傷兵醫院的大樓中，一間接待室內。——這樓原是一所領事館的舊邸，樓外頗古老，而且有些地方年久失修，日見衰頹。但樓內的屋宇，富麗寬敞，還留下一些昔日的氣派。現在醫院的治療和行政部份就設在這座西式大樓裏面。

接待室是一間明淨透暢的大廳，陽光充足，天花板高高的。夏天走進屋來，使人頓覺涼爽。這房間一共有五個白門。直對觀衆靠右是兩扇可以閣攏的高門，上面嵌鑲狹長的厚玻璃，向內敞開，緊貼牆壁。這

高門之外是鐵欄杆圍好的陽台。陽台下是一座寬闊的舊花園。地基高，接待室雖然在大樓首層，但從陽台望去，只看見一棵古老垂柳的青蔥蔥的頂梢，微風吹過，綽約閃見楊柳身後，一片明媚的花枝的尖端。現在門前米黃色的幔帷深深下垂，遮蔭着直射進來的四月的好陽光。正對觀衆是一細藤編製的長沙發，裏面有兩個簡單的天藍布靠墊，沙發前橫放一條低低的西式長几，几上舖有一長條白色花紋布，上面放一櫻色的厚瓷烟具。長几之前，左右端，各有一隻可以蹲坐的圓形矮凳。正中牆上懸掛一架亮晶晶的巨鐘，恬靜地發出一種舒閒的「滴撻」的聲音。中牆靠左是通樓內過道的白門，門爲厚實的洋松木質，啓閉時沉重緩滑，了無聲響。左牆略後爲一通病房的門，上面釘起一張「醫師通告：不准探視」的白紙。左邊牆角裏有一花架，上面立一盆枝葉綉垂下來的長青草。左門側，近觀衆處，有一條几，擺着電話。几前放一張小藤椅。對面右牆邊近觀衆處立兩把西式靠背椅子，略向後有一門通辦公室。再後一門通手術房。這門與門之間懸一寬大的簡單日曆。牆角裏置一小圓桌，一個厚重的白瓷沙濾器幾乎佔滿了這小桌的面積，旁邊僅容下兩只白色的細茶杯。

陽光好，陽台外，柳樹蔭裏，鳥鳴甜暢。時爾一陣風吹過來，輕垂的門帷突然漲起，如海風鼓滿了的輕

帆。

開幕時，謝宗奮斜立在啓向陽台的門側，拉起慢帷向外眺望，紅潤的面容上浮出快意的微笑。他穿一件半舊的黃嘩噠公務員服，沙發上放着他的破大衣和一頂深藍氈帽。

靜了一刻，左門慢開，緩步踱進來夏霽如。她現在依然保有那副天真的笑容，却神態大不像以前那般自然。時常眉梢間不禁顯露一種不寧靜的思慮，有時甚至是微漠的哀愁，使人感到這個孩子在短短的幾年中已由一個人生的階段，踏進了另一個嚴肅的時期。她還穿着舊白衣，挾持着在一塊長方薄木板上夾住的幾張工作報告表，水筆插在袋裏。她走向右角那放着沙濾器的小桌旁，預備取水。

謝（聽見有足步聲，回頭）哦，小夏。

夏（走到小桌旁，拿起水杯）咦，是你。

謝（關心）怎麼樣？屋裏丁昌好了一點了麼？

夏（搖頭）沒有，他一夜沒有睡。

謝（不覺回頭望望左門，又對夏）丁大夫呢？

夏 你想，她哪能睡得着覺？（輕嘆，轉身拉開龍頭取水。）

謝 清早羅院長到院辦公，還問我小丁大夫負傷回來怎麼樣了？

夏 （還在接着漏下來的淨水，回頭）怎麼，院長還沒有走？

謝 （笑着）早走了，十點以前就上船了。下水船快，我想十二天以內，他就可以趕回前線。

夏 （端着茶杯，喝一口水，把簾帷輕輕拉開一半，望着外面的春日景色，搖頭，低聲喟嘆）人活着，過得真快。我們調回來工作又差不多一年了。

謝 （沒想到她現在也會感嘆，笑着指她）我看你這個小孩真怪！

夏 （望望他，有些怨望不該再稱呼她『小孩』，但仍然微笑着）怪什麼？

謝 （仍然大哥哥似地指着她嗤笑）看不出你這麼點小孩也學會感慨了。

夏 （很聰明地翻翻眼睛）爲什麼不——人難道不長？（又回頭望着窗外的微風吹動的垂柳，一面慢慢啜一口水。）

謝 (看見她眉梢含著着不可解的思慮，只好) 對，對，長，長。

【半晌。微風裏鳥聲歡暢，一片暖和的陽光灑在地上。

謝 (也眺望外面) 今天天氣好得很。

夏 (長噓出一口氣) 噫，四月了。

【忽由窗外飛進一隻迅速矯健的蜜蜂，嗡嗡地圍繞着夏的頭頭，上下疾繞。夏叫了一聲，連忙用手

亂揮。

謝 (回頭) 怎麼？

夏 (狼狽) 蜜蜂！

謝 (急忙) 哪兒？

夏 (昂首望着那花蟲又矯健地飛出帷外，笑着) 又飛出去了。

謝 (才望見那蜜蜂迅疾繞出，飛到青柳身後的花叢中，和一簇採蜜的蜂兒纏飛

一起。雨後的花園，空氣裏浮泛着潤濕的泥土氣息。強烈的生存快感，深深刺痛

着他。他昂頭一手輕撫着空闊的胸襟，飽足地吸進一口長氣，讚嘆）真是好天氣！

夏（緩緩點頭，莫明其妙感到一種微漠的哀愁）嗯——四月天。

謝（突然有力地）嗯，四月——四月又是打勝仗的好日子。

夏（呆滯地重複）嗯，打——勝——仗——（忽回頭望謝）謝先生，還有多久

我們這些人可以回老家？

謝（有信心）我看不遠了，這兩天戰事連天都是好消息。

〔光行健由右前門——通辦公室的——上。他更見精神，活潑健快，也穿一件半舊的黃嗶嘰制服，

臂裏挾一公文紙夾，手持軍帽，進門就戴上。

光（愉快地對謝）對不起，久等了。走吧，我們。

夏（笑着）咦，兩個穿得這麼整齊，幹什麼去？

光到傷兵集中管理處。

謝 送治好的傷兵轉院，（頑皮地）你當我們出去玩？

夏 今天太陽這麼好，我真以為——

光 （忽然想起一段快事）喂，我告訴你們——出了太陽，一段非聽不可的消息。

夏 什麼？

光 （驚人之筆）一個人死了！

謝 （略驚）誰？

光 （神秘地而又彷彿是開玩笑）一個要人！

夏 （忍不住）快說吧，光先生，

光 （慢慢地）三年前他是——

謝 （急於想聽）什麼你說呀？

光 （對謝興奮地）他是三年前你們那位寶貝院長。

謝 (不相信) 秦仲宣?

光 (點頭) 嗯。

夏 怎麼回事?

光 昨天他這個漢奸，又在上海五福樓——在大宴賓客，請那幫偽官吃飯，忽然來

了一位愛國的青年對他一槍——

謝 (高興，大聲) 打死了!

光 (很滿意地慢慢點一下頭) 嗯!

夏 你聽誰說的?

光 今天的報上。(明快的笑) 怎麼樣? (對謝) 這個消息好不好?

謝 好!

光 痛快不痛快?

謝 痛快!

光（順手一拍，打在他的背上）那麼走，我們辦事！（拉着謝就向中門走。）

〔夏抽出水筆坐在矮凳上，填寫她所持來的工作報告表。〕

〔徐護士——現在有些發胖，於是神氣更爲可笑——由中門上。〕

徐（一把抓着光行健）光先生，別走，別走，簽字，簽字，（把一本領物單塞在他手裏，光只好嘆一口氣，暫時留下簽字。）

謝（故意逗弄他）我先走了——

〔謝由中門下。〕

光（更忙）喂喂，（但拿着單據又得核算上面的數目，用手急忙點一下，口中唸唸有詞，時時翻着白眼，一面簽字。）

徐（同時）夏小姐，丁大夫叫你找柳醫官，幫她換藥。

夏（立起，插好了筆）什麼，丁大夫又去跟傷兵看着病？

徐（點頭）嗯，已經看到第六十五號了。

〔夏忙向中門走。〕

徐（追上一歩）喂，夏小姐，陸看護長呢？

夏 在外科室。

〔夏由中門下。〕

謝（同時由中門探出身來）喂，老光——

光（抬頭望謝，急忙地）好，好，完了，完了，就完了。（把最後一張簽了字，一把交給

徐）給你！（玩笑似地狠狠對他點一次頭，轉身——）

〔光與謝立由中門下，徐也要走。〕

右前門內（桌上辦公鈴聲）李有才！李有才！（徐聽見，回頭望望。）

徐（對外接着喊）李有才！李有才！

右前屋內 李有才！

徐（到右後門——通那手術室的——前）李有才！

〔溫副院長由右前門出。他現在較前十月氣派軒昂，身體也不像以前那樣孱弱，他穿一件黃呢制服，胸微挺，走路頗穩定有力。〕

溫 徐護士，你看見李有才了麼？

徐 我剛才彷彿看他進了這個手術室。

溫 手術室怎麼能讓他隨便進去？

徐 （陪笑）他是個剛來的聽差，回頭我就去告訴他。

溫 徐護士，你看見謝先生了麼？

徐 他跟光先生剛走。頂多到大門口。

溫 那麼，請你替我把他追回來。說現在要趕緊跟前線的醫院送大批慰勞物品，轉

院的事讓光先生一個人辦。

徐 是。

〔徐由中門下。〕

溫

（想起，又追到中門門口，對外探出半身，高聲）請他立刻到我的辦公室來。

〔徐在遠處應聲。〕

〔溫轉身正要向右前門走。由右前門走出來，現西堂。〕現現在氣色確比以前略微暗淡，最近一直感到如離水的魚兒，週圍都是令他窒息的壓力，約束得他頗不自在。自從溫副院長奉令接辦後方醫院，他也被調到了後方，滿心以為可以稍事休息，不料現在的後方醫院，幾乎比在前方的還忙。憶起從前那『畫畫到看看報』的優閒日子，心中至為惘然。而且這一年來，院裏年青的公務人員，日見增添。他們經驗雖不比他多，但辦事認真，勇於負責的精神幾乎個個比他好。年青人有年青人的思想，希望和忙迫而活潑的生活方式，他以衰老的心情怎麼能和他們混在一道？插在院裏這一大批青年人堆裏，他有若那仙人幻變的孤鶴，重來憑吊那『城郭在，人民非』完全換了面目的城池，獨來獨往，心中著實淒涼。寂寞已極，他有時甚至於企盼和他素所鄙惡的孔秋萍作一次溫舊的夜談，然而即使這個不足輕重的『屁』也因『話多誤事』早被撤職。他的老妻常勸他：『時候難，事不好找，不如做一天是一天。』但他已痛苦地感到工作繁重，支持不來，並且逐漸被人輕視，而憮然有『歸去』志。

〔他現在穿一件古銅色舊袍，鬚髮幾乎完全斑白。他有一點咳嗽，拿着黃而黑的舊手帕，堵着自己的嘴。〕

溫（笑容滿面）况先生，你來得正好，我正要找你的。

况（略彎身，陪着笑容）副院長，十一點到十二點我請了一點鐘的事假，因為內人一會兒要來院裏看病，我想陪她一下。

溫（望望鐘）實在對不起，現在才十一點。請你跟我進來一會，頂多兩分鐘，你昨天寫的呈文似乎有點小錯。

况小錯？

溫嗯，你進來看，我就要到軍部接洽傷兵教育班的事情。只費你一分鐘的工夫。

〔溫不由分說把他拉進右前門，二人同下。〕

〔陽台外羣鳥歡鳴，偶爾鳥聲微靜，就聽見成千成萬，密匝匝的蜂羣在牆外不斷發出嗡嗡振翼聲響，使人昏昏欲睡。〕

〔由中門李有才——一個院裏的中年差役，穿一件短灰掛制服——領着馬登科上。馬先生與昔日大不相同。面容憔悴，穿一件舊損而又頗骯髒的小花淺灰綢夾衫，和腳下一雙裂了口的黑緞鞋，用一付僅存的黑絲帶牢牢扎着了瘦細的腿，顯得人異常沮喪落魄。他一臉晦氣，兩隻小眼東溜西溜，還留着往日的狡猾相。如今他十分心虛，生怕萬一進來一個舊相識，看見他目前的寒儉模樣。原來他出獄之後，就和那爲人拋棄的偽組織厮纏一起。憑藉她由另一個男人手裏壓榨出來的幾個私房錢，做了一次賺錢生意，就大肆吹噓，想拉動親友們的資本。但素來聲名狼藉，無人領教。而他得意之餘，已經狂嫖亂賭；兼之，做了幾次賠本買賣，終於悖入悖出，把偽組織一點積蓄，用得一乾二淨。這一對露水夫妻，又流落在這個大城裏，現在幾乎典盡當絕，舉債度日。偏偏這時偽組織的老病又在春天大犯起來。無可奈何，他們忽然想到這醫院裏一個救星，才澀澀然找到門來。他戴着一頂破舊的黑絲絨帽。〕

李 你先生（指着椅子）在這兒坐一坐，她現在忙的很。

馬 （寒酸）是，是，回頭請你（還是以前那樣鬼鬼祟祟的）偷偷——私下給她講一下。說有個姓馬的，馬登科——

李（輕藐看他一眼）知道了，我回頭找着她一定說。

馬勞駕，勞駕。（十分侷促地找一角落裏坐下。）

〔李由中門下。〕

〔馬四面望望，微咳一聲，把腿伸出來，揮揮塵土，又把那窄長黑絲腿帶解開，重新慢慢扎緊。這時由右前門走上來搖頭不滿的况西堂，由口袋內掏出一只小藥瓶，裏面裝着補氣活血一類的藥丸，倒出四五粒，慢慢地踱到中門前。〕

况（向外）李有才！李有才！

〔馬登科聽得耳熟，抬頭一望，立刻把帽子戴低，頭歪過去。〕

〔李有才由中門上。〕

李况先生。

况老李，回頭我的太太要來找我領她看病，請你把她，領到這裏來，費心，費心。（把藥瓶又攔在袋內。）

李 嗯，知道。

〔李由中門下。〕

〔同時由中門匆匆走進來陸葳。她穿着看護長的衣服，挾一大批病歷單，工作報告表之類的文件，十分忙碌，穿堂而過。她較前略胖，精神和從前一樣的飽滿。做起事來，令人感到益發穩重幹練。〕

况 （欣欣然）喂，陸先生，（陸停止）怎麼，丁大夫的公子脫離危險沒有？

陸 （忙迫，不覺粗率）不知道，我正要進去看看。

〔陸由左門匆匆下。况略微有些不快，自己走到沙濾器前找一隻杯子取水。〕

〔徐護士忙由中門上。〕

徐 （進門對况就問）喂，陸看護長你看見了麼？

况 （指着屋）在，在裏面。

〔徐到左門前，輕輕扣門。况回頭望望。〕

徐 （低聲）陸先生。

〔陸由左門上。〕

陸（低聲）輕一點，病人剛睡。什麼事？

徐（急促）何醫官請你立刻去一蹓。

陸好。

〔徐陸快步由中門下。〕

〔况斜眼望着他們又那樣匆忙地走出去，回身把龍頭擰好，舉起杯子喝進一口，哇地吐出來。〕

况（低聲咒咀）又灌些涼水！（急步走到中門）李有才！李有才。（無人應聲，正想

走出叫喊，發發脾氣，跨出一步，忽然轉了一向息事寧人的念頭：『算了，何——

必——呢！』又縮回脚步，立刻轉過頭來。）

〔正在此時，馬登科，望着他的背影，滿以爲他會走出門去，不覺揚頭，鼻涕眼淚地打了早已忍不住

的一個酸懶的呵欠，偏偏西堂先生又出人意料地回頭一望，瞧個正着，於是——

况（大吃一驚）喂你——

馬（突然轉過頭去，不自主的咳嗽一聲。）

况（對這個十分熟悉的臉）你——

馬（強做作冥想入神的樣子，但不覺用手在嘴上擦弄一下。）

况（轉到馬的面前）你不是登科兄嗎？

馬（逼得抬頭）啊！（彷彿剛看見）西——堂先生。（立起，非常驚喜）你看我

這個眼睛，我簡直沒有看見。

况（欣逢舊雨）巧得很，居然在此地又遇着了！

馬（搭訕着）是呀，巧，巧！我也沒有想到你還在這兒！

况！我還沒離開醫院。（心裏着實暢快）你老哥現在在那兒得意。

馬（掩飾）我現在在大，大東銀行做事。

况（坐下）怎麼，又不做生意啦？

馬（含含糊糊地）唔！唔！

况（關心地）寶眷呢？

馬（支吾）我，還不是一個人！

况（談老話）怎麼，太太呢？

馬早，早送回老家裏去了！（微嘆）好久啦！我們又兩年沒有見了！

况（隨着嘆息）是啊！抗戰都快到了三年了。（取出一包煙）抽煙，請請。

馬（矜持）不，不抽！

况（略驚，望着他）怎麼戒了？

馬不，不，現在我，我不大愛抽。（低聲）丁大夫現在在院裏嗎？

况（自己點火吸煙）哦，你找丁大夫？（不知他用意何在）不曉得，我想大概在

吧。

馬（拱拱手）老兄，請你替我傳一聲，說馬登科來了，想見見她。

况不，不舒服麼？

馬 嗯，有點。

况 什麼病？

馬 也，（打着哈欠說下去）也說不上來！（滿臉酸懶的眼淚，忍不住，忽然）喂，你的紙烟還有麼？

况 怎麼——（奇怪他方才爲什麼不要）自然！自然。（又從袋裏取出香烟。遞他一支，又爲他點上。）

馬 （長長吸了一口）真好——（感慨系之）現在香烟真是貴得很。

况 是啊，我現在也不大抽紙烟。

馬 （索性拉下臉）不瞞你老兄說，足足有一個月，沒嚐紙烟是什麼味了。

况 （不勝同情）是啊，唉！像我們這些小職員，香煙金子似的，哪抽得起喲！

馬 （恭維）你們在機關裏的人究竟好多了。

况 （苦笑）算了，莫窮開心了。我看現在什麼東西都貴。（酸溜溜地）就是公務

員便宜。

馬 報上不是說又加薪了麼？

况 加是加了點。

馬 (鄙笑) 那不很好過麼？

况 唉，老朋友！(撫今追昔，感慨萬狀) 現在不同以前了，事情不——好做，哪有從

前那樣的閒在！院裏大半都是年青人，每天從早到晚地死幹。慢一點都會有人笑話。你想，(淒涼地) 我這麼大年紀，都是有孫子的人，哪裏跟他們拚得過！

(不覺拿出手巾擦擦稀稀的鬚鬚。)

馬 (順口說) 是啊，一打仗，打得機關都改了樣了。

况 嗯，(搖頭感嘆) 不同了，你我都算一個時候的人，(酸苦的諷刺) 對不起你老哥，現在上了年紀可不大時髦了。跟我同一個派頭的，耍耍筆桿，只想奉公守法，不多事不找事，混一碗太平飯吃，彷彿就不大多了，也不受人重視了！(黯然

神喪。)

馬 (漠然聽過，隨着嘆息) 可不是!

况 前天晚上(低頭自己說)我一個人走出衙門，背後就聽見一個少壯派就用

個新名詞批評我，叫我做——(一字一字地)『沒落份子』(不寒而慄)

老朋友，這四個字真是冷箭穿心，可怕得很哪。

馬 (無話可談，吸一口紙烟，忽然憶起)喂，『屁』呢？還在這兒麼？

况 (同情地)走了，半年以前就革職了。

馬 爲什麼？

况 (淒然)可憐，還不是因爲他那張嘴！院裏少壯份子都說他『話多誤事。』

馬 (揮揮煙灰)喂，他們辦事究竟怎麼樣？

况 (抬頭)誰？

馬 這些少壯份子，——年，年青人。

况（真誠）還好，還好。說句公平話，現在年青人，是老練得很，着實得很；不像我們

年青的時候，朦朦朧朧，冒冒失失，整天直曉得荒唐胡鬧，說漂亮話。

馬（長嘆一聲，不知是真是假）是啊，我也後悔得很。

况（訴說）登科兄，剛打仗，我還不清楚。打了這麼久，我才覺得現在是年青人的

世界。你歲數大，還將就，可人一老，沒有精神，就萬事皆休，單等着睡棺材。（喟然）

老朋友，我已有歸去之志。（辛酸）三十年省吃儉用，現在手頭還積蓄一點養

老之資，我預備帶我的老妻賦歸去，就等着最近收復失地，再回到老家享一點

晚福。（欣慰的微笑。）

馬（有用意地捧着牠）西堂兄，像你這麼大年紀，也應該休息休息了。

况（點點頭）是啊，將近六十的人，活着還有幾年嘔！（忽然立起）登科兄，寒舍

就在附近，百子巷十一號，有工夫請過來，咱們打點好麪酒，好好地談談。（點頭）

咱們再見。

馬（着急，生怕失掉這一次機會）不，不，西堂兄（立起，情見乎詞）其實你現在有錢，何不做點生意。上次我寫信勸你——

况（知道來頭不妙）不，不，不。我這錢來路不易，並非貪污納賄弄來的，（愈講愈慌）我不能悖入悖出，做那些冒險的生意。

馬（一臉甜密的笑容）其實何曾冒險，西堂兄——

况（快刀斬亂麻，不等他再談下去，就——）咱們不談，不談。

馬（楞住，半晌）西堂兄，那麼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况 嗯——啊？

馬（敘起舊事）我們是多年之交，從南京一塊跑出來，也可以說是共過患難的朋友。

况 這個——

馬（強笑）是啊，『這個』我們是無須客氣的。你老兄一向又是非常慷慨好客，

急人之急——

况（慌張）不，不，不，喂，（忽然提起）登科先生，你不是現在在銀行裏——做事？

馬（侃侃而談）哎，你是聰明人，還看不出來？不過是說說罷了，（笑容滿面）西堂兄，你向來知道我這個脾氣，我再窮也不肯對人說通融的話的，今天我實在——

况（大急）可是登科先生，今天我實在手下沒有現錢。

馬（突然滿面冰霜）那就算了。

〔半响。〕

况登科兄（又怕得罪了他）你要通融多少，可我實在是不能多——

馬（冷冷地，手一揮）那就算了，那就算了。

况（畏首畏尾）不，不，那又何必呢？我素來不爲己甚，我又不是吝嗇，刻薄，不過覺

得目前大家日子都不好過，（馬突然抬頭望天，極端表示不快）好了，不談，不談，不談『窮』這個字。（蔥蔥然）你知道我從前送份子，無論誰，至多只以二元爲度，我現在也——（突改）我現在口袋只有三元，我是盡其所有（慌忙取出一堆香烟鈔票，趕緊分出三元，把其餘二元暗塞起來，歉笑）如果你不嫌少，（遞出）你就拿去。

馬（看了他一眼，把手伸出，居然拿去）也好。（看見他拿出來那一盒紙煙包）
况（畏蔥）不過我的拙荆，她也許到此地來看病，你要遇見她，請你千萬別說，我通融你這三塊錢。

馬 哦，大嫂——

况 你知道，賤內，我的老妻還是那個老脾氣，（搖頭）麻煩，麻煩，麻煩得很。

馬 哦，（露出一點流氓氣）西堂，你烟還有麼？

况 有，有，我剛買一包，你要麼？（遞出）

馬（順手拿過來，放進袋裏）西堂，（嘴一歪，譏諷地）你老兄辦事總是那麼不漂亮。

况（自認晦氣，不理他）我可要走了，哦，登科兄，我最近大概要搬家，我想——

馬（鄙笑）知道，知道，你別搬家，我也不去。老朋友，我就托你一件事，請你跟丁大夫說一聲。

况（爲難）那我——

〔由中門昂然走進李營長，滿臉健快的笑容，雙目炯炯，蓬蓬勃勃的朝氣，使人覺得生命在他身內充溢到會把他小小的軀殼漲破一般。傷癒以後，他又恢復從前的愉快精神，興高采烈，見人就要說他的肝胆話。豪爽粗直，萬分可愛。他現在穿一身整潔的黃呢軍服，長統皮鞋，帶着馬刺，鏗鏘然邁着大步。〕

李（對况欣欣然『拍』一聲行了一個軍禮）况先生，好久沒見。

况（吃了一驚，不知若何還禮，尷尬地）李營長您完全好了？

李（興奮異常）早養好了，况先生對不起，請你進去問問丁大夫，說李鐵川想見

見她，看看能見吧？

况 我，我去叫——（到中門）徐護士。

李 况先生，她看完了病，我打聽了。她現在在這屋裏。

况 （又走向左門）哦。

李 （忽然拉着他，低聲）怎麼樣？丁大隊長傷勢好點沒有？

况 （不明白）丁——

李 （笑）我說丁昌，丁大夫的少爺——

况 （搖頭）大概很沉重，我今天早晨還聽說危險，要開刀。

李 （嚴重，沉吟）哦，如果她老人家心緒不大好，就不見也罷。您先把（拿出一張

名片）這個名片遞上去，說李鐵川特來辭行，不過（天真地笑着）能見，還請

見一下。眼看着上前線，去以前沒見着她老人家，就像缺少了點什麼似的。

况 （向中門叫）徐護士！徐護士！（無人應，轉向李）您等等，我去問問。

李 (立正) 謝謝。

况 (到左門旁輕扣) 喂。

陸 (在內) 誰?

况 我，况西堂。

〔况慢慢推開門走進。〕

李 (坐在馬旁邊。中心愉快，見人便想說話，突然) 現在前線打得一天比一天好。

馬 (點點頭) 是的。

李 您知道我們最近又把陽川克復了麼?

馬 哦。

李 好好，(奮興地) 現在各方面都好，前線打得好，醫院辦得好。對，痛快，叫我們受傷下來的弟兄們舒服，放心。(忽然對馬，熱誠地讚譽着) 像你先生在醫院裏服務的人，真是我們中國(大拇指一豎)最有用的人才。

馬（索然）我，我不在醫院裏做事。

李（楞一下）你不在——（率直地）那你做什麼事？

馬我，我做買賣。

李做什麼買賣？

馬我做，我做（看看手裏的烟蒂頭）香烟賣買。

李（剛勁短促）香烟買賣？你來這裏做什麼？

馬我找丁大夫。

李（不勝驚異）你也認識丁大夫？

馬我從前認識。

李（不屑多談）嗯！哦！（立刻站起離開他，又在另外一個角落裏挺直坐下，再不

理馬登科。）

〔況由左門出。〕

李（突然立起）她老人家能見我麼？

况（點頭）她說見（低聲）她的公子，這一會燒得更重了，我沒敢多問話？

李哦。

馬怎麼樣，西堂兄？

况我還沒有問她，請你在外面略微等一下，等她見完了李營長我再跟她說好吧？

馬也好我在外面等。（拿起帽子）你務必說到。我先去找一個人，回頭見。我一會來，就在這門口等。

〔馬由中門下。〕

李這是誰？

况（厭惡地）誰知道是誰？一個打把勢的！

〔左門緩開，丁大夫輕步走出——丁大夫現在又蒼老許多，兩鬢斑白，前額已有深深的縐紋，笑起來，口角有些癟進的縐紋，顯得分外藹和動人。她的眼睛已開始不能視近，讀書寫字，戴着一付非常精緻

的無邊老花眼鏡，襯出她微微下陷的眼圈，彷彿已是五十開外的婦人。但她腰挺胸直，神色健壯，說話做事依然堅決有力。她勇敢地面對着多少憂患苦難，時常無言微笑，剛毅幫了她度過許多難關。慘痛的經歷，使她更慈祥愷惻，她時常放下橫在目前自己的憂慮，殷殷關懷她所愛護傷兵們的安危，從那大半來自田間的士兵心裏，她學得更誠樸單純的氣質。一兩樣簡單的表示，哪怕是一句話，一聲感激的嘆息，都發自衷心的誠懇。每次治癒了一個傷兵，她就受着這樣深摯動人的安慰。這人情的溫暖使她忘記個人的安適，深切感到活着應該爲一個偉大的信仰，只有如此，才獲得精神的自由。

「她現在仍套着醫士白衣，衣袋內藏有她的眼鏡盒，袋外露出一段診聽管。大衣下穿一件深灰的細呢旗袍，頭上懸掛着黑絲線繫好的自來水筆。她現在臉上罩滿了憂慮，但見到那精神勃勃的李營長，又頗爲興奮，欣然微笑。

李
（突見她出來，莫名的欣喜，搶上一步，雄糾糾，鏗然一聲行了個軍禮）丁大夫！
（又跑過去。）

丁
（伸手，李熱烈地握她的手）李營長。

李（笑得誠摯動人）鐵川這次又能見您老人家一面，簡直是高興極了。

丁（仁慈地望着）我也高興，李營長。

李（注視）哎呀，你老人家瘦多了。

丁 嗯，這兩天沒怎麼睡好。

李 聽說您的少爺從山西回來，負傷很重。

丁（惻惻）是，在前線不小心，胸部中了一槍。以後又轉成肺炎，好了，現在盲腸彷彿又有了毛病。

李 醫院事，您還在管。（直率而熱誠地）您太累了，鐵川不，不贊成。

丁（微笑）現在的院長非常負責，什麼事都很順手的。

况 李營長，昨天一夜丁大夫又沒有睡。

李（非常關懷）怎麼，少爺的病更重了麼？

丁 倒不是，因為這孩子——

况 我聽說昨天晚上，丁大夫又跟一個傷兵同志的老婆接生，鬧了一夜。

李 (猛將軍) 丁大夫，這不成！您太辛苦了！鐵川主張您得休息一下。鐵川老家就在附近，還有幾間草房。丁大夫，您要不嫌棄，我叫我老婆，親自來接您，住在我家，侍候您；叫我的母親給您老人家天天做她的拿手燉鷄湯。(感激) 您不知道一提起上次您把血過給我，幾天幾夜不睡，硬救出鐵川一條命，鐵川的老母，老婆，一說就哭，一直忘不了您的恩典。

丁 (緩緩地) 我是不預備休息的。

李 不，丁大夫，您得去。(直爽的讚美) 我那個地方太好了！鐵川是個老粗，不懂得藝術。可是多少人說我們鄉下風景很好。鷄也肥，豬也大，您去休息，您少爺也跟着去養病，我回頭就跟我的老婆說，叫她就來接您老人家。

丁 (頗爲感動) 李營長，如果聽你的話，我去休息，那麼你呢？

李 (剛勁) 我要到前線。

丁 那麼爲什麼你們就要到前線打仗，辛苦，（微笑）我就到你家裏休息，喝雞湯呢？（略停）李營長？

李 回丁大夫的話，那，那是因爲抗戰兩三年，您實在太，太辛苦了。

丁 （搖搖頭）不，你知道我的脾氣。（緩緩）在我們抗戰還沒得到最後勝利以前，我決不肯一個人找舒服的。

李 那麼鐵川，鐵川主張您該——

丁 哦，李營長，你還記得我說過，你們再開江西去，我還預備跟你們到前線，再做點事情？

李 記得，可是現在——

丁 （點頭）現在我還是預備去。（揚起眼）我只希望，我那個小孩子的病有轉機，不過（戰抖）——萬一（向前望）——

李 萬一——

况（安慰）這哪裏會？

丁（淚瑩瑩然）我想那個時候，我是更應該去的。

李 你不要怕，這不會的。

丁 哦，我不怕，抗戰以來，我無論什麼事，從來不從悲觀處想。不過，到了這種時候，一個做母親的心，總有點管不住——（用手帕擦眼淚）就是了。

李（突然）丁大夫，您知道前線比從前打得更好了。台州收復，廣縣收復，大莊收復，現在陽川又收復了，（驕傲而興奮）最近還要有更大的勝利消息。

丁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樂觀高興。抗戰三年，軍事有辦法，國家有辦法，人心有辦法，局勢一天比一天好，（又擦眼）我自己一點私事算什麼？

李（忽然）報告丁大夫，鐵川倒忘了一件最要緊的事。

丁 什麼？

李 我們今天就要上船了。

丁 好！（鼓勵）打——上前線！

李 這次鐵川所帶的官兵，大部都是以前從醫院轉來，重新編制的榮譽大隊，這一營人，差不多都是在醫院受過您的恩惠的。

丁 那麼（微笑）都是我的老朋友了。

李 嗯，丁大夫，在我們上船以前，我們全體官兵，都要見您一面。聽完您的訓話，再回前線。

丁 訓話？你知道，我最不喜歡說話的。

李 這是我們全體官兵的意思，我們最低限度也要見您一面。

丁 他們在哪裏？

李 離此地三十里，高家村。

丁 你知道（看鐘）我現在沒有工夫分身，去看他們。

李 回丁大夫的話，這一層請您放心。鐵川已經命令他們徒步跑來。

丁（大吃一驚）徒步叫他們跑三十里？

李是，丁大夫。

丁你怎麼這樣不知道時間寶貴？精力寶貴？你讓他們在上船以前跑這一趟做什麼？

李回丁大夫的話，其實也不是鐵川的命令，是他們自動非來不可，他們說怎麼也得見您老人家一面再上船，我想他們現在已經跑了一大半，說不定就要到院裏來了。

〔陸由左門上。〕

陸丁大夫，丁昌又彷彿不大好，請您看看。

丁（對陸點點頭）哦，哦。（同向李）那麼，只好這樣，不過你該先通知副院長一聲。

李好，鐵川就去再見。（敬禮）

丁哦，（追上一歩）我的小孩他昨天還跟我說，要托你許可他，在你的部隊裏一

同——

李 嗯。

丁 （忍不住眼淚流下來）唉！這有什麼用——一會再說吧，我現在（突停）——
再見。

〔丁由左門下，李楞一楞由中門下。〕

〔條几上電話鈴響。〕

况 （走去接電話）喂，我是傷兵醫院。——找丁大夫？您哪位？哦，（客氣地）是您
啊，是她在醫院。——她的少爺？（縐眉）聽說是不好。嗯，我就請她去。

〔况到左門前輕叩。〕

况 （低聲）丁大夫。

丁 （開門露出半身，低聲）什麼事？

况 有您的電話。

丁 誰來的？

况 梁崑員。

〔况悄悄由中門下。〕

〔丁大夫走出來，手帕堵住鼻孔，輕輕擤一下，眼眶裏含滿了淚水。〕

丁 （拿起耳機）您，梁老先生，我丁大夫啊。——恩，是（不由得望望左門）我的小孩，

——還是不大好，熱度很高。——恩，需要開刀，我已經請了胡醫官。（搖頭，哀

戚）我不知道這個手術他靠得住靠不住，恩，恩。（咬唇閉目）恩，——我現在

只有盡了做母親的——心！（手帕又放在眼上，驚訝）我我自己？（苦笑，搖

頭）不，我自己動不下去手，——這（搖頭）這太難了。（點頭）我正在等着

他。（望望中門）奇怪，胡醫官到現在還沒有來。——太晚了，現在不能再找旁

人了。（誠懇）不，不，您不要來，您來也幫不了什麼忙的。——不，不要——（急

按機鈴終於癡然放下耳機。低聲向左門）陸葳！

〔陸由左門出。〕

丁 你找徐護士問問，胡大夫回來了沒有？（母親的聲調）怎麼樣了？

陸 他又昏昏糊糊睡着了。（欲下。）

丁 屋裏有人麼？

陸 有。

〔陸由中門急下。〕

〔丁來回踱了兩趟，這時——〕

况 （在外）不成，不成，這個——（彷彿有人從門外將他一下推進）不成！（一

手抵住門框，回轉頭望見丁大夫，不由歉意地）丁大夫。

丁 啊，有事麼？

况 嗯。

〔徐護士拿着一搭報告表，忙由中門上。〕

徐 丁大夫，胡醫官還沒有到。

丁 哦。

徐 這是您要查的昨天的工作報告表。（遞出。）

丁 （接下。）對不起，况先生，您等一下。（取出眼鏡戴上，看了一下，立刻對徐）徐

護士，這個數目不大對。你告訴洪主任，這我記得是二百二十五，請他再查查，決不是二百。（指着）這個對的，這個對的，這個也對的。（抬頭對徐）你跟他說，我一會兒來看。

徐 是。

丁 徐護士，請你跟陳看護劉看護趕緊把手術室消毒。

徐 是，丁大夫。

（徐由中門下。）

丁 （取下眼鏡，和藹地）况先生，您有什麼事？

况 (苦笑) 對不起, 丁大夫, 有一個人要會您。
丁 誰?

况 (囁嚅) 馬, 馬登科。

丁 馬——登科?

况 就是從前老耽誤您的事, 後來吃了一年的官司的馬——

丁 他呀。怎麼, 他又想托人叫我們買他的藥麼? 讓他快走, 我不見這種人!

况 不, 不, 他說這次是, 是想求您看看病。

丁 哦。

况 (順口) 他現在潦倒的很——穿得非常破爛。

丁 (憐憫) 那麼——就請他進來吧。

况 (冷冷) 我想大概是因為他又做國難生意, 做賠了。

丁 這種人——真壞。

况（忽然出了主意）丁大夫，我就說您不在家吧，您的心緒——

丁 咦，我不是現在在這兒麼？

况 不過這個人（低聲）現在的行為簡直可鄙的很，他不但到處借錢，並且（忿忿地）剛才他居然出去把——

丁（爽快）不管他，（仁慈地）他不是病了麼？

况 嗯，他這麼說。

丁 那麼就請他進來，（搖頭）醫生沒有嫌病人討厭不給他看病的道理。叫他來。

况（回到中門）馬先生，（煩惡）請吧。

〔馬登科由中門上，見丁大夫突然楞住，預備好的話，一句說不出來。〕

丁（也不大認識，終於——）馬先生。

馬（脫帽鞠躬）丁大夫，我真是沒有臉再見您。

丁（直截了當）你哪裏不舒服？我看我有方法幫你的忙不？

馬 丁大夫，（陪笑）我自己並沒有病。

况 （大急）登科兄，你這是開的什麼玩笑？

馬 我剛才在門口不是跟你說是她病了。她病了，你沒有聽見？

况 （推着他）登科兄，那你走吧。

丁 你們這是怎麼？

况 好，你說，我看你老哥怎麼說起？

馬 是這麼會事，丁大夫——

丁 （知道他話最多）馬先生，你知道我一向不願聽囉囉嗦嗦的話。如果你個人有什麼爲難的事，你痛痛快快地說，我能辦，准辦。

馬 （做勢）丁大夫，我不是好說廢話，實在這件事頭緒太長。（翻來覆去）我要從頭說起，實在太多；不從頭說起，怕您又鬧不明白。

丁 馬先生，你這是——

馬（彷彿非常誠懇）丁大夫，我必需先求您同情我，諒解我，我才能說。我才能仔

仔細細地——

况（對馬）嗜，我痛痛快快地替你說吧。（對丁）丁大夫（憤慨）現在在門外

等着的是當初的偽組織，要看病的也是當初的偽組織，剛才他一個跑出去找
的，也是這個偽組織，（推開）我事先毫不清楚，方才他一介紹我才曉得他們
倆個真是，忝不知恥，拚度一處——

馬（立刻抗議）豈有此理，你不能這麼不問青紅皂白，亂說一泡。事情並不這麼
簡單。

况（看出馬人窮志短，無可懼處，而且又在丁大夫面前，諒他不敢如何）馬先生，
你無論怎麼說，我給你一個不相信。（維護正道）你們倆個所謂『狗男狗
女，』我也猜不出你們要跑到丁大夫這裏鬧些什麼把戲。（聲明立場）我告
訴你，我們現在一刀兩斷，我們並非朋友！絕非朋友！你們在此地惹出麻煩，我不

在內。（轉身）丁大夫，西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荒唐過，實在對不起丁大夫，我先走了。（欲走）

丁（嚴肅地）站住，況先生，你不能走。（對馬）你們這是鬧的些什麼故事？（對

況）你方才說的什麼——偽組織？這背後是怎麼會事？

況（斜看馬一眼）您問他？

丁馬先生——

馬（不好意思）就是院長夫人。

丁（詫異）現在的院長有夫人？

馬不，我說是從前——從前的院長夫人。

丁（憶起）哦，是不是給我要鐵床的那位太太？

況（陪笑）對，對。就是爲鐵床跟您無理取鬧的那個偽組織。

丁她病了？

馬 噫，丁大夫。

丁 也好，讓她進來。

况 （驚訝）您見他？

丁 （愷惻）她不是有病了麼？

馬 （走向中門前，對外）進來吧，你！

〔偽組織走進來。她現在更形瘦削，顴骨突出，面色慘黃，穿一件舊花緞旗袍，頭髮蓬亂，右額上貼頭痛膏，額頭上搽成許多紫痕，聲音啞啞，喉內彷彿塞滿了濃痰。她一進門看了丁大夫一眼，冷生生地立在中門前，就一直惡毒地瞪着馬登科，一語不發，不知她心裏打的什麼念頭。〕

〔半响。〕

丁 你有什麼病？

偽 （一直怒目望馬，頭也不同，彷彿所有無恥齷齪的勾當都是馬一人做的，氣咻咻地）我沒有病！

馬（無賴的樣子）喂，你這裝的什麼蒜？好容易撕破了臉，跟丁大夫說好了。見着大夫，你又不說了。

偽（狠狠指他）鬼！（在人前表明她是受害的犧牲者）都是你這個鬼害的！（突向丁，她的文章才領到題上）丁大夫，我真不知道哪輩子造的孽！好好地放着院長太太不當，跟這個死鬼纏在一起，受苦受窮，到了，還叫他惹上這種病。

馬（搖手）得了，得了。（厭惡）過去事，不要談，別再在人家面前丟人了。

偽（還在顧面子，逞威風）我丟什麼人？我問你，我這丟什麼人？我問你丟——

丁（警告）秦太太。

况喂，你們還是看病，還是吵架？

偽（到底找着人訴說用意）况先生，我不跟這個（指馬）混蛋在這兒說明白，我怎麼有臉再見丁大夫？（轉對丁）我從前是秦院長的正娶夫人，丁大夫，您是看見的。（四面佈置，轉身對况）您想，要不是（指）這個死鬼甜言蜜語勾

引我，我，我怎麼肯放着院長太太不做，找這種混帳王——

馬（也氣起來）算了吧，別在人面前自己貼金了。人家不要你了，人家到上海了。

僞（在人前丟了人）你放屁，你放屁！他說了他還要接我的。

〔丁一直坐下莫明其妙的望着他們，現在一旁冷笑，

馬 他的話算數？你當他是個什麼好東西！

僞 他不好，他回上海也是個官——

馬 那是漢奸！你知道不知道，漢奸，逮着要砍頭，你這種沒智識的下等女人！

僞 你罵我下等，你配罵我下等，你騙去了我的錢，你招了我一身病，你當初不過是

我手下的奴才——

馬 我奴才，你——

丁（忍不下去）出去！

况（也大聲）你們出去吵，這是醫院。

丁（嚴肅地）我看你們倆個根本是不預備來看病的。（起身向左門走。）

馬（對僞）你一個人對丁大夫說去吧。

〔馬氣沖沖地由中門走出去。〕

僞（看局勢不對，立刻追到丁前，突然抽咽起來）丁大夫你別走，我的病，您，您是非看不可的。（哀聲）要不然，我的命就活不了的。（切實懇求）我知道，只有您肯這麼大氣，一個錢不要，給我看病，我實在（大哭）走頭無路啦。請您可憐可憐我，我是個無智無識的人，什麼都不懂，上了人家的當啦。我們從前沒好好說過話，可我心裏明白，只有像您這樣的人會搭救，搭救我這個落了難的人的。

（又哀哀哭泣起來，彷彿要拉着丁大夫苦求。）

况 不要拉拉扯扯的。

丁（憐憫）你不要哭。秦太太，我跟你想辦法。

僞 丁大夫，我可以治得好麼？

丁 我沒有看，我怎麼會知道。

僞 （立刻）丁大夫，我這個病，自從去年七月——

丁 （搖手）不用說，剛才我已經聽明白了。（誠懇地）我告訴你，你這種病，我們傷兵醫院是不治的。

僞 可是丁大夫（幾乎要跪下）你修修好吧。您不能不——

丁 我是跟你想辦法，你明天早上再來，我給你預備一封介紹信，給你轉給另外一個醫院治。

僞 可是——

丁 我知道，你放心，我一定特別爲你說說，托他們免費給你治。不過我看你們倆的鴉片烟倒是要趕快先戒。

僞 我不抽——

丁 （冷冷望着她）不要騙我，我看得出來，我告訴你們，現在抽鴉片倒真是要砍

頭的。

〔馬又偷偷由中門上。〕

况 你又來幹什麼？

馬 (對僞，他的冤家) 唉！走吧！

僞 (回頭，又大聲) 都是你，我哪輩子造的孽，放着院長太太——

丁 喂噓！(用手指左) 裏面有病人，(對小孩的神氣) 請你不要鬧！(仁慈地) 安安靜靜地走出去。

僞 (望着丁，安祥地) 是，丁大夫。

〔馬與僞由中門走出去。〕

丁 (望着他們走出，搖頭) 也——慘！

况 (萬分歉意) 丁大夫，我，我實在抱歉。

丁 (和藹地) 這有什麼？

〔梁公仰由中門上。他近來面色益發紅潤，精力似乎更見充足。臉上微微有些汗。除了頂上斑白的頭髮少許脫落而外，看不出他比以前添了些多少老態。他現在穿一身頗爲整潔的黃軍服，腹部微挺，脚下依然是那一雙長統黑皮靴，但是擦得十分潔淨。他手裏拿一根棗木削成的粗巨手杖，進了門後，掏出一個白手帕揩臉。〕

梁 (同情地) 丁大夫!

丁 您怎麼還是來了?

梁 (誠懇) 丁昌現在真要動手術麼?

丁 (低頭) 嗯。(忽然) 您看見剛才那兩個人了麼?

梁 看見了。

丁 認得麼?

梁 當然認得。

〔夏由左門上。〕

夏 丁大夫，胡醫官來了。

丁 哪兒？

夏 屋裏。病人樣子不大好看。

〔丁忙由左門下。夏隨下。〕

梁 (突回頭) 况先生，跟門房說一聲，這兩個人，——以後不要他們再來麻煩丁大夫。

况 可是丁大夫覺得他們很可憐，方才還說讓他們明天早上再來看病呢。

梁 讓他們去吧，這種人在現在的中國活着是多餘的。(忽然笑着) 况先生，你喜歡聽夏天樹上的蟬叫麼？

况 (莫明其妙) 蟬？

梁 (點頭) 嗯，蟬。(沉思，忽然) 我告訴你，蟬要長成，他必須把從前的舊軀壳蛻掉的。蛻掉一層舊軀壳是艱難的，並且是痛苦的。(昂頭) 但是爲着新的生命，

更有力，更健全的新生命。這個小小的生物不但能忍耐，並且能忍心把他的舊軀殼不要的。（堅忍的微笑）我們的國家要在抗戰的變化中，生長起來，這一層腐敗老朽的舊思想，舊人物，我們必須（一字一字，剛勁有力）忍——心——

蛻——掉。讓他們去吧，死吧，死得再苦再慘，我們不必顧惜的。（落入冥想）

况（驚心動魄，不覺向梁耑員，蔥蔥然）您覺得我，我老麼？

梁（狡黠地反問）你自己覺得呢？

况（沒想到）我——

梁（逼問）你？

况（翻翻眼）我自己覺得我（十分忸怩）我不老。

梁（大笑）那就對了。况先在，你有多大歲數？

况不小了，五十四了。

梁那你還是我的老弟，我比你大六歲。

况（驚異）什麼您已經六十了

梁（愉快地）我覺得我很年青呢！

况是，您是看不出來？

梁（拉着他）况先生，（低聲）我最近發現一個大秘密，我今天想告訴你。

况（不覺四面望望，把耳朵湊過去）什麼，崑員？

梁（對着他的耳朵，低聲，十分秘密地）你聽：人永遠不會老，只要你自己不覺得

老。（兩眼一眨，重重拍了况肩膀一下）懂麼？

况（應聲）懂！懂！

梁（對小學生似的，笑嘻嘻點點頭）懂就好。

〔徐由中門急上。〕

徐（一面走，一面對况講）况先生，你太太來了，在內科室等你，（一直走向左門，輕扣）

况（對梁）耑員，西堂有點事。（梁點點頭。）

〔况西堂對梁略彎身由中門急下。〕

徐（同時，低聲）丁，丁大夫。

〔胡警官由左門走出。他神色焦急，眉梢間冒着汗，眼瞳不定，表示他心裏有些慌亂。他拿着診聽管，

不安地敲着手。他穿着醫士白制服。

胡 什麼事？

〔丁低頭由右門出，似乎和胡大夫商議後，斷定病人情況十分惡劣危險。〕

徐 丁大夫，一百五十七號傷兵同志喊着非要您看他的病。

丁（呆滯）一百五十七？

徐 就是那滿臉鬍子的那個——

胡 你沒有說，丁大夫有事麼？

徐（着急）我說了。他病得快要死，他現在還不肯吃藥，他說非丁大夫來叫他吃，

他才肯吃。

胡 (煩燥) 那麼, 你請柳醫官去得了。

徐 不成, 不成, 他像個大孩子, 誰去也不成。他鬧着非要丁大夫看他吃藥不可。

〔丁大夫彷彿聽見, 慢慢向中門走。陸蕙悄然由中門走出, 立在門前。〕

胡 (擋住她) 這不成, 我去。(丁大夫又木然立着) 你現在得看着丁昌。(欲走)

梁 [胡大夫, 你去也是沒有用的。你不懂, 他們離家離久了, 又恰巧有病, 好容易見着一個像母親一樣的人, 鬧一點孩子脾氣, 也是免不了的。

胡 不過, 丁大夫現在——

丁 (彷彿突然由夢中清醒, 堅決地) 不, 我要去的。(對胡) 如果五分鐘我不回來, 請你跟我的孩子動手術, 不要等我。(急切地) 再等一下, 他的病是決無希望。徐護士, 開刀間預備好了麼?

徐 預備好了。

丁（走了一步，又回頭向胡）其實不等這五分鐘也可以——

胡（爲難）不過，丁大夫——

丁好，我就來。

〔丁由中門下，陸微微擦着眼邊淚痕。〕

梁胡警官，我進去看看。

胡可以。

〔梁由左門下。〕

胡（突然抬頭，對陸）陸看護長，再檢查一下開刀室，快。

〔陸立刻由右後門下。〕

胡（同時跑向中門，對外喊）陳看護，趕緊找李護士江看護士，叫他們到開刀室來。（轉身跑一步，又想起，回來）陳看護趕快把開刀室病床預備好——喂，叫你找謝護士呢？

外面 已經去了。

胡 夏小姐呢？

外面 在開刀間。

胡 （跑到右後門）夏小姐。

〔夏由手術室出，同時由中門陸續走進二白衣的護士，捧着白布單，和放在白盤裏的其他消過毒的器械，一個一個走進右後門。〕

夏 什麼？

胡 電爐呢？

夏 點上了。

胡 返光燈？

夏 預備好了。

胡 謝護士呢？

夏 在屋裏。

胡 叫他們推病床。

〔夏轉身走進右後門，立刻由右後門走出兩個白衣護士，推出一張空病床，夏隨在後面。同時由左門沉重地走出梁崑員。〕

梁 （微嘆，低聲）胡醫官，你看怎麼樣？

胡 我怕施手術已經太晚了不行了。（又揩揩臉上的汗。）

梁 爲什麼不早點動手？

胡 這個地方能動這種手術沒有幾個人，我出差，所謂的名醫都在旁的大城做自己的生意。我們的醫官又差不多都在前線，而且——

〔陸崑由右後門上。〕

陸 胡醫官。五分鐘差不多了，動手麼？

胡 不，不，等等。（一面又拭拭汗）我們再等她兩分鐘，就兩分鐘。

〔靜默。〕

胡（轉對梁，解釋）我要她在旁邊。您知道丁大夫是個寡歸，這又是她惟一的這麼一個好兒子。他這次傷重，又轉成旁的病。（不覺低聲）我非常擔心，我覺得她，她在旁邊好些。

梁 胡警官，我問一句痛快話，你覺得你的手術比她的怎麼樣？

胡（老老實實）那自然她的手術高明。

梁（直快）那麼，爲什麼她自己不——

〔丁大夫由中門靜默走上，後隨徐護士。外面有兵士們整齊的跑步聲，漸行漸近。〕

胡 啊，丁大夫來了。

徐（笑着）您看，這幫傷兵，他們看見丁大夫掉眼淚，他們也跟着哭起來了。

丁 怎麼，還沒有動手？

梁 等着你。

陸（對丁）動手麼？

丁 嗯。（立着不動。）

〔胡與陸正走進開刀室。〕

〔李營長非常興奮由中門跑進來。〕

李（敬禮）報告丁大夫，他們跑到了，我的部隊跑到了。（丁不動。）

梁 噓！（指指左門，左門大開，李營長彷彿明白，向門內凝望。）

〔丁昌睡在病床上被人推進，他熱度高，口焦唇乾，臉燒得緋紅，後隨夏霽如。〕

昌（一眼望見母親）媽！

丁（走近病床，拉着他的手）昌兒。

昌（咬牙）媽，我——（微頓，氣聲）忽然有點怕。

丁（撫慰）不要怕，孩子，你開了刀就立刻會好的。（望一望推床的護士，他們立刻向前推轉。）

昌（回頭）媽不跟着來？

丁 我不想進去，昌兒。

〔病床略停。〕

昌 你來，媽。

丁（微嘆）好。（隨走一步。）

昌 不，媽，你在旁邊看着會着急的。（床又在動，丁昌忽忍不住——）媽，（護士們又停住。）

丁（對他們）推進去。

〔病床推進了手術室。〕

〔丁楞在那裏。〕

丁 梁
啊？ | 丁大夫！
| 丁大夫！

梁（輕輕撫拍着她的肩膀，如同對自己的女兒，）你拿出勇氣來。

丁（望着前面）我是。

梁 你該自己進去。

丁 不，不，（望着門不動）我怕看他的刀——萬一（微頓）下錯了。（淚幾乎奪眶而出。）

梁 你，（鼓起勇氣）你該自己動手——

丁 我是想——但是（搖頭）我下不去手。

（由右後門走進來夏霽如，捧着一隻白盤，上面遮着白布。

梁 怎麼樣？

夏 正上麻藥，就要開刀。

（夏由中門下，門開時，看見門外立着許多院裏的人員，佇聽消息。

李（無限同情）丁大夫。

丁（才看見）哦，李營長。

〔一衛兵由中門跑上。〕

衛兵 報告營長，弟兄們已經在外面花園站好，等丁大夫訓話。

李 叫他們等着，丁大夫現在有事。

衛兵 是，營長。

〔衛兵望望，走向有陽台的高門前，同時由右後門走進陸歲。〕

陸 丁大夫，胡大夫請您進去看一看。

丁 嗯。

〔丁進手術室。陸隨後進。〕

衛兵（進了陽台，對下面說）諸位弟兄，丁大夫現在有事，諸位等等，她老人家就會出來見我們。

〔外面高呼：「抗戰萬歲……丁大夫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丁大夫又由手術室緩步走出。〕

梁 怎麼樣？

丁 正在動手。

〔外面又高聲大喊：「丁大夫萬歲！丁大夫萬歲！」〕

李 （跑到陽台前，立刻外面一粗壯聲音喊：「立正！」突靜）你們不要亂喊，丁大夫的少爺病重，正在開刀，小心驚動病人。（半晌，走到丁的面前，沉痛）我們真難過，丁大夫，到了您最爲難的時候，我們沒有法子幫您的忙。

丁 （點頭領情，用手指着椅子）請坐。

梁 （低聲）坐，坐。

李 （坐下）唉！

〔况與謝宗奮由中門上。〕

况 （對李，低聲）怎麼樣？

李 不知道。

謝 (關切，低聲) 有希望沒有？

梁 (指指立着的丁大夫，意思說不要在她面前問這句話)

〔況低聲和謝說了一句話。〕

〔丁立在右後門旁邊，彷彿在低聲默禱。〕

〔手術室門開，走進一個拿着白盤子的看護——護士甲——由屋內穿過，大家一同望着他，幾雙眼睛隨着他的足步，直到他由左門出去爲止。〕

〔由中門跑進張營副，一個粗壯的紫臉膛的榮譽戰士。〕

張 (對丁敬禮) 丁大夫。(丁大夫回首對他點點頭)

李 什麼事？

張 (立正) 營長。(走到面前，低聲) 現在已經十一點三刻，一點鐘准上船。要再晚一點，弟兄們就趕不上吃午飯了。

李 你沒有說，現在丁大夫——

張 剛才他們聽見營長說。

李 那麼告訴他們回去，等到打完了仗回來，再見丁大夫。

張 我跟他們說了，他們不肯。

丁 （回頭）怎麼，李營長？

李 您不用管。（又走到陽台前，對下面）弟兄們，你們不要再等了。（回頭看着丁

大夫）丁大夫說叫你們不要等，趕回去吃午飯，好上船。

外面一個粗壯的聲音 報告營長，我們情願不吃午飯，餓着也要見一次丁大夫，再

上船。

李 （發脾氣）不成，你們走，你們不能叫丁大夫——

丁 不，不，李營長，（惻然）不要叫他們難過。（走過去）我是要見他們的。（向陽

台走。）

李（看見她已走到陽台，對陽台下面）丁大夫出來了。

〔外面歡呼：「丁大夫！丁大夫！丁大夫萬歲！」〕

張（跑上前）請丁大夫訓話。

李（目視張營副，責止他，但——）

〔外面兵士高呼：「請丁大夫訓話！請丁大夫訓話！」〕

李（大聲）立正！（外面兵士們齊聲立正。）

丁（淒然）諸位老朋友，我們忠勇的官兵同志，我今天說，說不成話。我——（這時忽然——）

〔陸非常緊張，忙由手術室跑出來。〕

陸丁大夫，丁大夫，胡醫官請你趕快進去一趟。

丁怎麼？（忙由陽台跑下。）

陸（跟隨丁跑，一面說）胡大夫要您幫忙動手。

〔丁跑進手術室。〕

梁 (同時) 怎麼?

李 (跑下陽台, 同時) 怎麼啦? 怎麼啦?

陸 (已跑到手術室門口) 病人脈膊已經停止, 胡醫官兩層衣服都汗透了。

〔陸立刻轉身追去, 大家面面相覷, 靜默。〕

張 (在陽台上) 諸位弟兄, 你們回去吧。病人開刀, 經過危險, 丁大夫現在自己動手去了。

一個山東兵士洪壯口音 不走, 俺們要知道小丁大夫病沒有危險才走。

張 你們難道不吃飯, 願意等?

大家 (同聲) 不吃飯等。

〔靜默。〕

〔李營長面色焦急, 却緩步來回走了兩趟。〕

〔風又吹來，帷幕輕輕飄飄地漲起。遠遠傳來單調彈棉花的聲音。〕

〔半晌。〕

梁 好長啊！

〔靜默中，忽然近處有一個小孩的童聲，隨着口琴，非常悅耳地歡唱着：「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仇敵……」繼續唱下去。〕

况 這唱的是什麼？

謝 遊擊隊的歌。

〔門開，護士乙一言不發，由手術室走出，穿過屋內由中門下。大家眼睛又隨着繞了一轉。〕

〔外面隱隱聽見放爆竹的聲音。〕

李 遠遠的這是什麼？

梁 爆竹。

李 （不高興）現在點的什麼爆竹？

况 也許人家辦喜事。

〔由左門走出來護士甲，大家眼睛不自主又隨着他，直到他走進了手術室為止。〕

〔電話鈴響。〕

况 (接) 那位，第十一傷兵醫院。哦—— (對梁) 梁崑員您的電話。

梁 (接) 喂，我梁公仰—— (望况) 斷了！ (按了幾下機鈴) 喂，喂，喂。 (對大家)

奇怪，怎麼今天電話特別聲音亂，簡直聽不見話。 (慢放下)

〔遠處又有爆竹聲，並且聽見街市中喧囂異常。〕

梁 (微嘆)

李 (長嘆一聲坐下)

〔忽然門大開，夏霽如和護士乙由中門進，走入手術室。大家眼睛隨他們繞了一圈，又低下頭，一聲

不響。

〔忽然門大開緩緩走出來非常疲乏的丁大夫。〕

丁（立在左門口，把頭靠在門框，摸着自己的額。）

〔大家楞住，不知消息是好是壞。〕

梁（走近丁，無限同感）丁——

〔門突開，一步走進胡大夫。〕

胡（一手拭着汗，一面對丁，笑着）恭喜恭喜！

李怎麼？（露出笑色）胡大夫？

胡丁大夫的少爺，又叫丁大夫自己救活了。

梁（驚喜）你——

况（同時）丁大夫，你——

丁（突然哭泣起來。）

謝（對胡）完全好了。

胡現在已經有完全好的希望了。

〔大家驚喜得說不成話。〕

張 (跑到陽台前) 諸位弟兄，小丁大夫又活了。(不由得) 丁大夫萬歲！傷兵的

母親萬歲！

外面 (大喊) 丁大夫萬歲！抗戰萬歲！傷兵的母親萬歲！我們請丁大夫再出來。

梁 恭喜你，丁大夫。

謝 (跑到丁面前) 你真是我們的英雄。

〔丁大夫點頭領謝。外面連聲歡呼：「我們請丁大夫出來！」丁走了兩步，幾乎無力倒下，張營副忙上前扶掖，李隨在後，走到陽台上，立刻外面呼聲震天：「丁大夫！丁大夫！」〕

丁 (頻頻點頭，情感暫時激動得說不成話，一次再次舉起手，大家才漸漸靜下。她望着下面一片樸實可愛的面孔，緩慢而沉靜地) 諸位老朋友，這幾分鐘，我覺得比一年還要長。(略重) 幸虧諸位在我旁邊，你們不但增加了我的勇氣，並且無形中，是你們的榜樣，你們的力量，才糾正我方才心裏頭，幾乎是犯定了的

錯誤！（停，大家矚目相顧，低聲）謝謝諸位，現在我的小孩子平安了。（外面大歡呼，她揮揮手，人聲漸定。昂頭）五分鐘以前，我心裏想如果他能夠再好了，我再也不讓他離開我，再也不許他到前線，再也不肯送他跟諸位，一道出生入死的。因為想到一個小小的生命，從生下到長成，白日夜裏，無時無刻，加到母親身上的苦難。一個當母親的心，會這麼可憐地自私的。（略停，四面望望台下這一片誠摯動人的眼睛）但是那個時候，我忘掉了你們；爲着一個做母親的私心，我把我們共同的大理想——一個自由平等，新的形式的國家給忘掉了。（各人互視，靜肅無聲，高亢地）同志們，我們這次抗戰，是五千年來從來沒有過的神聖戰爭，我們的敵人，也是從來沒有過的強暴敵人。這樣神聖的抗戰，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恐怕也是最末一次了。生在這個時代的人，再毫無眼光，看不出奮鬥圖存的重要，我們的子子孫孫，就會淪落到永世也不能翻身的地步，然而（挺起胸，斬鋼截鉄）看到了，（微頓）奮鬪了，（微頓）戰勝了，我們就永

遠打定下，自由和平，一個理想新社會的基礎。（由心裏讚揚）同志們，你們才真是我所崇拜的英雄。現在軍事勝利，經濟政治都有辦法，處處都是嶄新的青年氣象，這都是你們犧牲血汗，一次再次地拋妻別母，爲着民族的生存，堅苦奮鬥的功勞。（停，非常留戀不捨地）現在你們又要走了，我看見了你們的榜樣，我怎麼能夠再顧念到，一個小小的自己，不給我的孩子，他應該得到的權利，不催他跟你們一道走呢！朋友們：（熱誠地伸出手）讓我們相親相愛地活下去吧，我希望我永遠配做你們的同志（突然莊嚴地）在你們面前，我現在立誓，把我的孩子也獻給了我們共同的母親——我們的祖國。

〔空氣靜默——突然爆炸似地大家歡呼起來：「丁大夫萬歲！」「丁大夫萬歲！」〕

李（感動）丁大夫！

丁（走下來）營長，我方才說我孩子要求你的事，就是這個。

李（立刻）我就辦，他什麼時候養好，請他隨時到軍部辦事處，隨時可以到前線來。

丁 謝謝你，李營長。

李 鐵川要上船了。

〔突然附近有爆竹聲。〕

張 這是什麼！

謝 (欣欣) 大概附近民衆歡送諸位將士吧。

〔同時外面集合號聲，在過道上彷彿有人連喊：「丁大夫！丁大夫！」〕

張 (連忙立正敬禮) 丁大夫。

〔張忙由中門跑下；這時由外面跑進來一個背了許多東西，臃腫異常，面頰紅得像一隻熟蘋果似的小兵，幾乎和他撞個滿懷。〕

小兵士 (一眼找着了丁大夫，欣喜非常，氣都喘不過來，立正) 丁大夫，(立刻跑

到她面前，喘着，傻笑) 你還記得我麼？(李營長咳嗽一聲，他回頭嚇了一跳，立

正) 營長！(又回頭期盼似地望着丁。)

丁（驚喜）你不是——小傷兵。

梁（大高興）小傷兵？（忙望丁一眼，轉向小兵）你的腿——

小兵士（驕傲地）您不是叫我再上前線的時候來看您一趟麼？

丁（憐愛地）你胖多了。

小兵士（點點頭）嗯。我回了一趟家。（集合號連聲吹起，他回身望望，立即匆匆

從胸前掏出一個破報紙包，一面說，一面解）跟您說不了話了，我又要走了。

（打開包拿出一條小得像女人手帕似的繡花紅兜肚，腴腆地）這是我奶奶——七十多歲的人，親手做的一個小紅兜肚，叫我送給你的。

丁（接下看，笑着）給我？（小兵士忙忙點頭）給我戴？

小兵士（天真地笑起來）不，不，我奶奶說這是給小丁大夫的小大夫戴的。

李（笑起來）快走吧，小鬼。

〔外面集合號聲和兵士們的排隊聲。〕

小兵士 是，營長。（立正）再見，丁大夫。（走了一步，忽然轉身望着丁大夫，但又說不出話）您，您，（突然）您長命百歲。

〔小兵士由中門跑下。〕

丁 （追到中門）孩子，孩子！

〔鼓聲，號聲，領着兵士們整齊的步伐向前進行。〕

李 （跑到她面前）丁大夫，再見。（敬禮）

丁 再見，營長。

〔李營長由中門跑下。丁跑到陽台上，望着這一幫出發的再赴前線的兵士，悲哀而又奮興，不住揮揚那小紅兜肚。〕

〔院外爆竹聲四起。〕

謝 怎麼到處都放爆竹？

况 奇怪。

〔電話鈴急響〕

梁 (跑去接電話，同時對謝) 謝先生，你出去看看！(謝點頭由中門跑下。况在一

旁望着梁，彷彿在電話裏可以得到什麼異常消息) 後方醫院……是我，我就

是梁崑員，什麼？(轉向况) 又不通了，電話聲音亂得異常。(外面有賣號外聲，

對話機) 什麼？什麼？(回頭向况) 况先生，你去看一下，外面有賣號外的。(况

急由中門下。梁對電話) 什麼？什麼？大都——大都克復？(狂喜) 真的……

〔謝與光行健由中門狂奔進來，拿着號外。〕

謝 (大喊) 號外，號外，大都收復，大都收復！(把號外交梁手，梁輕聲忙讀)

〔同時夏由右後門跑出。〕

光 (喜得狂喊，搖撼夏的肩膀) 大都收復，——大都收復。倒處都是國旗，倒處都

是爆竹。

〔光由右前門跑下。〕

夏（狂喜，對手術室大喊）大都克復。（又一路喊着跑到左門下。）

梁（看完，立刻跑到陽台門前）丁大夫，大都克復了。——

〔同時况由中門探出半身。〕

况（喜氣盈盈）耑員，快來看。

謝（拉着梁）我們去走走，梁先生。

〔謝忙拉梁由中門下。〕

〔溫煦的陽光和悅地射滿了一屋。四面爆竹聲，鬧市歡呼聲一直不斷。屋內靜靜的。手術室慢慢門開。〕

〔陽光下，望見這個飽經憂患，頭髮已經斑白的母親，緩緩轉過了頭。悲憫的臉上，歡喜的淚珠在眼眶內微微閃耀。〕

丁（望前）中國，中國，你是應該強的！

（這時病床慢慢推出。幕徐徐下。）





關於『蛻變』二字

生物界裏有一種新陳代謝的現象：多少昆蟲（聽說有些爬行的多足動物也是如此）在生長的過程中需要硬狠狠把昔日的老腐的軀殼蛻掉，然後新嫩的生命才逐漸長成。這種現象我們姑且爲它杜撰一個名詞，叫做『蛻變』。

『蛻變』中的生物究竟感覺如何雖不可知，但也不難想像。當着春天來臨，一種潛伏的潑刺刺的生命力開始蘊化在牠體內的時候，牠或者會覺到一種巨大的變動將到以前的不寧之感。這個預感該使牠快樂而苦痛，因爲牠不只要生新體，却又要說掉那層相依已久的舊殼。『自然』這樣派定下那不可避免的鐵律：只有忍

掉那一層腐舊的軀殼，新的愉快的生命才能降生。

在抗戰的大變動中，我們眼見多少動搖份子，腐朽人物，日漸走向沒落的階段。

我們更歡喜地望出新的力量，新的生命已由堅苦的鬥爭裏醞釀着，育化着，欣欣然
出我們民族戰士在各方面奮鬥的艱苦同那被淘汰的腐爛階層日暮途窮的哀鳴。
這是一段需要『忍耐』但更需要『忍心』的堅苦而光榮的革命鬥爭。我們對新
的生命應無限量地拿出勇敢來護持，培植；對那舊的惡的，應毫不吝情，絕無顧忌地
加以指責，怒罵，掙擊，以至不惜運用各種勢力來壓禁，直到這幫人，這種有毒的意識
『死』淨了為止。

這本戲固然談的是行政問題，但這種高深的專門學問決非如此窳陋的作品
能在三點鐘的演出時間內談得透切明了。戲的關鍵還是在我們民族在抗戰中一
種『蛻』舊『變』新的氣象。這題目就是本戲的主題。

後記

『曹禺戲劇集』是我替作者編輯的。我喜歡曹禺的作品，我也多少了解他的爲人，他的生活態度和創作態度。我相信我來做這工作，還不會糟蹋作者的心血，歪曲作者的本意的。從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的讀者，他的每一本戲都是經過我和另一個朋友的手送到讀者面前的。他相信我們，如人相信他的真實的朋友。但這本『蛻變』卻是例外。牠到我的眼前時，劇中人物和故事已經成了各處知識分子談話的資料了。我攤開油印稿本在昆明西城角寄寓的電燈下一口氣讀完了蛻變，我忘記夜深，忘記眼痛，忘記疲倦，我心裏充滿了快樂，我眼前閃爍着光亮。作者的確給我們帶來了希望。

的話應該在昆明寫的，但是我離開昆明快兩個月了。

在作者家裏過了六天安靜日子。每夜在一間樓房裏我們隔一張寫字
枱對面坐着，望着一盞清油燈的搖幌的微光，談到九十點鐘。我們談了許多事情，我
們也從雷雨談到蛻變，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門大街十四號南屋中那間用
藍紙糊壁的陰暗小屋裏，翻讀雷雨原稿的情形。我感動地一口氣讀完牠，而且爲牠
掉了淚。不錯我落了淚，但是流淚以後我却感到一陣舒暢，同時我還覺得一種渴望，
一種力量在我身內產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幫助人的事情，我想找個機會不
自私地獻出我的微少的精力。雷雨是這樣地感動過我，日出和原野也是。現在讀蛻
變我也禁不住淚水浮出眼眶。但我可以說這淚水裏面已沒有悲哀的成分了。這劇
本抓住了我的靈魂。我是被感動，我慚愧，我感激，我看到大的希望，我得着大的勇氣。

六年來作者的確走了不少的路程。這四個劇本就是四方紀程碑。

現在我很高興地把蛻變介紹給讀者，讓希望亮在每個人的面前。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實價一元八角

曹禺戲劇集

第五種

蛻變

曹禺戲劇集

共六種

一. 雷雨

二. 日出

三. 原野

四. 北京人

五. 蛻變

六. 曹禺獨幕劇集

著者 曹禺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

重慶沙坪壩三十號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初版

國家圖書館



004048486

